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新



第



邦有道貧且
邦無道富且

論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

日語線

本省唯一之日語雜誌

研究日語之優良導師

內容
精湛

搜羅
萬象

每月十五日發行

濟市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編輯部：

山東省行政人員訓練所

日語研究會

第十一期不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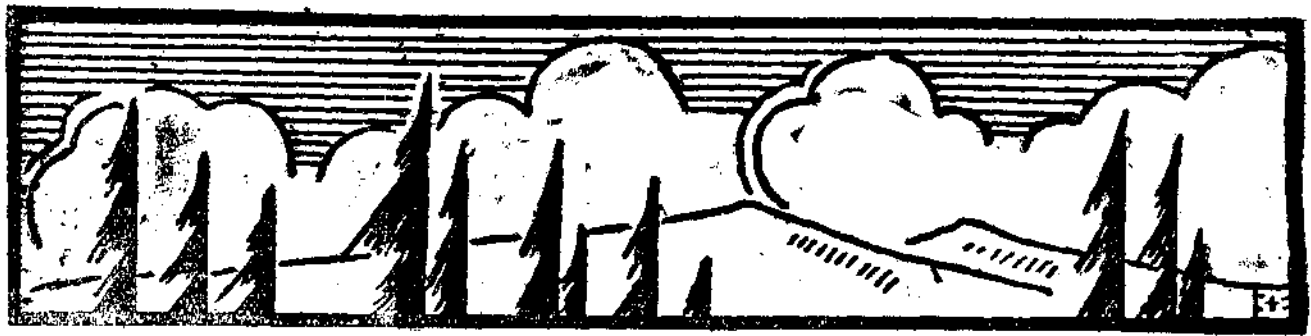
五洲大藥房

專為社會服務

本行為替社會服務起見。直接由世界各國大製藥廠。定購各種名藥。並不假手於一般販賣商。所以價目格外低廉。所有藥品必經慎重之審查後。始行發售。故藥價雖廉。而效力宏大。批發零售。均所歡迎！

濟南支店院西大街
電話五四四號

總公司：上海四馬路



目錄 第七期

編者的話

卷頭語

小言

自覺不錯和妄自菲薄
節約與建國

克諦 一
克諦 二

論著

「計劃經濟」與「經濟合作」……丁夫 三
桑梓店馨井示範圍概觀……羅國張 八
日本的宗教與信仰……董一若 一一
德蘇戰爭之延長與美國之參戰……馬淑貞 一六
新中國之女子社會……王青芳 一八
中國歷代的木刻評述……魯夫 二二
日本文學史講話……馮中一 二五
詩的本質與評價……唐仰杜 一四

專載

年終感言

文藝

沒有罪的犯人……公羊角 三〇
太陽……樺茲 三二
第三個孩子的誕生……麗郎 三四
秋宵……芒菱 四一

劇

手……凱嘉 四五

新詩與散文

劍……夏烘秋 三八
午夜的槍聲……馮一水 三八
醉……周章 三九
鮮紅的嘴……樺茲 三九
晴朝……李靈 四〇
都市的秋天……楚江秋 四〇
領悟……心水 四〇
一滴血……魏驥 三九
旅程中……西曼 三九

新文摘

科巴龍納……李萍影譯 四九
肺病與天才……金田譯 五二
荷印奇俗……國藩譯 五三

雜俎

關勝詞……无武 二〇
馬來亞華僑教育現況……在新 二一
漫談雷雨的再度演出……二人 二四
從戲劇表演藝術談起……白十字 二七
冷冰集……歌帆 二八
小風……三一

青年創作

李先生的自殺……真祀 五四
鴻圖大展……東方雙人 五四
我的呼籲……櫻夢 五四
對於青年創作的意見……宋士琦 五七
夕陽……棣 五六
昔日之歌……明 五六
我理想中的英雄……狂鷗 五七

攝影

漫畫

木刻



編者的話

▲經濟與政治，有着極大的關連性，因為穩固了經濟的基礎，政治才能够推展，本期「計劃經濟與經濟合作」一文，就是想在這方面盡上一點理論的責任。

▲友邦日本的國民精神，是極發奮而統一的，尤其羅國張先生寫的這篇「日本的宗教與信仰」，更是昭然若揭，給我們作了一個很清楚的說明。

▲王青芳先生的「中國歷代木刻的評述」，從本期起開始登載，內容翔實，便利參考。

▲「沒有罪的犯人」，「太陽」，「第三個孩子的誕生」，等幾篇小說，都是通過了感情及想像，而產生的一種「力的文學」，都有着不同的趣味及普遍性，來使閱者感動。

▲本期又添入一篇戲劇「手」，字面雖極簡練意識却很深刻，最宜細讀。

▲近來長稿太多，所以不能都很快的發表出來，望作者原諒。

▲「法蘭西戰線」譯者因近來很忙，續稿暫停。

▲下一期，為本刊新年特大號，特網羅華北名作家之作品多篇，貢獻給讀者，內中論著如當前大戰之新趨勢，小說：如淚，明月的誘惑，西蕃蓮，八年的蓓蕾等，均屬事變後不多見之文字，其他攝影，漫畫，詩與散文，雜俎，亦突破歷來之成績，我們不用一一作誇大之介紹，各位讀者等着看好了。

大風月刊 第七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一日發行

濟南貢院牆根街四號

編輯
發行
印刷
大風月刊社

代銷處：

本市 東方書社

新民圖書社

世界書局

北洋書社

外埠 北京華北雜誌社

天津 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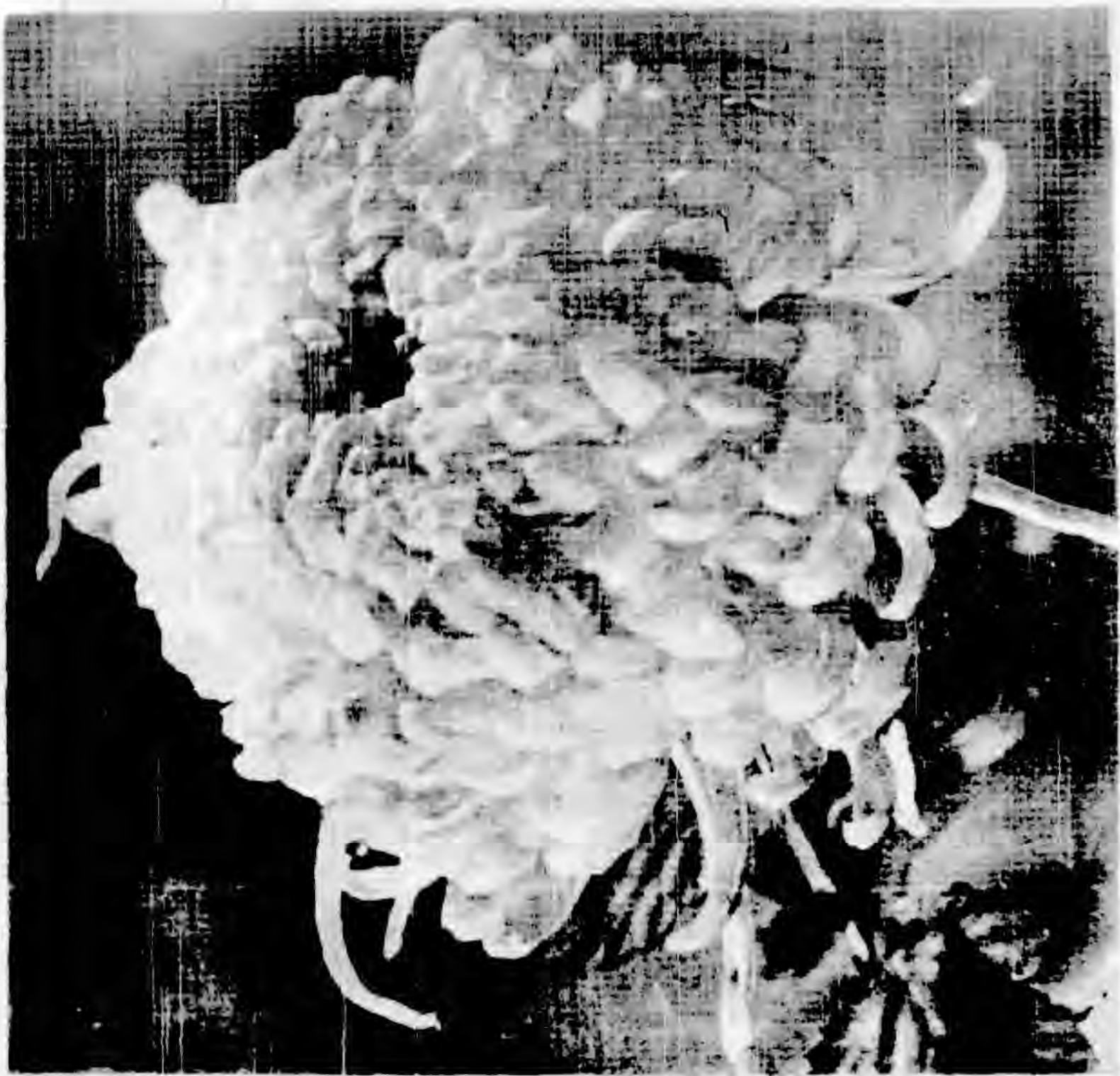
南京 建國書店

青島 春記書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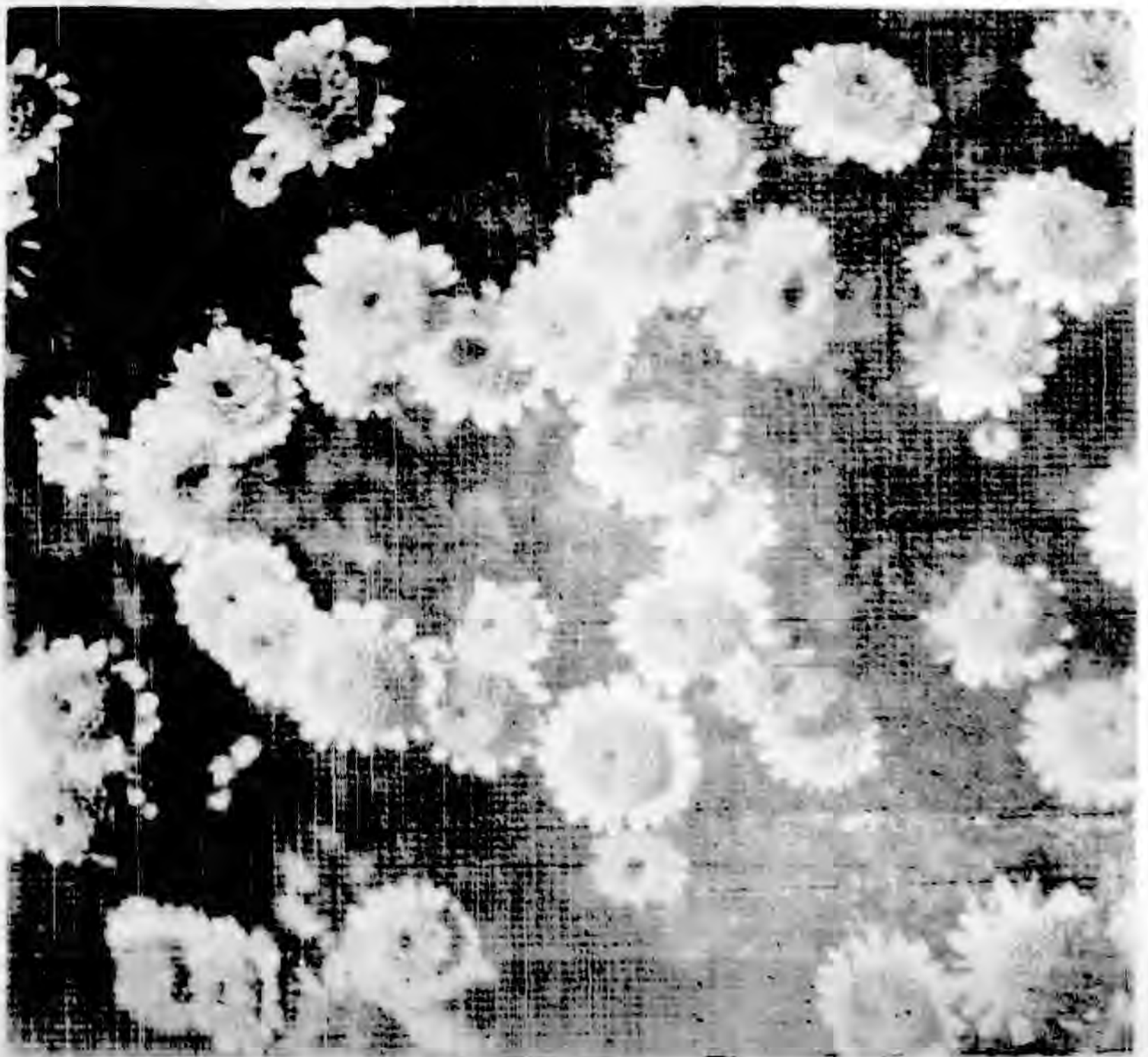
定價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零售	一	三角
預定半年	六	一元五角
預定全年	十二	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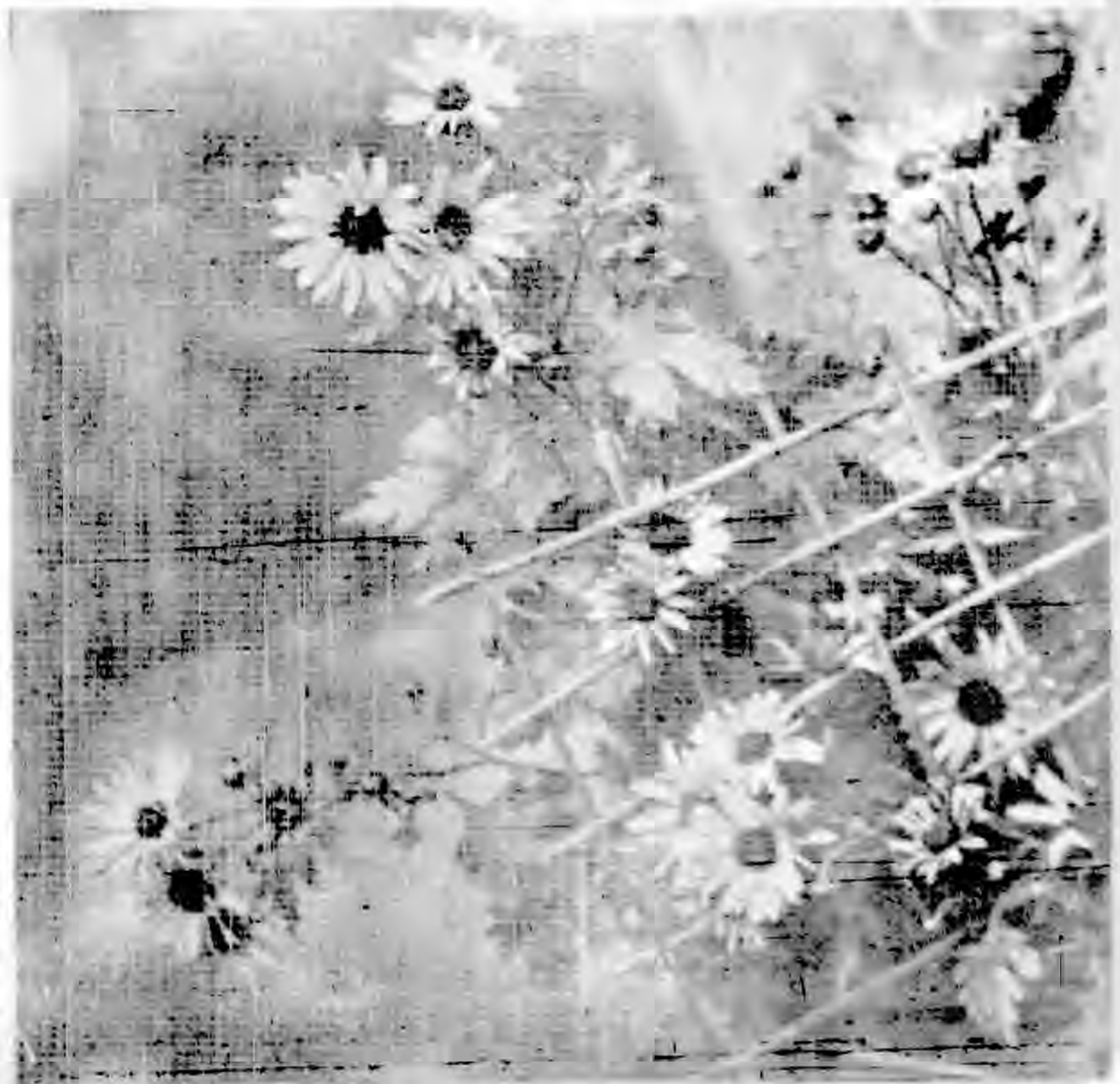
每月一日出版
國內訂閱郵費在內



根 白 根 竹



花 白 花 竹



正志
野
百
種
作

卷頭語

黎明之前，必須有一陣烏黑，和平之前，也必須有一次激戰。現在我們的世界，黎明的消息，還只是一片暗淡的蒼雲，和平的前途，還只是一顆微茫的晨星。

烏克蘭的雪地上，方才塗勻了淋漓的熱血，太平洋的波濤里，又要捲起險惡的風雲，各個國家，都預備了山堆的砲火，各個民族，都燃着了奮鬥的意志，經濟恐慌，社會騷動，文明已經真的破產了。

這是人類史上的一個鮮紅的時代！

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所以我們的大國民，溫柔典雅，樂夫天命，有時回想起「過去」祖先的榮譽，有時推測到「將來」禮教的光復，真是「不勝欣慰」。然而「現在」呢？

現在的社會上，有的是污濁和安逸，昏昏惺惺的人們，還正在設法「招財進寶」，祈禱「三多九如」，並沒有看見各階級的鬭爭，和經濟基礎的動搖。

我想，這固然需要政治的力量，去使他們覺醒，同時文化工作的努力，也是迫不容緩的。

所以我們應該直視現實，提醒民衆，驅除腐敗的殘骸，暴露醜惡的墮落，把思想武裝起來，完成一列健全的隊伍。

這個隊伍的信條是「正義」，口號是「苦幹」，是尋找光明的使節，是開拓和平的志士。

在烏烟瘴氣里，「東亞聯盟」揭示了一條大路，「治安強化」指出了一條捷徑，我們要改進了社會，我們要推動了社會，往前摸索着走，很快地走。

也許走不多遠，會發現了瑰麗榮華的色彩，再繼續努力地走，就會發現了偉大普照的光明。

那時，在霞彩幻變中，渲染出東方的燦爛，我們一齊讚美的歌聲，將是怎樣令人歡然涕下呢？

那麼，過去的讓它過去，未來的只是未來，我們要緊抓住「現在」！

自覺不錯和妄自菲薄

我敢隨便說一句話，天下

的紊亂和不斷地紛爭，都是「自覺不錯」或「自以爲是」的人惹出來的。因爲混亂和對事認識的不清，小之會使一個家庭爭吵不絕，大

之一個社會會鬧

得組織軟弱，秩

序蕩然。再往大

一點說，一個國

家中如果這種人

當權，會惹得整

個國內天翻地覆，烏烟瘴氣，

亂七八糟，叫人民不知如何是好。

自覺不錯的人都是剛復自

用的，頑固不化的，自認爲是

的，絕不願接受人們的勸告，

因爲不願接受人們的勸告，所

以就像這句格言一樣，「喜聞

過者忠言日至，惡聞過者諛言

日至。」這種人喜歡聽人家的

阿諛，喜歡人家對他拍馬屁。

自覺不錯的人，和抱有矜

持和自信的人是不一樣的。矜

持是經過了高度智識的薰染而

湧出來的優美的抱負，決不是

隨便的優越感所可比擬的。而

自信是在不斷地追求和研鑽中

所發生的信念，決不能和那些

固執已見不求長進的人同日而

語的。曾國藩會說過，「居官

貌貴溫恭，心貴謙下，天下之

事理人才爲吾輩所不深知不及

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見

。」

妄自菲薄也是要不得的壞毛病。這種人是失却了信念和

小言

自信力的。這種人好自暴自棄。自暴是知道應該這樣做，而偏不肯這樣做；自棄是知道應該這樣做，而以爲必不能這樣做。

總之，自覺不錯和妄自菲薄，都是在要復興的今日中國國民所不可犯的毛病。我們要虛心，我們要在不斷地追求中養成我們的自信力，充實起我們的道德和學問，以求在設新秩序上，肩負起半點責任來。

節約與建國

今年八月，華北政委會訓令各省市於每月一日定爲節約運動日。主要的意義是：「查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古有明訓。況值強化治安，清除亂源之際，凡我國人，自應崇尚節約，力戒奢華，一致躬行，轉

移風氣」。

又在今年五月至八月，江蘇省舉行惜陰節食運動，其原則如下：一、提倡早起早睡以鼓舞朝氣。二、增加農耕工作時間以促進生產。三、提早辦公時間以增進效率。四、提早攻讀時間以勤求學問。五、節約電力油膏蠟炬以惜物力。六、提早午餐時間以試行廢止朝食或減少朝食分量。

友邦日本早就於每月一日定爲「興亞奉公日」，這一天禁烟，禁酒，禁宴會。叫在後防的國民。要想到前線將士的茹苦含辛，出生入死，應該節省起物力精力，多爲國家效勞。這種運動也叫作「一日戰死」，叫後防的國民當作這天是打仗死了，人若是死了還想享

受甚麼。友邦人士的忠君愛國，團結一致，這種運動真是毫不費事的作的如火如荼。

歐戰開始以來，有關戰爭的歐洲各國家，都施行了嚴密的統制。最近據柏林的報道，德國對於烟捲也要採取配給票的制度。那些好吃烟的人，今後連一點烟頭也要甚加愛惜。這種愛惜「東西」的精神，實在是偉大的精神。

在自由主義的商業社會中，消費的自由和擴大，看作了人類的理想。人生的幸與不幸，是以個人消費量的多寡而定。所以沒有消費與享樂，就看作是人生無意義。在維持舊秩序反對建設新秩序的言論中，差不多都是裝滿了這樣的人生

意識。

我們中國比較先進各國，無論在產業上，經濟上，以及其他的一切，都是落伍的。然而在消費和享樂上，却是竭力步資本主義奢侈墮落之後塵。要想革除這種可悲的現象，必須先改變過去看作消費與享樂是人生之目的的人生觀。要從上級機關以身作則的作起勤儉與節約，造成愛惜「東西」的風氣。更進一步地指導全國民衆叫他們犧牲了個人的消費與享樂，而爲建設新秩序的理想，盡其最善的工作。這樁事我以為應該列入我們建國工作之中。一。因此我們提倡生活之簡易化，要來打倒燒紙燒香燒東西等浪費「東西」的迷信。



「計劃經濟」與「經濟合作」

丁夫

(1)

自從時代的輪子轉到二十世紀以來，人類的思想遂由放任經濟轉到計劃經濟，而宣佈放任經濟政策的破產了。於是世界各國無不高喊着計劃經濟的口號，而且在若干意義之下，努力的試驗着實行了。

在中國，還都以後的國府，本着國民經濟建設的路子，宣傳部長林柏生氏已於「和平運動之展望」及「民國三十年獻歲頌詞」兩文中，連續的呼出：

「我們應該使民國三十年為計劃經濟的第一個年頭，

我們應該使民國三十年為經濟合作的第一個年頭。」

但是，計劃經濟的意義是甚麼？在中國這種次殖民地地位的國度裏，是否需要計劃經濟？在實行計劃經濟的過程中，將要怎樣的與友邦作「經濟合作」？這些都是我們注意中國實際經濟問題的人們所不容忽視的。因此，我們提出中國實行計劃經濟要怎樣與友邦作「經濟合作」的問題而加以究討，該不是全無意義的費詞吧。

然而我們在進入正文的討論以前，對於有關計劃經濟一般的問題，我們不得不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允許內，先來加以簡略的解說：

(一)計劃經濟 (PLAN ECONOMY) 就是統制經濟 (CONTROL ECONOMY) 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它是和自然所發生的 (被自然力所支配，不受人類意志所支配) 無政府的經濟根本處於對立的地位。資本主義的經濟，是發展到最高形式的商品經濟，人們的生產，是爲了市場的交換，爲了得到更多的利潤，而不是爲了自己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生產與消費，並沒有真正的供求關係，商品生產者僅按照市場交換的比率，分配其勞動力於社會的各種生產部門，構成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是根本不能施行真正的計劃經濟的。但如何爾所說：「計劃經濟在真實之意義上，含有對於經濟生活之各方面，尤其是對於生產，對於各種方式的購買力之分配，對於貨物之規定，之強固，而有組織之計劃也。」(註一) 再如吳鼎甫先生所說：「計劃經濟者，各個國家，在其國某種經濟主義之下，平時或臨時，爲某種目的，作成一種整個有系統的經濟計劃也。」(註二) 這一般的對於計劃經濟的解說，都是承認在任何經濟形態的國家，都有實施計劃經濟的可能。

(二)自從一九二九年爆發的世界經濟恐慌的日益深刻化，引起了全世界的不安。各國同樣的生產過剩，工人失業，滯貨增多，貿易不振；而一九三三年春季金元王國的美國，颶暴風雨似的發生過金融風潮，這一切不景氣的現象，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當然也會知道，這完全由於生產與消費的不均衡所致。因之，他們要想給這深刻而普遍的世界經濟恐慌打出一條生路，便不能不設法打破這種消費與生產的不均衡。於是他們

們便在鼓吹他們所謂的計劃經濟了。他們相信用國家的強制權力，是可以實現一種預定的經濟計劃，而達到生產與消費的均衡的。並且一些當前的事實或過去的記憶，都會使得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家，在遭受了空前的世界經濟恐慌，找不到出路的時候，而高喊着或試行着計劃經濟了。

(三)在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家喊出了計劃經濟的口號以後，各國實行計劃經濟之一般，在這裏我們舉出三個國家，作為例證：

第一，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的經濟政策，是被稱為計劃經濟的。其經濟基礎是建於同業聯合之上，資本家和勞動者共組低級的聯合，進而為次級的聯合，再進而為全國的總聯合，成為全國聯合總會。全國聯合總會雖係諮詢機關，但除統制勞資關係外，並統制生產各業間的經濟關係，莫索里尼首相會說過，全國聯合總會是意大利的經濟參謀本部。而自一九三〇年以後，此聯合總會，亦非法人資格，成為國家的一個機關，其職權也更為擴大了。

第二，社會主義的蘇聯，自始至終是實行着計劃經濟的。一九二〇年列寧曾召集經濟專家會議，成立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此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在經濟最高機關之勞工國防會議指導之下，從事全國各經濟部門的詳細計劃。其所擬定之計劃方案，經勞工國防會議通過後，送交人民委員會發往各執行機關執行。在執行方面，蘇俄各種生產工業，在最高經濟會議下，依其性質，組織若干聯合會，聯合會之下，為以各工廠為基本單位所組織的托拉格(Trust)聯合會對最高經濟委員會負其責任。此種組織，雖採中央集權主義，但也是因時因地而有變動的。蘇俄第一第二第三五年計劃，便是嚴格的計劃經濟的實施。五年計劃乃國防計劃，所以偏重於工業的發展，農業的社會化，而忽視人民直接消費的生產，雖因此引起一般民衆的反感，而蘇俄當局則利用其國家的強制權力，生吞活剝的實行着了。

第三，我們應說到資本主義的美國。美國的計劃經濟運動，比任何資本主義的國家都熱烈，胡佛前任總統便是主張計劃經濟的一人。他曾聘請許多專家研究這個問題。羅斯福當選總統後，適遇着美國空前的金融界的狂瀾。而全國生產不振，失業問題嚴重，實象徵着資本主義的美國的口趨沒落，羅斯福總統有鑒於此，乃毅然的提出經濟復興案，實施計劃經濟政策。企圖制定各業業規，俾勞資雙方，共同遵守，以期達到振興產業，解決失業的目的。雖然一層一層難關阻扼，證明着資本主義社會，是根本不能實施真正的計劃經濟的。

(11)

由於上節所述，我們對於計劃經濟既然有了相當的瞭解，我們試再對於中國實際的經濟問題——在次殖民地地位的中國是否需要計劃經濟呢？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當先來考察下述的三種情形：

第一，中國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英美資本主義的勢力，漸漸地侵入了全國。在政治方面，各種割地賠款屈辱條約的締結，我們在這裏沒有詳細敘述的必要；而我們所應當注意的是各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經濟侵略。當然，我們並不是說政治侵略和經濟侵略是能够截然分開的，現在我們不過是稍偏於經濟的事實而已。資本帝國主義對於產業落後的國家的經濟侵略，最顯著的是用兩種方式，一是賴於貿易的出超，二是利用剩餘資本的投納。資本帝國主義便可以支配了產業落後的國家的經濟生活，使它慢慢的殖民地化，成為完全的經濟附庸，中國的過去及現在便是在這種殖民地化的過程中的。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數字，是與年俱增的。我們試在下表中即可見其端倪：

中國六年來對外貿易入超統計表(單位千元但二十年及二十一年單位為千海關兩)

年份	輸 入	輸 出	入 超
民國二十年	一、四三三、四八九	九〇九、四七六	五二四、〇一三
民國二十一年	一、〇四九、二四七	四九二、六四一	五五六、六〇六
民國二十二年	一、三四五、五六七	六一一、八二七	七二三、七四〇
民國二十三年	一、〇二九、六六五	五三五、二一四	四九四、四五一

民國二十四年 九一九、二二一 五七五、八〇九 三四三、四〇二
 民國二十五年 九四一、五四五 七〇五、七四一 二三五、八〇四

(據上表二十三年以後，入超大減退，不過只是海關統計的表面現象，但骨子裏的走私數字，據過去上海日日新聞的統計，中國私運進口的貨值，在二十三年時爲一億五千萬元，二十四年爲二千萬元，雖然二十五年的走私數字筆者一時無法蒐集，但其數量之巨大，決不會低於二十四年的。這樣，我們把私貨也加入於貿易中來計算，那麼二十三年以後的入超額，也可以說是與年俱增吧！)

至於各國對於中國的投資，也實在達到一個驚人的數目。據美國支密斯大學某教授會著書論各國在中國投資問題，而過去日本財政新聞會發表專文，將此書內容加以分析，關於各國在華投資之數，約達六萬一千七百萬乃至七萬二千萬磅，其中英國資本占百分之三十六又一，美國占百分之十四，俄國占百分之八又四，法國占百分之五又九……

由於上述的兩種經濟侵略的方式中，我們便可以知道了資本主義的國家對於中國經濟侵略的情形了。

第二，中國的經濟，因爲遭受着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已陷於一般的破產的境地。在工業方面，重工業不用說是正在萌芽的時期，而人民直接消費需要的輕工業產品，也都是仰賴於資本主義國家的供給。中國的工業生產，一因爲資本的困扼和技術的幼稚，再因爲關稅的不自主和外人在華設廠的自由，當然是要被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所壓倒，而陷於破產的。同時，在農業方面，近幾年來，中國農村破產的情形，則更是不堪設想。連年不斷的災人禍，致使全部農村失掉了生產能力；號稱以農立國的中國，而棉花，米，麥等重要農產品，却大部份來自外國。而且。這些重要的農產品，在進口商品中，都是占着重要的比例，我們可再試看下表：

中國三年來農產品進口百分比率表(對總進口貨的比率)

品名	民國二十一年	民國二十二年	民國二十三年
棉花	七、二〇	一〇、一〇	一二、四九
棉製品	一三、七六	一一、四四	八、四五
小麥	一、六九	〇、九八	六、一一
米	四、六六	九、二六	四、四九
麵粉	五、〇六	二、四四	二、一六
雜糧	一、八二	一、七八	一、六八
合計	三四、一九	三六、〇〇	三五、三八

從上表的觀察，我們便可以明瞭中國經濟破產的情形了，棉製品的輸入，表示中國輕工業的不振，而棉花，米，麥的進口，則實表示中國農村破產的程度之深刻了。

第三，在這末一段裏，我們應當說到中國現代化的問題，中國還不是一個現代的國家，封建的殘餘還在支配着中國整個的社會。尤其在農業方面，到現在農民仍然受着各樣的封建的剝削，在農村經濟破產的現狀下，農民於高度的所謂田賦，契稅的負擔之外，還要再負擔些不勝其數的苛捐雜稅；而

現物地租的供給，高利貸的榨取，則更加速農村破產的行程。甚或偶有一地豐收，往往因運輸的不便，稅卡的林立，而釀成豐收成災，穀賤傷農的現象。尤在工業方面，舊時的手工業，雖已日趨於崩潰，但新式的工業，却又不能順利的發展。究其原因，固然是有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在內作祟，然而全面和平尚未達到目的，廉潔政治未能實現，也實阻礙了中國經濟尤其是工業的發展。國內不統一，是限制原料和商品的流通的而官僚資本又營和買辦資本相互勾結，以公債的形式，或地主的資格，剝削垂死的農民。他們絕不肯投資於生產事業，促進於中國的進化的。如果我們一攷察近幾年來中國民族工業的形蔽的情形和公債市場土地資本活躍的情形，我們便可以明瞭封建的殘餘，是如何的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了。

根據着上述的三種情形，我們便可以開始解答中國是否需要實行計劃經濟的問題了。在第一種場合，中國要想抵抗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達到中國經濟的獨立完整，則政府對於經濟的設施，便不能有整個的精密的計劃，用國家民族的力量，以促其實現。這當然只有實施計劃經濟了。在第二種場合，中國經濟，已經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要想挽救這種頹勢，決不是技節的改良政策所能奏效的要復興中國經濟，只有實行統一的，步調整齊的，計劃精密的計劃經濟了，在第三種場合，中國必須掃除這種封建的殘餘，而達到現代化。因為中國不能實現全面和平，則是什麼問題也是空談。但掃除封建的殘餘及全面和平的實現，是需要有計劃的集中全國的力量來發展生產。這也是需要實行計劃經濟的。

(三)

我們在上節的所述中，已經說過中國已經需要實行計劃經濟的了。然而以上的論列，不過僅是按照中國目前經濟的實際需要，而為原則上的探討。但到開始實行起來，會遭遇到怎樣的困難，亦就是我們將要怎樣的與友邦作『經濟合作』這也是我們研究中國計劃經濟問題所不容忽略的現在，我們可以分理論與實際兩方面來說：

從理論上來講，在目前的中國實行計劃經濟，應當是比較容易實現，其原因可分為下述三點：

(一)中國因為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現代式的工商組織，尚在十分幼稚時期。在中國的工商業團體的組織，本來就不健全，而自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以來，中國的工商業者，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而陷於悲慘的命運之中。因而，勿論任何事業，都希望國家予以助力。

(二)中國幼稚的工商業，所希望於國家保護者實多。例如進口稅不能提高，則外國的商品，價廉物美，當然可以壓倒中國的貨品。而國內，關卡林立，稅則複雜，使商品的流通，感受到莫大的困難。因此，工商業者，勿論是企圖對外關稅的提高，對內稅則的減免，無處不仰賴於國家的保護政策的。

(三)中國是個產業落後的國家，幼稚的技術和微弱的資本，是絕不能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雄厚的資本和熟的技術相抗衡的。中國的工商業者失敗以後，便只有希望着能够和政府合作，以抵禦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侵略了。

所以，基於以上所述的三點，人民已有要求政府採取計劃經濟的意向，政府果能本着這個趨勢，詳細制定整個的計劃方案，毅然的實行下去，則不難達到成功的境地的。

不過這當然是有偏於理論的觀察，實際上，在目前的中國，要實行計劃經濟，將必然的遭逢着許多不易克服的困難。換句話說，就是在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的過程中，我們要怎樣與友邦作『經濟合作？』

(一)我們第一應當首先注意的是全面和平的問題。我們知道，要實行計劃經濟，必然先有一個勢力集中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能够使用它的集中的力量來施行一切計劃。如果沒有集中力量的中央政府則是什麼也談不到了。既是有完整而精密的計劃，也無法通行於全國的。而尤其在中國，幅員是這樣遼闊，經濟形態是如斯的複雜，要想真正實行一種有系統的經濟計劃，沒有勢力集中的中央政府，更是絕對辦不到的。但我們試一攷察中國目前的中央政府，我們實在慚愧，自從國府遷都以來，蔣共及每一個割據的政治的集團，仍然盤據在他們的角落裏，便他自己的獨立的政令，在經濟方面（最顯著的是財政）更是任意而為，多不聽從中央的或有的方針。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央政府即是有精密而詳盡的經濟計劃，究竟怎樣的推行於全國，實在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所以，在中國今日而實行計劃經濟，是有賴於友邦本着『經濟合作』的關係而強力支援國府，使其基礎鞏固，使其勢力集中，促全面和平從速實現。以期這經濟建設順利的進行。

(二)其次是資金和人才的問題。資金是一切計劃實施的根源，而計劃經濟是一種整個的經濟建設計劃的實施，當然是更需要大量的資金的。在目前的中國，農村破產，工商彫蔽，已成爲普遍的現象，要想實行計劃經濟，則這種大批的資金，將從何處籌集呢？假如說是募集國內公債，固然，爲國家建設而發行公債，人民都應當不計目前的犧牲而踴躍購買，大批的資金，將不難湊集；但實際的情形，却不是這樣的。不用說過去發行的公債數目可多了，即便勉強發行，市場上也不見得能够容納了；上面說過，中國畸形的金融資本家，是絕不肯投資於生產事業的。至於人才問題，也更爲重要。實行計劃經濟，需要有周詳的計劃，而這種計劃，實是經濟專家的工作。中國在目前是否。有這種經濟專家，也頗成問題。並且，在實行的過程中，技術人才，中國更是根本缺乏，而政務事務人才，又多貪污成性，專注意於個人的利害。例如中國凡官辦的企業如招商局之類，沒有一處不是一場糊塗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如果實行計劃經濟，誠需要友邦本着『有無相通』的條件，將大量的資金和人才借助中國，以便這經濟建設迅速實現。

(三)最後，我們還要攷量實行計劃經濟另外的一個先決條件，即統計材料是否充分的問題。實行計劃經濟，必須先有一個精密的經濟計劃，而這種精密的經濟計劃之製訂，是完全依靠於根據正確材料所編製的有時效的統計。所謂『正確材料』，應當是專門家實際調查的報告，而『有時效的統計』，當然是最近的所製成的統計。但在目前的中國，統計材料，便根本絕無僅有，而勉強所能找到的，也多半失了時效，並不合用。所以，在這裏，我們希望友邦人士本着中日國交調整之結果，經濟合作之原則，將他們的在中國之實際調查的報告，作爲我們的統計材料，以便中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得以積極的完成。

由於以上所述我們對於中國實際的經濟情況的攷量，我們認爲中國不論是在理論方面都是應該實行計劃經濟的。不過，中國是個次殖民地地位的國家。中國要想實行計劃經濟，是應當有其特殊的形式。在中國要想實行計劃經濟，便應由一個代表多數中國民衆的勢力集中的中央政府，根據一種完整的精密的經濟計劃，與友邦的朝野緊密聯絡。來積極的建設中國的國民經濟。唯有如此，中國的計劃經濟，才能達到成功的境地。中日的經濟合作之原則，才算能實踐了其真實的意義。

註一：見 WORLD SOCIAL ECONOMIC PLANNING I 卷

註二：中國經濟評論三卷三期「計劃經濟之檢討」一文

桑梓店鑿井示範區概觀

篤

一 前言

我國農村，對於農作物的灌溉工作，向來沒有這種設備，完全依賴天雨以爲水源，所以中國農村的耕種時期，都是根據代代相傳的經驗，和曆節季節以爲標準，一切均照若干年來固定的方法以從事；倘播種後而天久不雨，或者雨非其時，都不能獲得良好的效果；甚至雨雖及時，但雨量較多或過少的時候，收穫量也因之大受影響。歷年來我國農村之每况愈下，生活維艱，其原因固然不只一端，而水旱無常饑饉連年，也是農村破產的主要原因之一。救濟的法子不外兩點：一是引導河流的水以爲灌溉，二是鑿井。引河流之水以爲灌溉在我國南方因河流較多可資利用，還可以使用這個法子，華北各省就因氣候乾燥，水源也缺乏，受天時和地理的限制，不能普遍利用。因此鑿井澆地就成了華北各省農村復興的唯一辦法。華北當局有鑿於此，爰有鑿井貸款之舉。

北方農村，過去也曾提倡過鑿井，然而結果都告失敗。失敗的原因很多：開工後因所費不資中途停止的有之，下地幾十丈深，仍不見水，不得不停止者有之，更有因下地無水發生神話，不

敢繼續工作，不得不停止者。結果鑿井成功之處，極爲有限，多數農民都視爲畏途，不敢輕易嘗試，情願靠天吃飯，恃天雨爲養命之源，雖連年旱澇不定，困苦甚於前，也不肯再想補救的方法。長此以往農村前途，曷堪設想？

今春省公署從實業總署領到了鑿井貸款六萬一千餘元。當局鑿於過去掘井失敗的原因，所以這次想集中人財和財力，利用這批貸款，先創辦一個鑿井示範區，然後再逐漸推廣各縣，以求事業之擴大。於是選定模範地區齊河縣屬桑梓店地方，作爲施工地帶。於七月初計劃動工，共鑿井一百二十眼，預計三個月竣工。進行以來，異常順利，現工事已將告竣，爰將內容始末，寫在下面，也或者爲關心本省建設者所樂知吧！

二 桑梓店鑿井之理由

省公署爲什麼要在桑梓店鑿井？這是一個亟待解答的問題。不僅該地農民，因不明真相而疑慮橫生；就是一般社會人士；也要發生同樣的疑問。要解答這個問題，請看下面一段文獻就可以明白了。

「茲經確定齊河縣屬桑梓店一帶，在黃河迤北，二十餘里，土質輕鬆，多係甜水，水位約四

公尺至八公尺，水深三公尺，每井一日出水量約二百担，可灌田五畝，工料等費，亦不甚昂，大井每眼約需五百元，小井每眼約需二百元，擬將全部經費集中在該處開掘，救旱成效較易顯著，即將該地作爲鑿井示範區，以資各地農民之倣效。」

我們在這段摘錄的文字裏，可以得到政府在桑梓店鑿井有左列五種理由：

- 1 集中開掘，作爲示範，以資農民之倣效。
- 2 桑梓店距離濟南較近，施工便利。
- 3 該地爲黃河沖積層土質輕鬆，又係甜水，宜於澆地。
- 4 適水位宜，水源旺盛。
- 5 工料便宜，成效易顯。

桑梓店具備了這五個條件，所以才被撰爲本省首次鑿井示範區，該地農民首受其惠，應感謝和擁護政府的善意，而放心使用政府的設施，不必聽信謠言，多所疑慮了。

三 井位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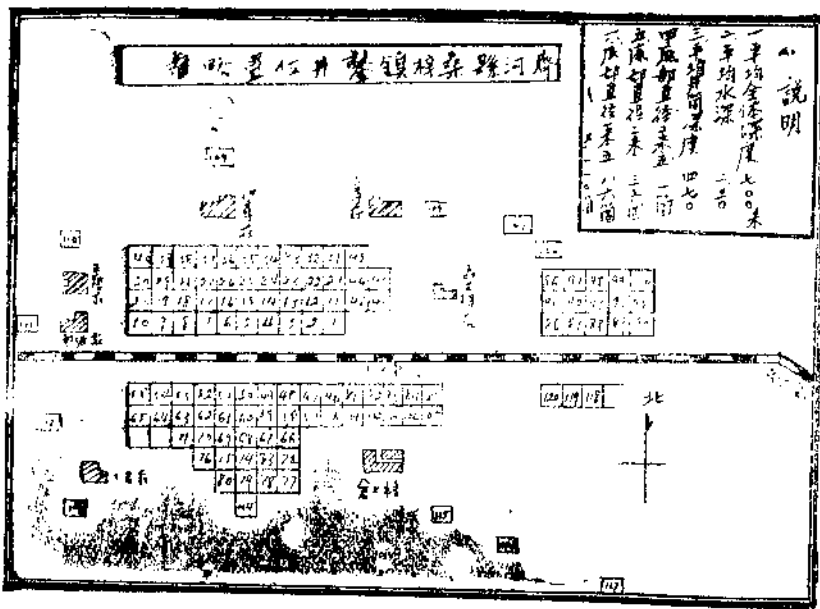
井位的配置，是按照左列原則進行的：

1 井的距離，是以每井之水能澆到的面積每標準，而決定他的位置，按照每井日出水二百担

，可澆地五畝，那末輪流澆溉，三日一次，則爲井一眼澆地十五畝，因比計算決定井的距離，縱橫都是一百公尺。

井的位置是於道路地畔都不生阻碍的範圍以裏，而且以比較的進列整齊爲原則。

在鐵道北，沙李莊張王唐莊及桑梓店莊的中間掘井四十五眼，鐵道南小呂莊與倉上的中間掘井四十五眼，復在車站的東邊，於鐵道兩側，掘井十八眼，又以各村莊長的請求復在各莊附近共掘十二眼，總計共得一百二十眼，茲將井位配置形勢列圖如下：



四 井之構造及費用

井的構造分大井小井兩種，大井口徑一、五公尺，底徑二、五公尺，小井口徑一公尺，底徑二公尺，井深平均爲七公尺，以水深三公尺爲準，井底用木盤一個，盤的構造爲柳木質，內外兩層木板，大井內口直徑二、五公尺，外口直徑爲三公尺，小井內口直徑二公尺，外口直徑二、五公尺。井筒由底至口均用磚平砌，磚的外面，填以碎石，石的外面，再填以碎土，井口和水池都用石頭修砌而成，這就是井的全部構造，以下再說說他的費用。

材料的來源，木盤和磚都是購自濟南，計木盤一個，價洋三十元，磚每百個三元五角，石料則是就近由鵲山購辦，每方尺，價洋七角。

人工方面是這樣：木工泥工均由濟南僱用，每人每天工價二元十三元五角。掘土小工是從當地僱用，每天每人工價八角。每井一眼計大工四人，小工八人，計共十二人。然掘至湧水地時，則一個井眼以小工四人施行。總計每井一眼，連同人工材料，共費四百三十一元五十元。

五 施工情形

鑿井工事開始的時候，省公署建設廳派了幾位技術人員，會同齊河縣公署的職員，在該工區域內，召集該附近鄉鎮長，共同組織了一個鑿井委員會，負責推行鑿井的一切事情。

該地土質，因受黃河多年的沖積，所以完全成了沖積層，而地表四公尺以下爲沙質層，再下就是粘土和砂的交互層。地表下四公尺—四公尺九十公分即見湧水。試驗的結果，水深二公尺認爲有充分澆溉的效力。現在工程開始後爲期三月，已全部竣工，各井間隔，縱橫均爲一百公尺。然經驗之結果，以底部直徑一、五公尺，上部直徑八十公分，故深部至地表下七公尺，爲充分所期之目的。嗣後預定變更，深在地表下七公尺時，水深就在二公尺以上，假若由此再深的時候湧水量也越多，工事也就越覺困難。因此計劃上定井之深度爲七八尺。然而也有多少之例外，其原因即在該地土質爲黃河沖積，年代和程度的差別，土質也因之不能完全一樣，上沙下砂者有之，上沙下淤者亦有之，地表二公尺以下，成爲黑泥者亦有之，土質雖不一律，工作效率也不能完全相同，這是一定的道理。

自七月初旬動工開掘以來，工作異常順妥，雖然中間因運輸困難，材料一度缺乏，但也未受若大影響，所以能够準時完成。

六 井之管理及使用

鑿井工事完竣之後，鑿井委員會自然宣告解散，水井管理權也就因之而發生了隸屬問題，省公署擬將全部管理權移交齊河縣公署，以便就近管理監督，不過仍有縣長莫及之嫌，我以爲最理想最適當的辦法，是利用合作方式來管理，事務

既不偏廢，政府也便於監督。由使用水井的農戶，共同組織水井公用合作社，關於水井之使用，保護及爭議，統歸合作社負責處理，政府不負責實際事務的責任，僅處在指導和監督的地位。不但這樣，而且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合作社有固定的公積金，對於年久失修行將破壞的的井筒和水池，也利用作爲修繕基金，不必另籌經費，這不是很方便的事情嗎？不過這僅是個人的意見隨便說說而已，政府自有適當的管理辦法，茲將省公署臨時特草擬的用井辦法附后，以作資攷：

齊河縣掘井示範區用井辦法

- 一、每井灌溉區域爲十五官畝，由易於灌到之各地主共同使用，不以井之所在地主爲限。
- 二、每井灌溉區內應需之水溝，由區內各戶共同使用之。
- 三、各戶用井先後，以井爲中心，按地段順序，及灌溉便利，輪迴使用。但應澆之戶，不願使用時，得讓其次地主先用。
- 四、用井各戶對區內各井，均負保護管理之責。
- 五、灌溉用具，由用井各戶輪流管理之。
- 六、井眼遇有損壞時，由用、各戶共同修理，用費按各戶澆地多寡，比例分攤。
- 七、秋收後，須製蓋掩蓋井口。

七 後語

本省各地今秋亢旱，桑梓店當然也不能例外，秋禾殆成枯死的狀態，該地農民因利用已完成

的井水，和工事中的井水，稍加灌溉，才又欣欣向榮的得到更生，較之沒有澆到的秋苗，真有天壤之別，可以說已得到新井的恩惠了。但最奇怪的是新井的恩惠，仍然打不倒農民的誤解，他們始終抱着懷疑的心理，對這不勞而獲的井，總是不敢放心使用，而且謠言紛興；不說政府將要沒收附近土地，就說將來農產品全部歸公，因此對這辛苦的新建設，反得不到農民的愛護。政府爲解釋這一點，用白話韻文，編了佈告，張貼在桑梓店的附近各村，茲以其體格新鮮，也把它錄在下面，可見政府愛護百姓可謂「無微不至」了。

山東省公署佈告

爲齊河縣鑿井竣工佈告民衆共同愛護保管以期永久使用由

照得本省氣候。向來十年九乾。主要食糧不足。影響境內治安。政府篤念民瘼。設法人力勝天。籌撥大宗款項。分期鑿井示範。鑿成百二十眼。工程三月始完。告爾民衆知悉。無非爲爾無錢。儘可放心使用。萬勿聽信謠言。遵照用水辦法。挨次輪流灌田。切莫爭先恐後。總要利益均沾。大家盡心愛護。共同保管周嚴。破壞隨時修理。以期多用幾年。但求農產豐收。此外無他望焉。

復興農村，必先謀增加生產，而農產品之增加，又端賴水旱之調劑，這次桑梓店鑿井，是本省鑿井示範區首次創辦，將來繼續推行，逐漸擴充，想見凋蔽的農村，將因農產品之增加而日趨於繁榮，甚望各縣民衆信賴政府，並擁護政府在政府領導之下，向建設之途邁進，萬勿聽信謠言，妄自疑慮，魯省前途實利賴之。



收穫

王青芳刻木

日本的宗教與信仰

羅國張

日本的宗教事業，極爲普遍和旺盛，每一個國民均有深厚的觀念，而此宗教所發揮的力量，亦與日本國體及國民有重大的連貫關係，所以日本的民族精神，皆似皇室爲中心，而此種精神的寄託，又與宗教有不可分別的事實，日本國內宗教的分派，爲神道，佛教，及基督教，據最近的調查日本內地神社數約爲十一萬零九百社，其內除神宮一社外，官幣大社五十八社，別格官幣社，國幣大社，國幣小社，府縣社，鄉社，村社，無格社，共計有十萬零二百社，關於神社事務歸內務省神社局掌理，神道各派的教會及說教所約數一萬四千六百處，佛教各派的寺院數約十萬零六百所，基督教各派的教會及講義所數約一千九百處，關於神佛各派事務歸文部省宗教局掌理，我們從這個數目上看起來，便可明瞭日本宗教的一般概況，及其影響日本民族精神的深刻，現在先從神道方面觀察，覺得有許多特徵。

，惟一的意義，是表彰當時爲國爲民而奮鬥的史蹟，使後人尊敬與崇拜，更進一步的激動國民精神，堅定中心思想。

(二)日本神宮神社，在建設方面因地理上的關係，採取樸實嚴肅主義，宮殿神堂，多爲木製，佈置曲折，含自神密的色彩，設備古雅，富有東方文化的意義，不似我國宮殿廟宇，建築上之莊嚴偉大。富麗堂皇，及神像林立，香烟繚繞，紙灰飛揚的情形，但是日本神宮神社的整齊，清潔，清幽，靜肅，實爲我國所望塵莫及者。

(三)日本的神宮神社，在實質上，形式上，所惟一的表現，是一種真精神的存在，是一種千古不可泯滅的精神延續，決非是無意識的迷信，而是國民信仰的源泉，是精神支配，不是神的支配。

(四)日本神宮神社，所有的僧人，不是自幼受戒出家，修煉坐化，師徒相承的制度，而日本的僧人也和普通職業一樣，可以娶妻生子，不過須嚴守所規定的法規，這種職業在一定限度內，子孫可以繼承，決不受拘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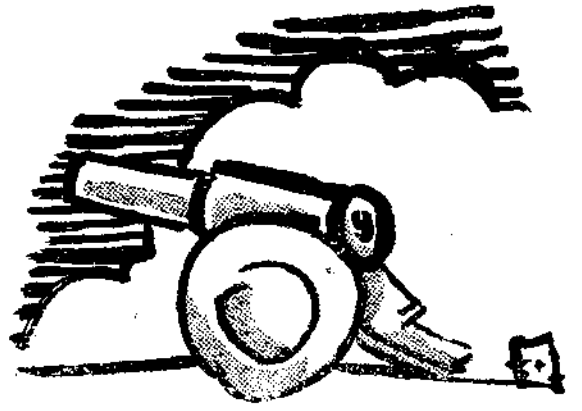
(一)日本的神宮神社，完全是歷代天皇，或有功國家社會人物的奉祀專祠，富有歷史之意義，其中無幻想式的偶像，及神話式的臆說

道日本的宗教的國義，決不是一般宗教的解釋，那麼一般所說的就是個人小己不能完全用理智解決一切問題，遂有「力不能勝」的自卑感情發生，而對宇宙的偉大，發生一種神的信仰，信仰到相當程度，並可運用直覺，雖然如見神在，與之交通，其目的在於使生活不安定的時候，得到一種安慰與勉力自己東西，而日本宗教的涵義不是這樣，日本人民的信仰宗教，並不是在自生活上有所企圖，或自己精神痛苦面求宗教的解決和指示，他完全有一貫的信念，從思想上對宗教發出一種偉大的力量，例如日本的神道，並不是幻想中的神，也不是神話中的仙，而是歷代皇帝或有功國家的人物，當人民絡繹不絕參拜的時候，精神嚴肅，態度虔敬，在心理上，意識上，認爲應當尊敬和崇拜，而並且進一步承繼諸聖遺留的精神，切實奉行，發揚光大，所以日本的神道無論在何方面講，皆有神聖的意義，和商深的目的，皆這種意義和目的作爲宗教上的精神，並不是以自卑的感情，或直覺主義所造成的宗教意義。

另外還有一點不同的地方，日本人的信仰宗教，決沒有迷信的成分，不同一般智識未開化的地帶人民，往往對於自然界的種種現象，如風，雷，雨，人事界的自然現象如生，老，病，死，以爲有全知全能的神在那裏主持，於是由於自卑，而產生虛敬的感情，立定種

種儀式，必有一物作爲代表，此代表的東西，常以各地的環境而異，如拜火，拜日，拜月，拜偶像，拜其動物，而具有莫大信仰，這種信仰的妄用，結果成爲迷信，這種信仰與迷信的分野，迷信的錯覺，自認爲在某冥冥中可得幻想中的神仙安慰，甚至將自己的生命，完全被神力支配着，而日本宗教的信仰，不是無根據的迷信，作無意識的膜拜，祈禱，頂禮之類的舉動，而是虔敬之誠的崇拜歷史上市人物的精神，聯繫着皇室延續無斷，國運興旺，和武運長久，所以信仰是以皇室爲中心，以國家爲出發點，只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所以日本的宗教就籠罩在這種信仰上面，而人民確信證信於信仰，信仰又發生於人格的全體，形成了一個信仰一貫的精神的共團體的國家。

總而言之，日本宗教在形式上，實質上既有特殊的意義，有高尚的目的，有偉大的使命，宗教的維持和發展，全靠着信仰，信仰的具體表現，就是日本民族的中心觀念，這種觀念支配着整個民族意識，人民與宗教有不可分離關係，有時依據這種信仰，作爲振奮精神 and 勇敢進取的工具，日本開國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年的歷史，踏入近代的強國之林，宗教的純正，信仰的堅實，也是成功的基本條件，所以簡單加以檢討，以作關心日本宗教者的參考資料。



德蘇戰爭之延長與美國之參戰

鈴木東民作
董一若譯

欲究明希特勒爲何對蘇維埃聯邦挑戰的理由是一件困難的事，法西斯主義與蘇維埃政體間的對立是一件顯著的事實而蘇俄對於法西斯派的支配亦表示公然的情惡，因之由二者間的對立而步入了戰爭的階段決不希奇，不過於現階段的歐戰上，那粹德意志從何點上必要和蘇聯開戰却是一個問題。

由各方面人士的指摘希特勒挑戰的理由大概可分爲二項：

一、由於使蘇維埃政權崩潰。

二、由於對英吉利戰爭上斷去後顧之憂的政治問題和迫於獲得資源的必要的經濟問題，但吾人認爲後者似乎具有妥當性的。

本來在此次歐戰的開始蘇聯會維持着善意的中立，對於蘇維埃聯邦那種國家的性質上講，她不但不得不介入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鬭爭而且對於世界再分割也未感到有什麼必要和興趣，怎麼呢？以英吉利各方面的策動，蘇聯投入英國陣營而不得不有威脅德國的事態就自明了，故德國警戒蘇聯之攻擊，事前未能看出添加什麼打擊。

但是希特勒對蘇聯的行動關於獲得資源同看法上認爲是有充分根據的，現在德國受着英國海洋上的封鎖，以貧乏的德國海軍力突破這種封鎖不是一件容易事，僅以德國攻略生產地域來說，就是不得不誘導這次戰爭的明證

，從蘇聯對德經濟協定上雖有供給德國物資項目但自然是有限制的，到底不能補充德國戰時的需要，所以從國外解決物資困難這層上和海峽洋封鎖的困難上，比較易作的是必須於容易突破方面而開拓獲得資源之一途，蘇聯的生產地帶成了那個目標。

但此不是容易事業，在短期間內和電擊的戰術設能將蘇聯產業地帶攻略成功固無有問題，若戰爭延長對英作戰上的負擔是晚了。

當德蘇開戰之初雖喧嚷着「三星賜佔領莫斯科」「二月間攻不蘇聯佔一歐洲領土」「短期消滅赤軍」「以電擊戰潰滅蘇聯政權」等，但當吾人草就此篇時列寧格勒和基輔依未攻陷，即便以德方之精銳，能够單純的攻下此等要衝，德方軍部自身亦未作此想，再者，縱令攻陷此等要衝，也不是立刻就能致蘇聯於死命，由於蘇聯發展的情勢論即若陷於苦境，然不能喪失抗戰力全部，以持有堅固的組織同近代化的裝備的赤軍持有強力政治的斯大林政權，蘇聯民衆的愛國心，丰富的資源同高度的工業組織，具有廣大領土等要素所構成的蘇聯抗戰力決不是那樣脆弱的。

據羅馬消息，德軍設能攻陷列寧格勒、基輔、哈立克等三要衝，即停止進擊，止於確保此等三要衝之連結線，觀測是由東部戰線轉軍到其他戰線上去，但是僅能確保此線恐亦非是很容易的事，爲何縱今失去蘇領歐洲

之前線產業中樞而不能立刻含示蘇聯戰力崩壞依然能使蘇聯繼續抗戰呢？若德國於短期內完成英本土攻略自當別論，若非此德意志必要長期應付兩面作戰罷，結局不能使蘇聯抗戰力消滅，同蘇聯的關係上對德必留有龐大之負擔。

在前次兩戰僅有二個戰線對立於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內，然此次除資本主義國家集團之對立外，一方因有了蘇維埃體制存在情勢變為極複雜，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對立經濟手段反蘇聯十字軍之結成了資本主義國家間之矛盾一綫，爲了獲得彼等互相間的安全是重要的契機，關於戰爭的戰綫同時另一方面是不斷的探求和平機會，因之即便在戰爭的過程上也不能消滅此種傾向。

德國爲了對蘇聯戰爭正動員歐洲大陸諸國組織反蘇十字軍，基於現在的情勢若見出德英間之和平機會，就是英國參加這十字軍的場合。

然而英國參加反蘇聯十字軍之可能，由於下列二個原因而否定了，第一是英國大陸政策的確立，直對德國取攻勢，以絕不搖動之大陸政策，以張伯崙代表之孤立派及蘇聯下場而觀示出了決定的方向，邱吉爾、伊丹的外交政策，爲了同德國作戰同蘇維埃聯邦提攜成爲不可能的條件。

因此二者美國政策於今後戰爭是佔有地位的，美國對英援助目的示明，即是爲阻止德國對大西洋及南美洲之攻勢，世界大戰以前世界對立國家是德意志與英吉利，由於世界戰爭之惠，美國國內的充實同由於國際地位增強，戰後使英國地位根本動搖成爲對美國最大之威脅，德國代英國之地位，迴轉於制霸世界的美國的對立前景出現了。

因之歐洲對美國含有同德國爭霸戰的前哨意義，若此前哨戰失敗，美國之最大危機必立即發生，此即美國認爲最大之犧牲而必要援助英國的理由，徹底打倒德國的勢力，確保美國的安全，是獲得世界制霸之途。

是故即會英國向那斯政權求和爲美國所不許罷！不得不維持地位的英國，不顧美國的意旨而行動是不能的事，德英間和平機運未熟，英美蘇間的共同戰線沒有崩潰的危險美國爲二大戰的巨大兵士廠同時和英蘇間演着相結合的任務。

美國對英之援助隨戰爭之演進而益發強化，最近美籍船舶屢次沉沒，同樣事件的頻發，很難預言美國參戰與否？若此等事件頻發，驅使美國參戰傾向是很明了，而德國並不欲增加敵人，不過欲阻止美國應援而已，在未消滅英國之先，大西洋同紅海等地間的美國船舶橫行沒有旁觀的理由罷。

！此即德美間開戰的危險。

美對英之援助頗爲積極，擴大哨戒水域，進駐冰島，間接援助英國的封鎖作戰，樹立武裝商船計劃，設若今後輸送船再頻加遭難，美國也許實行武裝護航的，羅斯福政府的態度似乎看着那個機會的來臨，若發展到那樣的事態，美國必至參戰。

東部戰綫的死關雖忽略了西南亞細亞的關心，然關於這方面最近情勢之展開，含極重要之意義，英國佔據伊押克，敘利亞及伊朗，此等地域不僅是石油產地，而於歐亞非三大陸的結合含有莫大的戰略意義，尤其以敘利亞作爲對土耳其的戰略據實點是很重要的，由於英蘇兩軍佔有伊朗結果英蘇間的相通和結合實現了，所以根據這種情勢發展土耳其被英、蘇東、南、北三方勢力所包圍了。

德蘇開戰的前一刹那，德土間的友好通商條約使英國失望，開戰同時並宣言嚴正中立，這不用講是因爲蘇聯軍力來遲了，但土耳其真維持中立與否是一疑問，爲什麼在地中海同巴爾幹間早晚不能避免展開那激烈的戰端，英對大陸實行海上封鎖，以空軍加攻擊作戰，英國從消極作戰，轉向到積極作戰的情勢下，德方若在東部戰綫上佔領產業地帶無論失敗與成功，在地中海必須一試突破英國之封鎖，地中海西南亞細亞若成爲戰綫中心，那種情勢之下必使土耳其不得已而考慮投入那一方面的陣營。

英對大路的封鎖注重在石油同食糧的杜絕，因爲無論石油與食糧除俄外在歐洲大陸上自給自足是不可能的，英國特別注重石油一層，除俄國外一九三八年時大陸各國石油的輸入總量爲二三、九六二、〇〇〇噸，而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由於海上輸送，德國雖能支配羅馬尼亞的石油，然其產量不過六六〇萬噸，德國人造石油雖有二〇〇萬噸，以英國之觀測到底不付應戰時的需要。然若蘇聯敗北，油田和耕地都歸德國支配，英國之大陸封鎖就失去它的意義了，由於這點，英國對德蘇的戰爭就不能隔岸觀火了。

吾人不欲預言此次戰爭之勝負，然敢言這次戰爭是步入了長期戰的傾向乃無疑。現在戰火已經連有北歐至亞細亞了，大西洋上已頻傳有警鐘，只有東亞未波及歐洲戰火，這是日本負此安定東亞政策所賜，今日戰爭以德蘇間之擴大，關於東亞承認爲重大意義的動因，但此對於日本的政策上仍無變更的必要也。

時光的推移，絕不稍作停留，光陰荏苒，瞬息經過了一年，在這樣的超速度的前進之中，不但人生感到短促，尤其當此重大建國時期，一切的行政措施，更覺得時間沒有留着一點餘裕，尤一放鬆，他便消逝。過去三十年就是這樣在匆匆忙忙的申間，未及看到任何政績，便悠然過去，想到這裏實在無限感慨慚愧，但是我們雖然沒有良好成績之可言，然而過去的經驗，是未來的教訓，所以我們不能再進一步，檢討既往，以圖補救於將來，那變明年政治的工作，不只三十年沒辦好的事，要合併到三十一年來辦，並且未來的三十一年，也要未雨綢繆，預先計劃，應該如何的作時間的節約，以求見效速，而早日解除民間痛苦。我們迎此新年，瞻念前途，益感責任之重大，時間之短少，誠不禁惶然以懼，現在把對魯省當前行政上的幾個重要問題，就個人之感想，或希望縷述於後，盼全省父老昆季有以教之！

最近一年來魯省行政之回顧

我們山東省受了焦土抗戰的茶毒，當二十六年冬間，韓復榘軍，由本省全面潰退之後，全省地方，遭逢千古未有的大破壞。一切的行政體系，隨之崩潰，並且把所有關於行政上的冊籍檔案，以至於衙署，學校，兵營，監獄盡付之一炬。當時秩序的紊亂情形，我們現在回想，猶不禁談虎色變。幸承日本皇軍之扶持，大兵所至之處，隨時成立維持會，以維護一地之治安，濟南地方治安維持會，係於二十七年一月一日成立，嗣奉臨時政府命令成立省公署，於是省政中樞的省公署，乃於是年三月五日正式組織成立，至是民心惶惶，不可終日的局面，才由紊亂如麻的情況中，顯現了曙光，在二十七年一年中的政務工作，舉凡一切行政章制的規畫，行政體系的樹立，收復區域的推展，財政的開源整頓，種種要政，都是彼此互為因果具有連環性的，非同時並舉，省政的根基不會穩固，所以在這一年當中的工作，一方面要規畫政制，一方面要作綜合的推行，以後省政的規模，大概都是在這時候，孕育滋養，滋長發揚的，我們可以認為這是開創時期，至廿八九兩年雖然收復區域，較以前擴展甚大，但是因之財政支出，亦與年俱加，因為當此浩劫之後，人民痛苦達於極點，故糧價驟增，而田賦仍按每兩徵收四元，以期不增加人民負擔，並且在同時更要解除民衆所受匪患擾害的痛苦。那裏就是等於在不增加地稅原則之下更要擔負很重的治安費。在這兩年中，所幸上下深體斯旨，從艱窘危迫裏支撐渡過，尤其

覺得本省各級機關，能於艱難困苦之中，恪守預算，本省財政始得未陷入不可收拾的狀態，政治才有辦法，這種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感慰。二十八年九兩年，除了財政上的困難，勉強渡過，至於一切省政大都根據二十七年的成果，著著進展，可謂之為推展時期。為三十年開始，比較以前兩時期情形，自然大異，因為全省收復的縣份幾達全境，一切政制，也都有輪廓，治安情狀，亦大見進步。在這一年，既用不著去創制，行政體系也大體確立。所餘的問題就在治安上面，本來治安與民生有至切關連，治安不良，就不能安定民生，反之民生不安定，必沒有良好治安，而安定民生，是要從建設著手。有了生產的建設，才可以安定民生，而治安也可以穩定。但是生產建設，也是需要穩固良好的政治環境，才可以有希望。因為有這樣的連鎖關係，所以自三十年以來，就由開創而推展接著步入了開始政治建設的時期。當然最後的目標，是企求建立穩固的政局，以生產來達到安定民生的目的，而期治安日趨良好，使我們民衆得享安居樂業的幸福。

我們山東省政治的建設既如前述，從卅年開始，那變現當三十年終了三十一年開始的時候，過去的這一年中所有措施，自不能不加以檢討，而作未來的改善方針。現在提綱挈領的來檢討一下：如撤選官吏，嚴定考覈，澄清吏治，懲辦貪污，推進自治，助長行政，取締懸款，減輕負擔，編組保甲，增強自衛，辦理賑災，救恤災黎，澄清稅源，查禁私收，嚴定支出以節糜費，確立縣地方財政制度，推行聯銀券，改良農產肥料，開發水田，辦理春耕貸款及鑿井貸款，提倡造林，訓練小學教員，恢復創設各級學校，圖書館新民教育館，新民體育場，討伐匪共，舉行強化治安運動等等大端，無不實事求是盡力推行。因為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舉數字，及其詳情，但是總括的來說，上面的幾項政務，固然大多數因為財政的關係，不能得到優良的成績，然而處在此不良的環境之下，和有限的財力範圍之中，均能依照預定步驟，逐漸的打開局面，見諸實施，這一點實在也是我們大家可以共慰的事實，然而這不過僅僅一點點的成果，距離政治的建設尚屬遙遠，我們不能認為在艱苦的局面當中，稍有薄弱的成績，便引以自慰，而忘却還有許多毫無成績的地方，等待着積極的來整理改進。所以過去的三十年，雖然逐漸的略具了建設的雛形，然而不過是初步的工作，是出發點而已，現當三十一年開始，正在需要我們，鑒往察來，努力邁進，再向新的階層前進。

民生問題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這是我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千古不磨的鐵則。然而現在我們試一向民衆方面瞻望，真是痛苦到了極點！推究其原因，自然不外乎是受謬妄焦土政策的賜與。但是我們要注重現實，徒然追溯責任者的愚妄，是無補於實際的，空喊解除民間痛苦的口號，也是不能解決民生的。那麼民生如何的解決呢！當此變亂以後，地方秩序還沒有完全恢復元狀，所有物資的生產與消費方面，尚不能臻於圓滑的時候，自然免不了物價昂貴，這種情形，消費者間，雖然感到痛苦，認爲民生問題之一，可是同時在生產方面，却得到了相當的利潤。從國民經濟上看來，不過是一時的變態。至於不事生產的人們，當然不論什麼時候，也不會感覺富裕，是不成問題的。不過這種畸形的狀態，要改正的地方也是很多。比如物資之如何流通分配，使其合理化，如何的防範屯積居奇，如何的提倡物資節約，如何的利用游資，從事生產等等都是很重大的問題。而民生一項尤爲重要，所謂『食爲民天』，乃是不變的定律。上列幾項問題，歸納起來，應從三方面著手，（一）獎勵保護生產以增資源，（二）使生產消費合理化，以節浪費，而平抑物價，（三）疎散游資，以期運用於生產，而杜絕屯積。這三項執簡馭繁的方法，雖然簡單，然而行之非易。我們爲安定民生，實在不能不認爲當前很嚴重的問題。是一定要不惜力，以求貫徹的。要政，以上所述是怎樣解除現在民間疾苦的方法，然而解除了這些痛苦，不過解決了民生的一部分，整個的民生問題，還須要作根本的改善，如教育之普及，生活程度之向上，愛國與進精神之訓練，生產事業之建設，這些根本大計，也要同時相並的實施，才有根本解決的可能。

禁種鴉片問題

鴉片的流毒，盡人皆知，無待贅言。本省在過去一般無知鄉民，希圖俾獲不正當利益，私種者大有其人，鴉片的爲害可以分爲兩面，一方面毒害人民，使國家喪失了中堅，一方面因土地種烟，減少了食糧的產量，造成了食糧歉收的恐慌，並間接助長糧價的增高。我們山東省地隘人稠，全境耕地，遇到豐年農作物尚不算富足，那裏還能再拿一部分耕地去種不能供應食用的毒品呢！這個道理非常簡單，所以這一個問題在本省認爲很嚴重。自二十八年起就已開始剷除烟苗，剷除烟苗，因爲有好多地方，新收復過來已經播種成長，故勒令剷除。但是政令達到的區域是絕對禁種的。在二十九年，這種情形，仍是不免，當時因爲體恤農民無知，種植其他農作物時期已過，爲顧全小農計起見，規定罰款辦法，以示儆戒，拿這種罰款悉數充作振災之用，三十年間呈准華北政委會，以山東全境爲絕對禁種區域。除嚴厲申告禁止播種外，凡已種者絕對不容其存留，一律剷除。故比較以往情形，大有進步。這禁種烟苗的問題，我們下能放鬆一步，從三十一年起，一定要再接再厲，督促全省肅清毒源就是本省財政，不論如

何的枯竭，絕對不以巧立名目變相的罰款，來作挹注，決不倚靠害民的毒源，作飲鴆止渴的愚策，這是下有最大決心要來肅清的！

肅正官方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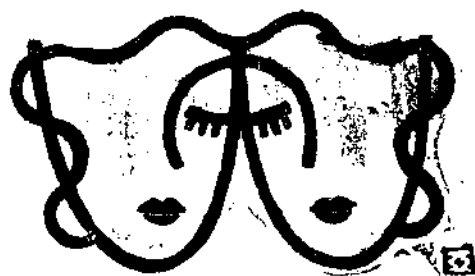
在我們中國常有一句話說是『有治法，無治人』，信奉這句話的人很多，這種偏重人治主義的表現，不能不說是官吏不守法令，種種不良行爲的一種反動。因爲當政者不得其人，致使社會發生了對法治主義的懷疑，甚而發生錯覺，以爲爲政只要得人，一切便可迎刃而解。這種矯枉過正的態度，也是失之於偏見。所以我們應當在極端尊重法治精神之下，嚴格對於官吏之本質，要澈底加以改善，作合理的調整。不可徒重情感，囿於成見，而倒果爲因。現在魯省，一切政治法令，均在著著進行之時，正肅官常，實在也是相輔並行的要務，過去雖隨時甄別淘汰，究以茲事體大，非一朝一夕可見功效，也是無庸諱言的。目前不良官吏大體上約有三類，即

- 一、本質不良，貪污自私。
- 二、能力薄弱，因循敷衍。
- 三、不守法令，率意胡爲。

這三種劣點也有萃於一身的，我們最小限度，在消極的方面，對於上列情形的官吏嚴予淘汰，剷除害羣之馬，在積極的方面，對於循良官吏，更加以精神的訓練。從整肅官方入手，以樹法治精神，然後推行政治，才能見到真實成績，才能無負民衆的期待。

盼望全省民衆協力建設

現在我們的國家，正在從破壞中掙扎出來，以向自力更生之途前進，第一我們應該認清，在事變以前，我們是受英美蘇的宰制榨取，淪於次殖民地地位。以這此事變爲契機，東亞各民族才覺悟了應該一致的共同致力於復興東亞，我們要借這個機會，擺脫舊的束縛，重新建立永久和共存共榮的新秩序，那麼我們現在的政治建設，不只是建省建國，也是建設東亞，等到新秩序成功一天，也就是建省成功的一天，那時候我們自然可以永久享受安居樂業之福了。但是英美蘇俄，他們不會甘心放手的，一定要處處加以阻撓破壞，最近友邦日本，不惜委曲求全，向美國方面提出和平方案，他們不肯放棄自私的貪念，並且加緊他們的破壞東亞和平的封鎖陣線所以友邦堂堂正正對英美宣戰，這是爲正義，爲東亞全民族生存的戰爭，我們同立在東亞的國家，自然應該協力奮鬥，致其最大的努力。在另一方面國內共產黨，受了蘇俄的指使，在各處肆擾這兩種阻礙我們政治建設的勢力，我們要用全力來打倒他，實現共存共榮的主張。不過當這外與友邦協力建設新秩序內以力量消滅共產黨的時候，我們自然要遭逢許多的困苦，但是這是爲永久和平爲我們自存，必須經過的階段，我們不能再有所顧惜，我們要克服一切的困難竭盡我們的總力量來奮爭，以期達到我們省政建設的目標，而期待最後成功的到來。



新中國之女子社會

馬淑貞

社會是一個集團，本來無用分男子社會和女子社會，但爲了體質生活教育義務制度等關係，故女子於無形中劃分出一個世界。這個世界雖然和男子世界有的地方完全一樣有的地方却具有它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有時在空間方面和時間方面是沒有分別的，有時是隨着時代的背景而爲轉移的。

• 現在就專來談談女子社會裏的一切，爲對女子社會有所希望，有所期待，故參加個人幾點愚見以作爲新中國女子社會應走的旅程，或者不一定是條捷徑，但最低限度是一條路，是作爲健全女子的一條路。

要想研究一件事情，必須研究這件事情的歷史。所以欲談新中國的女子社會，須先看看過去的女子生活與教育的情形，關於可以保存應再繼續的各方面，暫且不談，所要寫出的便是感到問題與應行改良的幾點——自古中國的風尚是以「弱不禁風」爲女子美的標準，現在大倡健康之美，但只限於運動場上的幾個運動員，其他的姑娘小姐仍在風流自賞他的病態之所謂美，按生理上講男子的身體確是強於女子，若再走上孱弱之路，那更少並駕齊驅之機會。所以走上健康之路爲一切一切的基礎，再於心理方面，亦應有所改造，大部分的女子常以自己不是一個生產者，是一個應當守分的消費者，不是作附屬品即是衣裳架子，沒有讀過書的也可以原諒他，但是已經進過學校的有時也是爲求得一個有錢有勢的丈夫爲讀書的

最大目的。所以終難免這種依賴性，因爲這種依賴總結果成了雙料的無用，在家手不能拿針，足不能推磨，在社會上也一無所長，完全走上三從的道上，我並不是反對三從，當然女子應當講三從四德。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所謂三從，其中就有三依賴的性質，依賴其父，依賴其夫，依賴其子。終身用不着獨立。有的人以受教育爲裝飾品，也或者以求文憑作爲鑿紉。這都是女子本身的不覺悟所致，再從家庭方面看，對於男女孩子根本就有一不平等的待遇，所謂「弄瓦」之喜，就是「弄之瓦磚臥之床下以其卑弱也」。不給他生活上的技能訓練與教育機會，所以那能談到獨立，在結婚的女子看來，所謂婆家更對媳婦有種特殊的待遇，所以媳婦也就自慚位賤，不敢抬頭，不得不作成人家的玩物與附屬品。再看看社會方面對於女子的地位教育及職業等問題，似乎不如男子的各種問題來得關切，這也或者因社會以男子爲中心使然；但是我們應當這樣想，女子佔中國國民二分之一的數目，假若這一半的數目不健全的話，國家便失去一半的力量。試看日本之所以強，其功有賴於女子者亦非淺鮮，過去德國會提倡女子回到廚房裏去，爲時不久，也感到把他們藏起來不是辦法，於是峯迴路轉一變而提倡男女一齊出馬，所以現在德國才達到全國總動員的目的。現在我們中國爲求自力更生，爲求建設東亞的基礎計，應速使女子社會健全起來。

創造出新中國的女子社會，以下列出幾條件爲研究這問題的開端：

一、教育者之責任：以上所談女子本身錯誤及其所處地位，首先應負責任者即是家長和教師，家長應對子女一視同仁，在自己經濟可能之下盡力的使他們受教育，使男女教育機會均等。男女在家庭地位平等，增加他們的自尊心，而有積極的進取精神。家庭與學校共同攜手給以知識的灌輸，生活技能的訓練，養成吃苦耐勞的精神使他們都能成一個社會上獨立的個人，家庭中強健的女子。關於教育制度在女子方面應有其特殊性，如女子高小及中等學校應特重家政學科，如日本之花嫁娘學校即有其重要意義，並且家政學科應當注重實地練習，如處理衣食住行各方面事務，兒童教育之實施，古時所謂未有學養子而後嫁之學說，現在已非其時也。

二、女子將走到那裏去？關於這點中外紛爭很多；有的主張回到家庭，有的提倡走向社會；這種各走極端的議論，好像都不很合理，因爲一個人的才智能力志願境遇，在某中他受的教育及他的志趣去服務社會，同時社會上也需要他，也給他機會。那麼這不是很應當走向社會的一員嗎？某乙他的能幹長於理家，同時家庭又急切的需要他，這不是很好的一位家庭分子嗎？所以不應有「絕對」怎樣的主張，應當因需要因人材因環境而制宜。

三、女子的自覺與責任：就在家庭而言，修身齊家是個人的職分，家事的處理，經濟的調整，父母翁姑丈夫等家人的對待，親戚朋友的來往，如何提倡勤儉，如何注意衛生，如何教育兒童，家庭中的建設發展，精神的愉快，僕役的使用，這些都是切要的問題。處在家庭的女子就應當自覺覺人，同負起齊家的担子，不應有依賴性，家庭中的通病是人越多越不做事，所謂一個媳婦担水吃，兩個媳婦拾水吃，三個媳婦買水吃，某家兒子越多，越沒有一個能奉養他的雙親，這真是有違人子的天職。前面已經說過應當勤儉，但是住在家庭的太太小姐們一味只顧皮毛的還是不在少數，並且吃烟打牌看電影徒知消費，不事生產，丈夫掙到一百元，只消耗在太太一人身上恐即佔去二分之一，故有人說丈夫之不廉與其妻有莫大關係，此話誠然。所以一個女子影響到家庭社會的確非淺鮮。再以服務而論，

女子在走向社會之前首先應選擇他適合的職業，既選之後即應當作自己的一種事業。認清服務之目的，努力邁進，不應以事業作爲身上之點綴品，消滅所謂「花瓶」之譏，凡是人能者我何獨不能，凡是人能受之苦我何獨不能忍受，最低限度也和男子並駕齊驅。時時抱導堅忍不拔的精神奮鬥。至於品德方面更應潔身自好，以求無暇，自然見重於社會，爲人敬仰，在服務以外的時間，亦應兼顧於家庭不然即有顧此失彼之虞。

四、婚姻問題：這確是人生問題中的一個大問題，尤其是女子問題中值得研究的，普通舊式女子結婚太早，對於身體的發育既有防礙，同時能力及一切的不足亦能使婚後生活難於應付，但是以現在而論知識階級的女子又結婚太晚，同時解決婚姻問題之困難也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原因是因有的爲求學服務計不願有家庭之累，有的選擇對象的標準太高，結果年齡過大，即降低標準又不易尋，有的終日談愛，情人太多，結果却無人問津等等，故婚姻問題之不能解決已成知識女子的緊要問題，因此而演成的抱獨身主義，同性戀愛，變態心理等社會病態，爲醫治這些病根，必須提倡結婚，提倡合理的結婚制度，由個人家庭雙方同意的選擇以將美滿的結果，將來家庭的組織，大家庭也好，小家庭也好，只要在家庭負起責任，那種辦法也是合理的。

五、社會對於女子職業之提倡及鼓勵——欲使女子成一個生產者，必須國家給他生產的機會與訓練，例如工廠的設立，女子職業學校的創辦，家庭工業之獎勵，機關盡量錄用女職員，託兒所幼稚園之設立，收容社會服務女子之兒童，此外關於女子職業方面應興應革者，亦爲當前社會國家之要務。

六、兒童教育與女子之責任：這裏所說兒童教育是指學校家庭雙方而言，小學教員差不多已成女子的普遍事業，因爲他具有慈母的心腸，愛好兒童的天性，故小學教員以女性尤當爲最適合的資格，再談到家庭方面當然大部分的兒童教育應當母親負責。無論是健康的培育，人格的陶冶，知識能力的灌輸與訓練，都應切實研究努力實施。以期達到造就新中國之新兒童，以完成東亞建設之任務。

中國歷代木刻的評述

王青芳

前言

中國木刻之被人忽視也久矣！在昔封建時代，木刻賤役，每不齒於士林，書籍插圖，詩箋畫譜等，流傳於世間者雖多，然披覽賞玩者，只不過贊賞之日，此某名家之畫稿，至刻工之姓名，則均不屑問及。直至魯迅先生，提倡藝術，大呼復興木刻，於是而青年藝人，醉心歐風，不知一探討中國木刻畫過去的歷史及作風；同時而清高的文人畫士，瞠目不解，嗤爲野狐禪之舶來品，不知中國木刻畫，實爲世界木刻之鼻祖，她不但有着一千餘年燦爛光華之歷史，且於藝壇文苑，潛伏着不可磨滅的驕功，即陶瓷工業，亦多方的受着她的恩惠，惟畫家每諱言之，普通人特習而不察耳。以文學上言，我國研究史學者，每汲汲於文字上之推求，虛無渺茫，毫無實據，可是，假使吾人肯留心到中國歷代的木刻畫，則唐宋以來，生活的實象，社會的變遷，甚至屋宇之演變，衣冠之更易，起居衣食，飲饌娛樂好尚之不同，無不歷歷在畫，彰彰可攷，按圖而索，朝代分明，實爲研究近代史者，有絕大之補助。以藝術上言，我國名畫多銅藏於深宮富室，畫家之能得真蹟以臨摹者，實屬寥寥，所藉以入手學習者，實賴有以前之木刻畫譜，更因木刻畫注重線條，而我國畫圖，以素以線條作主，作風相近，故其有助於畫家者獨多。芥子園畫譜之流行，即以此故，日本國諸畫譜，刻傳獨多者，其原因亦不外此。以陶瓷工藝上言，近代的工藝美術，已日進而臻於純藝術之境域，其所取用之新式模型，每及於埃及的圖案，唐人的織錦，至於日本國之瓷陶諸器，採取畫圖模型，範圍益廣，自古代鐘鼎之幾何圖飾，至近代山水人物之畫譜，無不兼收並蓄，則此後工藝，欲求復興，瓷漆諸器，錦緞諸型，其將借重於木刻畫之處正多我們從各方面看來，前代木刻，實大有研究蒐索的價值，故爲文一介紹評述之，以使文人畫士，知注意及中國之前代木刻畫，並知前代刻木諸公，實立了不朽的偉功，同時而青年藝人之研究木刻者，一方面固可儘量吸收現代西歐木刻之所長，一方面對固有之國粹，亦不可忽略之也。

一 唐代的木刻

中國之有木刻畫，當始於唐代，因爲由敦煌石室中發現之木刻佛像圖，一般學者均鑒定爲唐代遺物又同時發現之金剛般若經，其扉頁即爲一極細之木刻畫，經內並刻有一「唐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二親敬造普施」等字樣，可知在唐咸

通以前，中國就有了木刻畫了。可是：我們如遠溯其起因，如漢魏六朝碑版墓磚之花飾，殷周三代甲骨與銅玉諸器之圖案，已繁縟工緻，木刻畫或即脫胎於此。若石經碑當爲刻畫之祖也。唐之中葉，佛教極盛，而三藏經卷，尙爲手寫，嘗有以木刻之小佛菩薩像，印於卷前，多至數十百像，如用印章然，謂爲可資無量功德祈佛護祐，易刻石爲刻木，易拓石爲印木，當自此時始也。而木刻之佛像，稍具布局意匠者，又當自王玠唐懿宗九年施刊之金剛般若經卷端之扉圖爲其祖也。當時與此經同出於敦煌者，尙有晉開元四年曹元忠開板之大聖毗舍門天王像一幀，爲佛龕供奉之資者，此後刊經之前，均具扉畫，此時代之木刻畫，雖只限於宗教圖像，信仰象徵，然簡樸古茂

，已養成肥壯初出土之茁芽，而奠定藝術之基礎矣。

二 宋代的木刻

宋室初年，木刻畫仍未脫宗教圖像，信仰象徵之範圍，宋太祖開寶八年，吳越王錢俶所刊之寶笈印陀羅尼經，亦有精美之扉圖，（雷風雷中所藏）又鉅鹿出土品中，亦發現佛教繪畫板片數種，確為大觀二年前舊物，山西趙城縣廣勝寺之藏經，其卷首扉圖中之人物，乃大有西域之風，南宋所刊之蹟砂藏，（至元代尚繼刊未已）其卷端扉繪，最為精良，線條流動，結構莊麗於初期木刻畫中，洵稱傑作，且於每幀之下端，皆刊有刻工之名姓，木板畫刻工之姓氏，為吾人所知者，亦當始於此時，當時畫者以陳昇為最著名，刻工則以陳寧、孫祐、袁玉等為最。時印刷術進展頗劇，宋書藝文志云：「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版，無筆札之勞，獲觀古人全書。五代以降，逐漸盛行，本草針灸等醫書，亦有鐫刻」。此等書中，有繡像者，固不多觀，然至北宋末年，版書之為用，已逐漸推廣，本草有大觀政和二本傳古圖為宜和所纂，今雖不見原刊本，而於元至天重修本中，猶依稀可見原本之面目之精良。南宋所刊版畫書，存者尚多，陳祥道所纂禮樂二書，附圖甚富。經古周易，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老，莊，荀，楊等刻本，多至十餘種，纂圖互注。至列女傳，醫人星相之書，天竺靈籤之類，天經地志之流，皆圖文相輔，工精者頗多，亦有粗具模型者，惟於應用方面，則確已打破宗教圖像之樊籠，另闢廣大之境界，為用之普遍，已由宗教宣傳之資，漸成為世間應用之物，此不得不謂為木刻歷史上一大發展時期也。

又俄國柯茲羅夫，於甘肅者黑城方面發現之兩幅版畫，一題：「隋朝窈窕呈傾國之芳容」，一題：「義勇武安王位」，圖為鬪羽坐像及關平周倉等立像，前者署「平陽姬家雕印」，後者署「平陽徐家印」。均為金代之物，以版畫供賞觀

之資者，當於此始，人物衣裳，繁瑣細膩，大有唐畫韻趣，蓋當時金人據中國北方，遺黎之居中原者，文化程度尚高，與南宋文化，成南北對峙，演北宋之餘緒，而略加變通，金版之本草，翻北宋本，亦雅飭可觀，而趙城縣廣勝寺所藏，尤為巨帙也。

三 元代的木刻

元代的木刻畫，藝術已有相當進展，蒙古版之祖庭廣記，所附卷首之顏子從行乘輅諸圖，作風端整，氣象莊嚴，與以前佛經扉繪之絢麗諸作相比較，已別具一新的天地，而尼山顏母山諸圖，線條剛勁有力，刀法潔淨精細，尤為山水板畫中之傑作。餘如作為通俗讀本之白話孝經真解（處集註），三教搜神大全，建安虞氏所刊全相平話五種，皆附甚富之插圖，且其圖型全同宋刊列女傳，續刊之蹟砂藏，與翻刻宋版之纂圖互注諸經子本草，博古圖，亦皆不弱於原本精美異常，蓋此時民間流行之板畫，為用亦愈廣矣。元板藏經，多有扉繪，且至七八種之多。此等扉繪中，一種受西藏佛教影響甚顯，一種感受稍輕，顯然代表此時西域佛教勢力增大之徵，西夏文藏經，扉繪亦全然相同，似亦此時之作品，雖說她的大部份，有杭州板畫翻釋摹刻之嫌疑。南宋文化，以杭州為中心，直至元末明初，此風未泯。日本國器田原次博士，對中國板畫，收藏既富，鑒賞亦精，曾著「支那板畫史概觀」，廣徵博引，致證詳明，刊於美術研究所出版之「支那古版圖畫錄」中，其中插圖，有長春真人玄風慶會圖，長春真人之畫傳，却刊於杭州，若以藝術作品論之，刀法之美，精緻俊健，殆已臻於極致，宋末以迄明初，古板繁盛板畫，確登中國印刷藝術之最高峯。

四 明代的木刻

魯迅先生在北平箋譜的序文中說「降至明代，為用愈宏，小說傳奇，每作插像，或拙如畫沙，或細如髮髮，亦有畫譜，累次套印套，文彩綉

爛，奪人目睛，是為木刻之盛世……」，可見木刻畫到明朝，確已至黃金時代，不過這也要看在某一個時期，在朱元璋為政的時代，他的酷虐，過於胡人，洪武三十一年間，文化與藝術，均萎靡靡振，窒息不揚，民間經大亂之後，資力艱難，與海外之交通，亦皆斷絕，故出版事業，反較元代為落伍，今所見洪武刊本，用紙之粗劣，古所未有，且往往以粗黃厚箋，雙面刷印文字者，洪武板之天竺靈籤其，插圖刻工之幼稚，似較唐五代為尤甚，持以較宋刊原本，人物依稀猶是，而神情全非矣。可見明代這一時期的木刻畫，實在是退步了很多。靖難以後，生機漸復，燕京所刊之板畫，呈空前未有之光芒，永樂刊板之佛道經卷，有竟卷施以板繪者，富麗精工，曠古所無，圖型大似遼金時代之塑像，其精緻細密之光輪花飾，一望即知為遼金遺式，蓋北平一帶之文物，受遼金影響最深也，宣德藏經，圖式亦工。惟民間流行之讀物，若陳劉東生嬌紅記刻，則粗陋簡率，無復宋元規範，正統以後，版畫傳作，於經藏插繪外，寂寞無聞，皇室士大夫，始皆不尚圖繪，今所觀者，皆市井流俗之所為耳，粗豪有餘，技術未工，又是沒落之景象，世宗嚴斥，板畫作者，乃復振頹風，中爭奮勵，以燕京金陵，建安三地為中心，所刊圖籍，流傳遍天下，而以建安諸書肆，為尤勇健精進，其所刊者或署「京本」，以示來之正，或復宋元舊式，不沒地方色彩，上繼前修之餘緒，下啓隆萬之曠塗，其功不可沒也。若熊氏余氏所編刊之通俗演義，童蒙讀物，無不運以精心，而出以純熟之手法，圖中之人物動作，宮室景色，雖未脫宋之影響，而實已較為繁雜多歧矣，明代木刻畫，派別既多，作風迭易，故不惜分別詳述之。

一、明代書籍插圖木刻畫格式上之改變，歷代書籍中插圖之木版畫，其格式，有上圖下文者，有為狹長之小冊者，至萬曆之初，板畫作風，突轉入一新時代，而仍然以建安諸肆為先導，重刊元本西廂記，約刊於隆萬間，刊者為劉龍田，

亦建安書畫之一，插圖極富，惟龍田獨出心裁，改建安板上圖下文之作風，及以前之狹長小幅之格式，易以全頁巨幅，實爲宋元木刻畫之革命，蓋以前之格式，率價促促一隅，佈局不易開展，龍田易以全幅，則人物之動作，與其面部之表情，均能表露顯豁，實通俗板畫技術上一大進步之表徵，惟圖上仍有標題，圖旁仍有對聯式之提綱，則猶美中不足，觀而未化也。然自斯以後，除余氏諸肆，尙墨守宋元成規外，餘皆急驟變易，以趨時尚矣。全像東西兩晉演義誌傳，書凡八卷，上圖下文，似刊於萬曆季年，此種類型之建安板，已成殘蟬尾聲，爲宋代型式板畫，留最後之面目矣。又張居正之帝鑑圖說，刊於北方，氣象闊大，實則時代之一大作，以大臣學者，而知充分利用板畫，爲教育之材料，蓋於版畫此後之發展，有重大之影響焉。

二、明代金陵派木刻畫之作風：關於明代建安派木刻畫之作風及格式已如上述，現在我們再來談一談金陵派的木刻畫，西廂記雜錄，刊於慶隆己巳，刻工署名曰「何鈴」，作風自成一派，與建安板之作風，大不相同，蓋此書刊於江南，殆爲金陵派板畫之祖。楊之炯藍橋玉杵記凡例云：「每齣刻圖，以便照扮冠服」。蓋戲曲脚本之刻圖，並不是爲的飾觀，實是爲的應用，而金陵唐氏富春堂所刊諸脚本，則已近於板畫爲飾觀之用，明代所刊劇本，幾於無曲不圖，其風尙始於劉唐諸家，而板畫之日趨工麗，亦有甚大之推動力。全相評林古今列女傳，增補搜神記，三寶太監下西洋記，亦爲富春堂所刊，爲板畫史上之鉅製。其後有文林閣唐振吾諸肆，殆皆其末族。周日校之三國志演義，某氏之皇明英烈傳，亦皆刊於金陵，其圖型均仿唐氏諸書，作風大抵線條較粗，動作甚複雜，人物則皆大型，表情皆甚顯露，具民間藝術草創豪邁，大膽不羈之氣象，於是金陵版之通俗書，漸有奪建安板之勢。木刻之成爲純藝術之作品，以當以此爲其先河。

約突泉後門外，有泉名馬跑者，爲濟南名泉第二十七，泉旁有關帝廟，予初不知泉所以名廟之所以建也。近得朱照關公祠詩及范垌詩，乃獲梗概焉。朱照關公祠詩并序云：「公諱勝，曾爲濟南將官，值僞齊劉豫降金，叛據濟南，公不從，因戰鬪死。乘馬怒哮，爬地出遂有馬跑之名。鄉人感其節義，爲建祠於泉側。後歷元明兵燹，基止半塌廢，遇有好事者，重爲脩葺，誤勝爲聖字，竟塑作壯繆像事。配神周倉戰馬赤兔，固極周備，然與宋臣，全無涉也。偶行西郭，過其地，因賦二詩匡其誤。儻逢有刀者，因之感動，更改神位，使忠魂義魄，有所憑佑，重享血食，誠鄉里間一好事名，何干漢壽關侯事，流水聲中帶不

平。關聖祠多城復村，協天稱帝位殊尊，何爭臨水數椽地，血食合當歸裔孫。」范垌詩云：「刀環隱約起龍文，濁馬崖西訪舊憤，四郡雲從空跋扈，荒山獨表宋將軍。」自注云：關勝爲濟南守將，劉豫殺之而降金。豫僭號後，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勝墓在城南濁馬崖西，近有人

關勝詞

无武

基止半塌廢，遇有好事者，重爲脩葺，誤勝爲聖字，竟塑作壯繆像事。配神周倉戰馬赤兔，固極周備，然與宋臣，全無涉也。偶行西郭，過其地，因賦二詩匡其誤。儻逢有刀者，因之感動，更改神位，使忠魂義魄，有所憑佑，重享血食，誠鄉里間一好事名，何干漢壽關侯事，流水聲中帶不

于南郊拾得舊刀環，儼然宋製，予以千錢易之得無將軍物耶？又相傳勝敗走城西，馬怒，跑地得泉現。郡人感其忠義爲立祠泉上。勝聖音相似，久遂訛爲壯繆云。「朱范二說相同，當有所本。因亟錄出，以正謬誤，且勿使勝之忠義久於沈淪也。舊傳施耐庵水滸中人物皆有所本，其梁山伯中之五虎上將大刀關勝，蓋即取此濟南守將關勝，故盛稱其忠義云。

馬來亞華僑教育現狀

新 在

由香港搭船南行，約計四天的路程，即可到達那久為邦人羨慕的南洋羣島中樂土之馬來半島了，在那兒居住的華僑，不下二百餘萬，大多是經營商業，兒童的數目，自然也是異常的衆多，關於他們的教育，誠不能說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昔時我國海禁未開，國內盛行科舉，該地因沒有自己的文化，宛如洪荒時代，厥後交通日開，東西洋文化相繼流入，始由英人首先設立小學，收納各民族兒童，灌以忠於皇家安居樂業的思想，於是華人子弟，漸不知其祖國為何物，迨至民國成立，感華僑眷懷祖國，援助革命之熱忱，於政治上提高了他們不少的地位，我國文化漸漸推展於此地，較有規模之學校，相繼成立，惟以辦理教育之人才缺乏，成績殊鮮，民二十三年間，教育部頒訂課程標準，尚不能與國內一致，後以國內連年戰爭，民生凋敝，知識份子，連翩南渡，經學劃整理，始漸有今日之興盛，然僑胞之熱心贊助，誠令人欽佩不已者也。

新加坡，檳城，吉隆坡等地，為馬來半島上最大商埠，僑校設立頗為普遍，規模較大的如南洋女中，華僑中學，檳城中學吉隆坡中學等校建築宏麗，氣象巍峨，尤以華僑中學之大禮堂可容一二千人，為華僑巨商胡文虎氏捐資數十萬所建築，前歲又有陳嘉庚氏所主持之南洋華僑聯合代表大會，曾假座於此，各校皆有校產，基金，以故經費均甚見穩固，稍次的埠頭，如馬六甲，怡保，芙蓉，峇株等地也都設有中學，不過人數甚少，僅可稱的起補習班罷了。

除了私人所設立者，還有一些補習性質的半日班，更是星羅棋布的充滿了各地的街頭巷尾，他們大多是以辦學校為營業，不但設備簡陋，經費毫無，其一切開支，除靠學生繳納外，時向社會募捐，所聘教員其薪金待遇，一依收入之豐歉為給酌之標準，甚至只有僅供宿食的。

較有規模之小學，多是由各幫會館所主持，如峇正，道南，端蒙，啓發，工商等，各擁有三四千學生，每年開支，各需數萬，一切設備均皆完全，近又學生日見增多，課室不敷分配，興建新舍，逐漸動工，前途極堪期待。

專為管理華人的機關，叫做華民政務司，內裏設有提學司，就是專為監督教育事業的，凡是當教員的必須先在那兒經過註冊，甚至創立學校，也須經過該處批准才可，每一學期的始末，各校尚須將學生人數，採用課本，以及課程，時間，經費收支等等請其核准，呈報備案，有時他尚親往巡觀，課堂上凡是有關係大英帝國的事情，均須一字別提，絕對禁談，不然吃警告，被驅逐，學校關門都是常常而不希罕的事。

在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地域內，所設立的學校，凡是在每屆會考時，略有成績的，均可由政府請求津貼，其數目每生每月多則三元，少則二元五角不等，馬來屬邦則無此例，凡領津貼之學校，其行政上須隨時受政府之監督指導，大小事端經其批准後方能施行。

我國僑務委員會，對各地僑校，本設有津貼辦法，惟以請求手續，非常繁苛，且為數寥寥，故甚少問津者，近為便利其畢業學生向祖國升學計，多已逕向教部請求備案矣。

華僑在南洋的經濟勢力，向為國人所共知，可是他們很少有受過相當教育的理論辦學，為了他們的金錢勢力，擁護他們為校董，一旦身膺其責，往往濫施權限，干涉校政，一些校長教員為了為想保持自己的飯碗長久，敷衍從事，揮于抗爭，校董部與教育部的權限，弄的糾纏不清，常常為了校董無理干涉，影響學生課餘作業不少，甚至連音樂體育都認為是多餘功課，若不是當地政府檢過課本，就許連大學中庸也搬上課室來了，筆者寫到這兒想起距新加坡二十五條石（邁）一家學校，張在門口的招生廣告，以其生面別開，特錄之於後，以餉讀者：

照得國家興廢，端賴教育，兒童為國家之小主人，學校乃造就人才之門徑，不有兒童無以立國家，不設學校無以造人才，本校創立於××埠，經已有十餘載之歷史，多賴僑胞巨子，扶掖量助，始有今日之成績，學生人數，將及千數，所聘教員，多為海內外知名之士，擬自本學期始，添聘專任英文教員，加開運動場所，茲訂於×月×日為開課之期，莘莘學子，曷興乎來。

幫派觀念，迄今尤存留在大部人的頭腦裏，學校是公眾團體，自然更免不了這種事情，在今日南洋羣島的全數華校，幾無一家不是鬧着這個風潮，影響及教員的去留，學生的功課，甚至為了所聘教員籍貫問題，相持不下，學校暫時不能開課的，每在學期結束，報紙上整張的登載着徵聘校長教員的廣告，自然並不是全數公開，所以當教員的人，也以爲半年一動成了家常便飯，彼此相晤，也絕不談被更換的原因，此風雖被各地之教師聯合會，屢向社會呼籲，然也沒有多大効力，方今國民政府，基礎日見穩固，華僑來歸者，不絕於途，此種有關數百萬華僑兒童教育前途問題，為教育當局想早所注意，不忍開置不問吧。



日本文學史講話 (續)

魯夫

研究史與研究書：萬葉集到平安朝初期，已經很難讀了。村上天皇召源順以下五人到宮中，命讀萬葉集，那時就有好多首無法讀解。經過中世鎌倉時代的仙覺，大部分才解釋明白了，他的訓讀和解釋，集成一部萬葉集抄（一名仙覺抄），初傳下來了。到北村季吟，雖然作的簡單，可是全部加以訓釋，作成一部萬葉拾遺抄。到元祿年間叔沖的代序出世，爲研究萬葉集的一大前進著作。以後，萬葉集考（九冊），龜淵。玉小琴（二冊），守屋。萬葉集略解（二十卷），加藤。萬葉集一考（三冊），荒木田九老。萬葉集考證（十五冊），岸本由豆流。萬葉集器繩（八卷），萬葉集檢核（七冊），橋守部。萬葉集古義（十四冊），鹿持雅澄。到明治年間，萬葉集考（八冊），木村正辭。萬葉集新考（洋八冊），井上通泰等與者的新研究出世。就中，代序記。萬葉集考，萬葉集略解，萬葉集考證，萬葉集古義，萬葉集新考爲研究萬葉集必讀的書。

5. 風土記

元明天皇和銅六年（即獻古事記的翌年），上命畿內及七道，纂集各地地誌與來源。各地奉諭，遂將產物的品目，土地肥沃，山川原野命

名的由來，古來相傳的舊聞異事，記出獻納，這便是各地的風土記。續日本紀和銅六年五月條，有如下的記載：

『畿內，七道諸國，郡鄉善好字，其郡內所生，錦御彩色草木禽獸魚蟲等物，具錄色目，及土地沃瘠，山川原野名號所由，又古老相傳聲聞異事，載於史籍，言上。』

總之，風土記是關於日本古代地理和傳說的記錄。前面講的古事記，日本書紀，是以中央政府爲中心的中央史，風土記便是各地方的地方誌了。

風土記既爲各地方奉命的獻納，數目應該很多，但時至今日，很難考訂出當時的確實情形來。現存的書，只有播磨，常陸，出雲，肥前，豐後之風土記了。風土記後來又出了種種的書，因此稱上邊說的五種爲古風土記。在這五種以外，下部懷賢的釋日本記，仙覺的萬〇集抄（一名仙覺抄）等書裏，引到關於風土記的條文，據此，間接的知道當時還有山城，大和，攝津等三十餘國。這些引用的文章，蒐集到一塊而成的書，普通稱爲「風土記逸文」。伴信友，狩谷掖齋，栗田寬，木村正辭諸學者，從德川時代漸次蒐集，各有相當的成績。就以栗田博士的「古風土記逸文」最爲著名。但這些逸文中，究竟那是和銅當時的東西呢？可無法證明。下邊將現在存着的

五部古風土記，簡練的逐一加以說明。

播磨風土記（一卷）這書尙有賀古，饒磨，揖保，讚容，安禾，神前，託賀八郡，但其中文字都有殘闕，很不易讀。可是這部書可以相信是和銅當時的寫作。理由是：（一）出雲風土記中，有這樣的記載，靈龜元年（唐中宗開元三年，西歷七一五年。），改書中的「里」字爲「鄉」字，但本書裏面，全部都是用的里字，所以可認爲是靈龜元年以前的記錄。（二）河內國的和泉郡，在靈龜二年廢郡，置和泉監。但本書中有記「川內國泉郡」之處，所以知道是靈龜二年以前的著書。還有，本書大概是現存風土記中之最古的，文章和古事記類似，爲和漢混合的記載法，多素朴的表現。內容古奧，多神話，傳說，民俗等記載，就中關於土俗信仰的話也不少。本書到德川氏中葉，尙未出世，後依谷森種案的寫本，才廣傳於世。近年又有古典保存會的出世，大家都容易看到了。現從播磨風土記中，抄錄一段如下：（賀古郡）

『所以號賀古者，品太天皇巡行之時，登一丘（以上十七字爲後人根據脫字之格，擬添上的——著者），望覽四方法，立此（原文爲「此立」——著者）丘，原野甚廣大。而見此丘如鹿兒，故名曰賀古郡。狩之時，一

鹿登於此丘鳴，其聲比比，故號曰陶。此岡有比禮墓（坐神大御津商命子伊波都比古命）。

這樣半漢半日的文體，讀者自然不便，但還可以看懂意思。

常陸風土記（一卷）這書也不是個完全的本子，傳到今日的，是好多地方省略了的。一個抄寫本。和銅六年下勅書的時候，常陸國守是藤原宇合，所以這書或是成於宇合之手。本書也是依和銅的詔書作成的，從下邊的幾個證明可以知道：（一）本書用里字不用鄉字。（二）本書的起首有「常陸國司解，申古老相傳聲聞事，問國郡聲事，古老答曰」的話，這文字和上記的和銅勅書相和。（三）延曆四年下的勅書，規定光仁帝的諱字「白壁」，不准再用。本書還用着「白壁郡」。由這些記事，就可以證明了。本書文章華麗，字句整齊，爲古風土記中唯一的純漢文體。原文中有這樣的記載。今錄一段如下：（常陸國司解）

「夫常陸國者，壤是廣大，地亦綿邈，土壤沃墳，原野肥衍，懇勞之處，山海之利，人自自得，家家足饑，設有身勞耕耘，力竭紡蠶者，立即可取富豐，自然應免貧窮。况復求鹽魚味，左山右海，植桑種麻，後野前原，所謂水陸之府藏，物產之膏腴，古曰日常世之國，蓋疑此地。但以所有水田，上小中多，年遇霖雨，即聞苗子不登之難，歲逢亢陽，唯見穀實豐稔之歡歎。」

這樣的文章頗富有古雅風味。它的內容和其他風土記一樣，爲傳說奇聞的記載。現實的記述，比較得更少。尤其是和筑波山有關係的記載，更有特色。

出雲風土記 現存的風土記中，以這部書爲最完全，本書的跋文中有這樣的話：「天平五」二月三十人，勘造秋鹿郡人神宅臣金太理，國造

帶意宇郡大領外正六位上勅業出雲臣廣島」等語。由這話看來，可以知道著作的年月，並可知道這書是在天平五年（唐玄宗二十一年，和銅六年後的二十年），神宅臣金太理，出雲臣廣島二人著成，文章體裁，有時爲古事記式的記載，有時爲純漢文式的記載，二者交互並用。內容，一多地理的記載，二多神話的傳述，這是它的特色。著者好像對於藥物學頗有研查，裏邊記載各處的藥物名產，如白斂，桔梗，獨活等藥名很多。今引出一段原文以供參考如下：（大原郡）

「凡諸山野，所在草木，苦參，桔梗，葇茄，白芷，前胡，獨活，卑解，葛根，細辛，茵芋，白芨，洗月，白斂，女萎，葇積，麥門冬，藤李槍杉柏檉檉椿楮梅楓蠶。禽獸則有鷹晨風鳩山雞雉熊豬鹿兔獺猴飛鼯。」

這段是記些藥名和獸名字。下邊再抄一段也是和醫學有關係的，如：

「湯野小川，源出玉峯山，西流，入斐伊河上，通飯石郡塚，漆仁川邊，二十八里，即川邊有藥湯，浴之則身體穩平，再濯，則萬病消除。男女老少，晝夜不息，絡驛往來，無不得驗，故俗人號曰藥湯也。」

讀了這部書，除了增長些地理知識，碎聞雜記外，還可以得到不少的醫藥常識。

肥前風土記 今日傳在世上的風土記，是從完全本風土記中選拔而成的本子。寬政十一年（清仁宗嘉慶四年），大家惟年發見此書，荒木田久老刊行，廣傳於世了。全書是漢文體，今抄錄一段原文如下：（託羅鄉）

「同天皇行幸之時，到於此鄉，御覽，海物豐多，勅曰，地勢雖少，食物豐足，可謂以足村。今謂託羅鄉，訛之也。」

本書多是一段一段的小文章，讀時頗饒風趣。豐後風土記 現存的風土記，只有從日田，

球珠，直入，大野，海部，大分，速見，國崎八郡抄出的記事。依荒木田久老的校訂刊行本，廣傳到世上了。文章是漢文體，如：（石井鄉）

「昔者，此村有土蜘蛛之堡，不用石築以土，因此名曰無石堡，鄉人謂石井鄉誤也。鄉中有河，名曰阿蘇川，其積出肥後國阿蘇郡少國之峯，流到此鄉，即通球珠川，會爲一川，名曰日田川，羊魚多在（今猶多產，豐大且美，大者皆尺餘，一「原註」），遂過築前築後等國，入於西海。」

以上的五部風土記，現在認作是日本文學的一種，因上記的兩種內容裏，傳說和民俗的部分，含有文學的價值。且爲知道古代人的信仰，感情，生活，特別是知道比在古事記，日本書紀，萬古集中所見到的皇族貴族等，更下層的一般民衆的思想生活的貴重材料。若述這些書的本來目的，是記載各地的地理，可是現在把它引到這裏，是注重它其中的文學價值了。

講到研究風土記的書，將風土記集在一塊的，有標註古風土記（栗田寬）。這書是很著名的。現在把它收到有朋堂文庫，日本古典全集，校註日本文學大系等叢書裏了，很容易看到。關於逸文方面，纂訂古風土記逸文（栗田寬），致定增補探輯諸國風土記（日本古典全集）二書，蒐集的逸文材料最爲豐富。

註釋書：標註播磨風土記（二卷）敷田年治。播磨風土記物語（一冊）松岡靜雄。播磨風土記新考（一冊）井上通泰。常陸風土記物語，松岡靜雄。風土記考（一冊）荷田春瀧。出雲風土記解（三卷）內山真龍。出雲風土記考（十卷）橫山永福。出雲風土記考證（一冊）後藤藏四郎。肥前風土記纂注（一卷）系山貞幹。笠釋豐後風土記（一卷）唐橋世濟。古風土記逸文考證（三冊）栗田寬。上代日本文學史（一冊）武田祐吉等。

漫談雷雨再度的演出

在近幾年來的中國話劇界，是瘋狂的流行着曹禺的三部曲。我們在報紙上是能看到的，今天這裏演雷雨，明天那裏演日出。只有原野是因爲舞台上的種種限制，不能那麼隨便使馬虎虎的就來上演。可是到了雷雨和日出都演俗了的時候，那麼沒有法子，只好來排演原野了。同時在人們的腦子裏覺得來演原野是一件很光彩的工作，「聽！我們居然敢演原野」！對於劇本是無論誰都不能說什麼的，因爲那是三部曲中的一部。甚至有人沒看過原野，而由雷雨和日出能來證明這原野不用着一定是「呱呱叫」！

在這種情勢之下，有人把這種年頭叫做「曹禺年」，我想也未嘗不可。不過歸根結蒂的說來現在能够到上演的資格的原野也就算是曹禺三部曲了。其餘的劇本，有的時間性太大，有的思想已落伍，還有的也是演得太俗了，演洋鬼子劇又不適合中國人的胃口，現在的戲劇作品可說是停止了生產。與尤其在前幾年戲劇家們都一致努力於獨幕劇的創作像雷雨日出這樣長的劇本就可說沒有。不過那些戲劇家們還是太不聰明，只堅持着他們「節省時間和物資，更加強藝術的手腕」的理由，而他們却沒看見中國人是有着充分的時間去浪費的，這未免替別人想得太多，與自己的作品却太大吃了虧。

濟南的話劇界，在事變後一

向是消沉的，自新話劇團成立以來，才打破了這沉寂的空氣，不但演了雷雨，而且又演了日出，不但演了日出，而且又來了個「再度」的公演雷雨。這是很需要的，因爲人們都以爲假使一個人沒看過雷雨日出，是好同沒讀過魯迅的魯迅吶喊一樣的可恥。

無論什麼事，熟是能生巧的，尤其由於新話劇團的各位團員的努力，這次雷雨的「再度」演出是得到了更好的成績，雖然還不能說做到了成功的地步，可是我們能看出了他們的努力，他們精神的不懈怠。

此次的公演，大體上是沒有什麼很大的缺點，只有些小地方還是未曾注意，還有的是不能一時辦到的問題。不過最重要的一點却是導演未曾盡到他的責任，也或者是演員自己做主而不聽導演的指示。這是十二分不妥當的，在以往我們是常見到這種情形，一個演員自己獨出心材來做出一種動作，結果弄巧反而成了拙。

不尊重導演是一般非職業劇團的通病，而且這正是演劇的致命傷。因爲一個導演的地位甚至比戲作者還要重要。寫在戲本裏的對活，語氣，和動作是未必然完全適合於舞台，所以此時便需要導演來運用他靈活的心機，大至於舞台上的行動變化，小而至於擦一枝火柴，或咳嗽一聲，都

需要導演來注意，所以有人說，看一個劇並不是看作者的劇（作者的劇是任何時候都可以在書本裏看到的）而是看導演的劇。不過我們這次看的雷雨却不是導演的雷雨，也不是曹禺的雷雨，而是在看的各個演員的雷雨。因此一切的動作對話是缺少了適當的聯繫，全劇中的極點也因而被鬆懈得沒有一點生氣。一些細小的動作也都被疏忽過去。這也許是由於排演的不熟練。總之，此次的演出，只算是演了個「粗枝大葉」。

從表情方面說來，有的是很可以的，可是有的却還不够自然。須要知道「自然」却並不是一「過火」往。演員們自己想要的表情自然，演出來却成了隨便。想要使表情深刻，而演出來却過火了。

可是在演員們沒把劇詞背熟之前，這些問題似乎還談不到。因爲他們在台上只去拚命的想戲詞和注意後台的提示人就够辛苦的了，一切的小動作自然是一無暇「顧及」了。因此這四幕偉大的悲劇在此次公演的結果並不太悲。

由於此次的公演，我們又因而聯想起一個問題來，就是老太太是否可以用男人來扮演，這問題曾引起過很多人的辯論，可是始終並沒得到一個結論。不過我們却沒聽見過有多少用男人來

扮老太太是成功了的。這不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發音問題。即便他的舉動和表情是十分像老太太而發音這一方面却來了難題，當他一說話的時候，他總會被人發覺那是一個男人扮的。如今天的魯侍萍，表情和舉動都可以，只可惜，當他一說話的時候人們便馬上看出他是一個男人來了。

關於此次的一切舞台設施，都比較進步得很多。只是人們會奇怪着在六月的季節裏會開起菊花來，這是萬萬使不得的，假使手下沒有適合的花，寧可不用，或使用盆假花也未嘗不可。這種小節是因爲太不留心而造成了這種矛盾的笑話。

效果做得倒很好，尤其閃電照在牆上的窗櫺的影子，非常生動，只可惜牆壁的接頭不緊密，以至也透過來條條的閃電光。雨聲也還欠佳。

燈光使用的方法雖然是對了，不過右角上最主要的直射燈光還不够強，這樣左邊和右邊的光線差不多是完全相等的，所以使台上的人物都沒火有生氣。

然而總起來說這次雷雨的「再度」演出是比較第一次進步了許多。也可說替濟南話劇界放出了更強烈的一線光芒。據說，在新年前後原野將繼續公演，想來必定有個更好的成績再出現。



詩的本質與評價

馮中一

一

友人拿來一本「摘果錄」讓我讀，這是藝生的文藝叢書之一，也是最近華北詩壇的新 RHYTHM，當然是不可不讀的。讀完後，偶瀏覽中國文藝第五卷第一期，內中有這麼一句：「散文與詩，只好欣賞，其文藝格調與風趣，在某種意義上說，實有落伍與不實用的疑慮」。

這，不禁使我「疑慮」了許久，搖頭晃腦，總是找不出承認這「疑慮」的條件，於是想仔細地分析一下。

本來純文學的範圍，是詩、小說、戲劇，而詩的產生，要算最早，小說與戲劇是從詩中分化出來的，因為詩是情緒自身的表現，小說與戲劇是構成情緒的素材的再現。

那麼，詩的本質須先弄清楚，才可明白他的價值及功用，是否落伍，是否不實用。

二

研究化學的人，須先找出純粹的原素，才能知道某物的真正性質，研究生物學的人，須先找出生命的基本單位（細胞），才能知道一切繁雜的生理之現象，由此看來，大概詩的「原素」及「細

胞」，也應該是找得出來的。

詩的原素和細胞是什麼？是怎樣？以下慢慢地解釋。

「情緒」，是人人有的，當情緒受到外在的意識的刺激便會激動聯想與幻想，如果這聯想與幻想很強地喚起「主觀的精神」，而成一個具體的「觀念」(Idea)，就可謂詩的原素。

「情緒」的進行，有它的一種波狀形式，抑揚相間，像是生命泉中流出來的 strain，譜出清脆地或浩瀚地情趣，這種情趣，即是節奏 (RHYTHM)，就可謂詩的細胞。

由這主觀的觀念和內在的節奏，化合起來，便是詩的本質，再配以適當的文字，表現出來，便是詩的形式。

詩的本質，須要感覺的銳敏，想像的豐富，要在死的東西里看出生命來，要在平板的東西里看出節奏來，要在無聲之中聽出聲來，要在無形之中看出形來，要做到「以耳視以目聽」的藝術的技巧，去捕捉感情的智性的意味。

詩的形式，是用表現的方式來發表思想的，是情象的藝術，沒有「描寫」，繼使寫外界的景物，也依舊述諸主觀的氣分，成爲感情意味的情

象，將話韻，語調，語感，語情等要素，融入言語的節奏中，這是詩的形式特色，不過，它的外形也可以沒有語韻和語調，因爲一張裸體畫的美人，她雖然沒有各種裝飾的美，但自己的肉體，本是美的，這種美，便是散文詩，自由詩，如果在詩的形式上，採用韻語，那是把音樂與詩結合爲一了。詩自己的節奏，可以說是「情調」，外形的韻語，可以說是「音調」，具有音調的，不一定是詩，沒有情調的，便決不是詩。

綜合前面的許多意思，我們知道由觀念的推移表現而爲詩，由聲音的抑揚演化而爲音樂，詩與音樂都是繙譯情緒的，一是繙譯於文字，一是繙譯於聲音，而這兩種繙譯工作的執行，却是在不知不覺的半意識的狀態里，所以可以斷言詩的本質是主觀的，表現的，不是客觀的，描寫的。

三

詩的本質，上面已經有了概略的說明，但它的價值呢？它的功用呢？是否落伍？是否不實用？

許多人說，詩是優閑的寵兒，是欣賞的盆栽，是裝飾品，是無用的。

不過，詩在文學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例如能够統一人類的感情，提高個人的精神，使民族興盛，生活美化，人人有一個美的靈魂，忘却小我，溶化於大宇宙中，除掉功利心等，這都是詩的永遠不朽的價值。

又人們避免或壓抑感情的衝突，方法不外征服與調協，但是「精神分析學」告訴我們，以征服的方法去撲滅任何衝動，是十分困難的，有時它彷彿是被撲滅了，其實它在照例的活躍着，不過是改變了它的形狀，因為頑強的心靈的震盪，差不多是人們一切煩惱的淵源，於是以調協的方法去抒潤，便合適的多了，担負這種調協的使命的，就是詩，詩能解放制勝自己的奴隸，免得他生命受着無益的催促，詩能讓人們的精神生活，如湖泊，如海洋，這不是它極偉大的功用嗎？

亞諾爾特 (ARNOLD) 說：「詩歌之前途是偉大的，因為時間不住地的前進，在那担得起好命運的詩歌里，我們人類將要找到一種益形確定的歸宿。世間沒有一種不動搖的信念，沒有不顯得不可靠的格言，沒有一種已承受下的傳統的思想不有崩潰之危險。我們的宗教已物質化在事實里，在假定的事實里；它的情緒已隸屬於事實，而今實事却要把它撇棄。但詩歌之理想則永存不朽的」。由些可見無論詩是目的然模彷彿，性

慾的昇華，遊戲的衝動，苦悶的象徵，但總是天才的至高精神的表現，或是時代和環境的產物，也許就永遠站在藝術思潮的前頭，不會落伍的！

至於不實用，那更是冤枉了詩，因為它能够統一人們的感情而引導着向同一目標去行動，如意大利未統一前，全靠但丁 (DANTE) 一部「神曲」的勢力來收統一之效，德意志帝國之成立，哥德 (GOETHE) 的力量不亞於比斯麥 (BISMARCK)，同時詩還能引起超然的情感的共鳴，如日本古時有個妙年尼姑，名叫慈門，某日羣盜侵入，把她縛在柱上，任意搶劫財物，慈門不反抗，却很超然地唱出一首詩，辭句記不清了，大意是「庵裏所有的東西，都是從外面取來的，強盜來拿去也是當然的道理」羣盜聽了，立刻把她從柱上解下，財物一點不動，各自逃走了，此外如法國的馬賽曲 (MARSEILLES) 它能用詩的節奏，音調的抑揚，鼓舞士兵的精神，消除疲憊的沮喪。就是我國，在文化史上黃金時代的周朝，也設有採詩之官，專蒐集民間的詩歌，以便政府得以明白民間的疾苦。試看美的意識麻痺了的民族，不都是非常衰頹嗎？現地歐洲各國的政府，都致力來提倡它，給文學獎金，就是被人們以為暴徒的俄國，自革命後也極力提倡，由政府供養

此種人，但我們中國呢？近來自私自利的觀念，因循苟且的精神，實在是醜化到極點，這固然是由於政治之不良科學之不振，但詩歌的衰亡，藝術的沒落，也是重大原因之一，目下我們正應當致力提倡在自覺中產生詩的精神，大概不致於不實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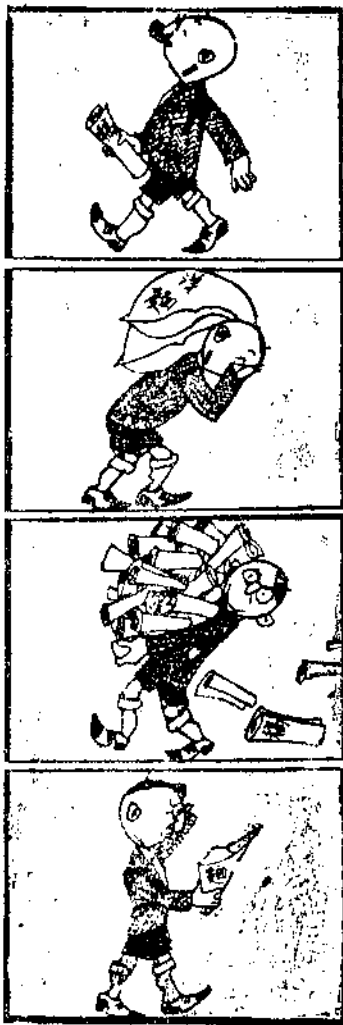
四

但，一般詩人，却把自己的範圍縮小了，太多尊崇象徵派的「詩的情趣，存於朦朧的神密中」，大量製造，使人莫明其妙，自己也莫明其妙。

托爾斯太曾說：「如果藝術是表現和傳達情緒的方法，則最高尚的藝術，必是表現和傳達情緒之最高尚的情緒。又最高尚的情緒，是為一切人們所共知的情緒，而真正的藝術，必能為衆人所了解，不只是一階級。現代藝術之不是大藝術，甚而可說是壞藝術的證據，就是普通人不能了解它」。又說：「用特別的不能了解的語法，寫成民衆所不親近的文學，是自私的，卑怯的，無理的」。

這固然不是專為「詩」而論，但詩也不能不得包括在裏面，因為「詩」也是要和大眾親近後，才不失「藝術」的真諦，不過，詩的讓人了解的方式，與小說戲劇不同罷了。

詩人們！美化大眾的靈魂的種子，正等你去撒布。



阿摩林

——又稿與洋麵——

朋弟畫



米是就·子行這了貼」

『了貴要大更

——藍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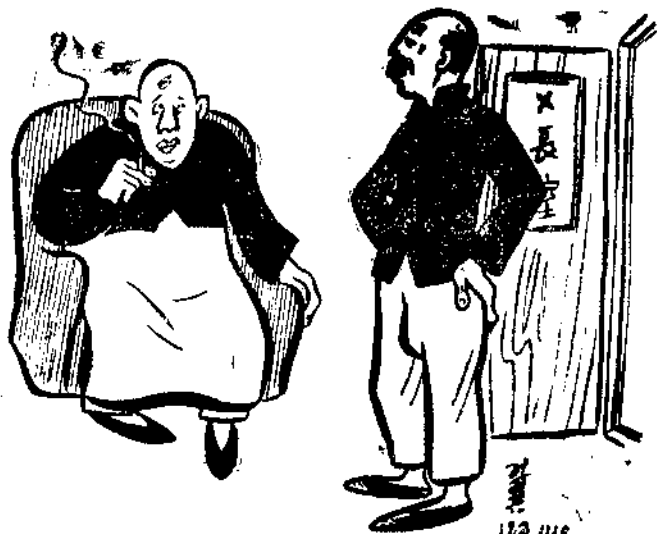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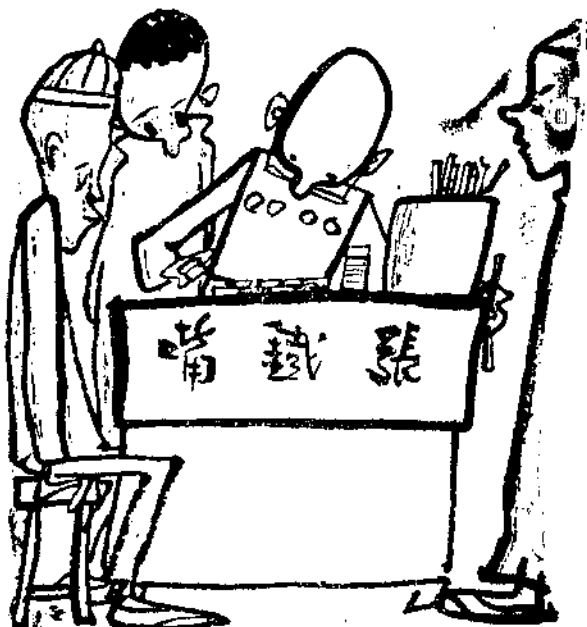
飯碗的故事

——高亞光——



「爲藝術而藝術」

—董紹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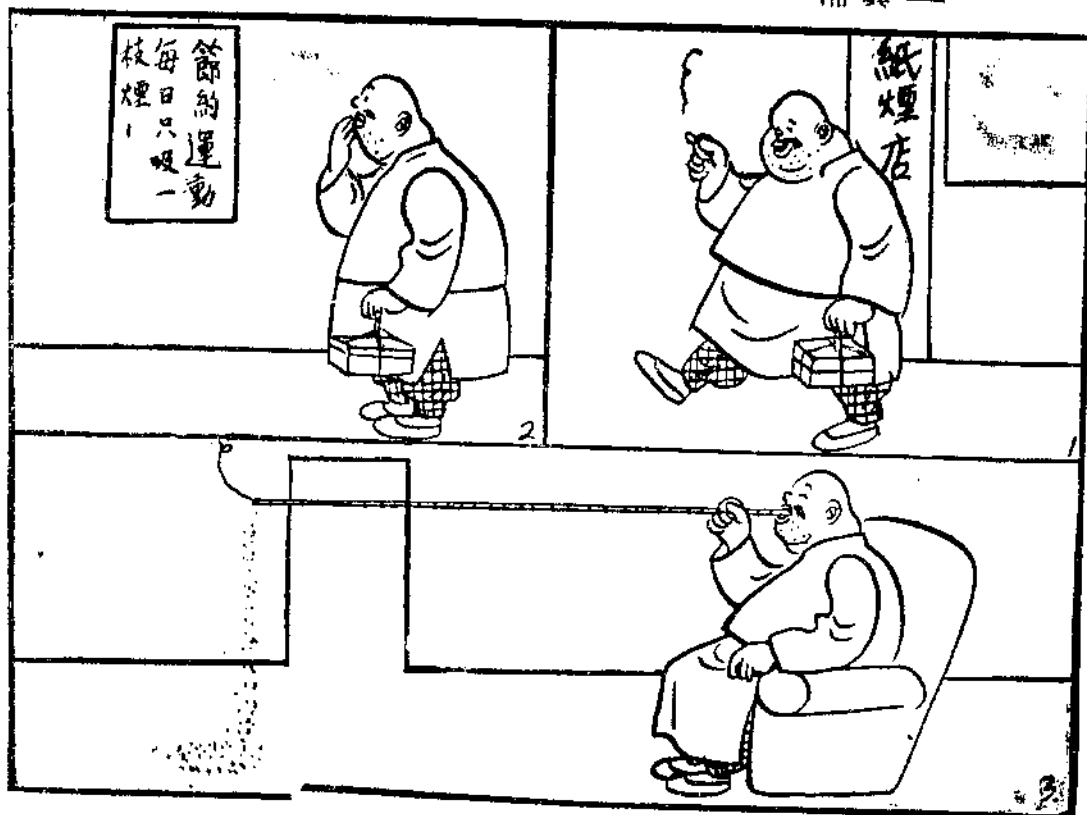


能算旁人終身，不知道自己

今天的飯門

「三叔，官場不比家裏，當衆稱呼我老爺！」

—湘翼—



任之初畫傳 紹君作

節約運動

從戲劇表演藝術談起

有人認為戲劇宜誦讀不宜排

演。因為在舞台上，有演員的動作，和佈景的渲染，來引誘我們的注意，使我們不能以全副的精力去體會戲劇作家的使命。同時舞台的具體表現，足以限制我們的想像，由於不能自由的想像，以至妨礙作品的了解。而且在劇場裏，觀眾甚多，難免陷於『羣衆心理』中，則僅能受情感之衝突，甚難冷靜的領略戲劇的真義與藝術。

這種說法，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很對的。然則沒有一個劇作家，不希望他的戲劇排演，和注意他的戲劇演出之後的功效。

CH. COLFIN 說：『戲劇(DRAMA)起源係一動詞，意爲「ODO」如果想不到這種原意，那麼戲劇必須『演』。而且戲劇並不像其他文學完全要用文字來表現，這一點，更可由啞劇來證

實。

戲劇既然必須要表演，那麼究竟怎樣才是表演藝術？表演藝術是演員根據劇本所指定的語言，動作，和形狀。在舞台上作出『像』真，並非『是』真的語言，動作，和形狀。使劇場內的觀眾『以爲』他的語言！動作，和形狀，是和他所扮演的劇中人一樣。

然而這種模仿的動作，並不是外形的同時又是內心的。惟有這種內心的表演才能生出一種『力』(FORCE)——戲劇的生命。

當表演藝術家，担任了一個角色後，必須自己去尋求這個角色的個性，以構成一種富於個性的想像的人格。在表演時將自己底人格退避出來，讓所構成的想像的人格附入自己的軀壳。在不同的性格之間，表現着一種衝突

(CONFLICT)——人與人的衝突。

人與物的衝突，人與自然的衝突，自己與自己的衝突——戲劇的本質。

因為表演藝術在戲劇中是佔着相當重要的位置的。所以拉琪爾，亨利歐文，沙爾芬尼，歌爾林，桑姆遜，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等表演藝術家，永遠的被人敬仰着。只可惜他們的表演藝術，不能像其他藝術似的使人們永遠瞻仰，享受。

這裏我再談一談表演天才，因為一個表演藝術家，往往是富有表演天才，然後再加以藝術的修養與訓練才能成功的。表演天才可以說是普遍的，每一個人都帶着這種天才來到人世間，不過只是分量的多寡而已。這一點，可以由小孩子們的聚親，作戰，種種遊戲中見到，他們的儀式，器具，態度，都是『像』真，而一

點也不『是』真的。而且其中必定有很多不可思議的親創造。當他們成羣或獨自在玩耍時，他們的思緒單純的充注在玩耍上，決不顧及人們理會或不理會他。

此次山東省立女子師範和女子中學，演出了『月兒灣灣』，『懺悔之曲』等劇之後，曾與二三友人談及她們的表演藝術。我覺得她們這次的公演，只就表演一方面來說是相當的成功的（道具，燈光，效果等是失敗了）。如果不太苛求的話，我們可以說已經作到『劇場的觀眾』以爲『他的言語，動作，和形狀，是和他所扮演的劇中人一樣』的地步了。

這一點，我們可以拿觀衆同情的淚水來證實的。

爲什麼她們能有這樣的成績，也許是因為她們脫離孩子的時代尚且不久，富有着孩子所具有的表演天才和態度的緣故吧？

總之，一個戲劇必須要有表演，而表演藝術則是天才和訓練的結晶。

冷
秋
集

秋
帆

記得是死去的母親告訴我的：我是有一割冷冰的天氣，冷冰的寒窗下降生的，因之，我的個性——的人生，從降生的時間和地點下賦予了我不少冷冰的因素，——直到——我從這人生的冷涼中長大了。雖然我的週遭環境的冷冰，我還不會怨過天，不會尤過人。

當現狀在冷冰中浸得不肯解脫的時候，我常常到影戲院去尋求暫時的安慰，把兩個小時的人生暫時寄託到另一個世界去了。賈波林給予我人生的啓示，他讓我知道的人生是縮小的；而我失敗在巴斯切登的冰面孔上了。他是代表一個時代，他是象徵一種人生，他的失敗與他的沒落，也正好像自己的失敗和沒落，因之，在「銀國春秋」裏看見了他，就好像看見了自己的靈魂，是自己靈魂的一個再現了。

我最怕聽深秋中白楊蕭蕭的聲音。

是十年以前了，我獨處在西山的碧雲天上，在一個小丘的下面，兩旁都是些不知名的荒塚，而白楊的蕭蕭有時夾在松濤萬里裏面，同時還聽到幾聲鴉鳥的叫，在這種淒楚的交響中，眼看著幾個癆瘵的詩人在這種季節中化做了異鄉之鬼。這實在不是一細憂鬱的神經質的人所能够承受的。

而今，像一片白楊的枯葉般的飄到了荒島，在這座荒涼的孤島上，我踏遍了海之涯和山之麓。我又發現了在萬國公墓的荒園裏的深秋的情調。事前是一個朋友告訴我的，他說這裏是島上一座絕美的所在，其美是凌駕名片「天長地久」的花園以上，這裏是有著世界各種國際的碑碣，碑碣上是刻着文學的，哲學的絕美的詞句。鮮花和綠的叢樹中又以把情懷陶冶得平靜，平靜得忘掉了時計，把感情的波動拉得很長，甚至可以回到幾個世紀以前的古傑。並且告訴我如果到那裏去嚙賞這種美只能一個人，至多兩個人，當深秋的傍晚才能有個充分的收穫。第一次我是一個人，時間是深秋的黃昏，的確是那樣，我費了一個長的時間去欣賞

，咀嚼着每一個墳墓上的碑碣上的詞句，鮮花到是佈滿了每個墳墓的前面，但枯葉也是散在了每個角落。鮮花是活人奠敬在死人面前的靈魂，而枯葉剛在地上沙沙的聲音却是死者靈魂的勾引。鮮花只能維持一個短暫的時間便褪色了，乾枯了，絞在沙沙的枯葉中，更加强了死精招手的力量。我像一個遊蕩的孤魂一樣的在這裏面隨着敗葉飄，忘了時序，忘了一切，忘了我的憑弔死者的幽魂，只感到永恆的，死的誘惑對自己的力量是太大了。

第二次是兩個人去的。也是在深秋的暮色蒼茫中，我們不只遇着了不停的悲風，同時遇着淅瀝的苦雨。風聲和雨聲絞在了一起，叢林中嗚着悲鳴，我們默默地立在了墓前，我們不知道臉上的水珠是雨點或是淚水。

第一次是在平靜中慢慢的把情懷帶到永恆的空間中。第二次却是急驟的對人類一個說明。我永遠的留在記憶中，這裏是尋求人生和理解人生的一個所在。

人類的中間好像是沒有同情這種東西的存在，人之所異於禽獸者的確實「幾希」。我們在熙攘的人類社會中相遇了，這老大的民族，這禮讓的古國，當領得到一句很斯文的「今天天氣哈哈！」背過面去最底限度是漠不相關，壓榨與陷害也是太可能的事。兩隻獸類爲了一塊可吃的東西而發生鬪爭是不惜皮破血出。但，這種直爽的祖白的表現的確是令人類欽佩！在我們人類中爭取食物可不是那麼簡單，我們客客氣氣，斯斯文文，虛虛僞僞，假惺惺地，揖讓而升，下而飲，固君子之爭也。但食物被搶，身落陷阱以後，才恍然大悟。

現在永恆的宇宙空間，一個小星球的上面，五分之一的陸地中的生物羣內最靈敏文化最進步的人類，幾個不同民族中間正開展着一個爭取食物的慘痛的戰爭，而斯斯文的所謂外交政策也是國際間的備文。

從宇宙向地球下的一個鳥瞰遠攝鏡頭中，動物羣在蠕動的表現，正等於顯微鏡下的萬千細胞，看起來是非常的可笑，是非常的趣味。現在把鏡頭縮小，縮小到接近人類百尺以內的特寫鏡頭，仍然是可以發現不少鳥獸型。把時間拉着倒退上三四個月前，雖然這所謂「時間」是不存在吃永恆的宇宙中，我們可以在島上海水浴場中得到不少美麗的動物的

鏡頭：最初映入眼簾裏的是一位剛踏上浴場的修長瘦弱女人的背影，穿着綠色印度袖的長旗袍，沒有鬚的柔而細的長髮垂在了背後，左手的中指上戴着一只綠翠的戒指，足下是一雙綠的皮的高跟鞋，在鏡頭的中央向前婀娜的走着。突然，靈感在啓示我還是一隻螻蛄的形象。面前來了一位穿黑浴衣的人，中身長而闊，四肢短而小，禿着頭頂，動作遲緩，肌肉肥胖和健康的發育是異乎常人，頭是緊接在了兩個闊的肩背的當中，他像隻豬！不，他把後背給了鏡頭，肌肉的花紋告訴我，這是一隻烏龜！沙灘上臥着一個富於曲線的女性，條紋的花浴衣，同樣的膠皮浴帽，細長的眉毛，睫毛上還像掛着水珠，口紅畫過的唇上還沒有被海水把令人興奮的顏色沖去，身上軟得好像沒骨頭，不知道她是在同性中驕傲呢？還是在異性中來誘惑！呵，我馬上感到，這是一條蛇，這是一條蛇。浮在海面上的一位正在仰泳的人，大概是位女性，兩隻眼所擺的距離好像太遠，鼻子陷下去，四肢短小，手指却是細長，皮膚白得很，好像不常在海水裏浸，四肢在水裏的動作好像支持不了中身，但也並不沈了沒下去，這是一隻蛙，一定是一隻蛙，特點上已經很可以做一隻蛙的形象……

把鏡頭移在了戲院中，會場上，露天放映影片的廣場中，運動會舉行的體育場裏，一羣動物東闖西闖的蠕動，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這意義在那裏？簡直是一羣蛆虫。

在歷史的縱的方面，我聽到過羅馬的大火和威陽阿房宮的大火。在橫的方面我知道有廣州大火，長沙大火……在美國電影片子上我看過芝加哥大火和舊金山大火。然而這都在感觸中一滑就過去了。幾年前，在北京親眼看見西單商場的大火，那時的確是在隔牆觀火，坐在房脊上就像尼羅王的寶座，對於這火場只有感到好玩。而今，在島上又看見了一次大火，這次，不感到什麼好玩了。當火燄映在海面上的錦碧輝煌，銀蛇飛舞時，已經沒有詩意了。呼兒喚女之聲直凌雲霄，在發化了灰燼中已經找不到他們的財產，日後的啼飢號寒我們不知道要怎樣。第二天我們不見了市面上賣破爛的行商，從此東方瑞士的島上又增多了

一萬個災民。從此人間的事情我不願再多看它一眼。

當在寂寞的人生行程中走得飢寒疲勞的時候，沒有人煙的曠野裏竟發現一個有着炊煙的茅屋，從裏面走出一位老者，面部上刻劃着單純的善良的內心，他向我招手，說：『喂，伙計，勞累了吧：到裏面喝碗熱粥歇一會吧：』這種的溫暖是有着說不出來的令人安慰，令人感激！雖然不會喝他這盞熱粥，但有這一句真誠的熱情的話，已經是够享受的了。人間的溫暖是很容易覺得的呵！

當隻身跋涉在深山幽谷，經過了破廟殘壁，經過了懸崖虬石，彈盡援絕，食糧告罄，呼天無應，槍地無門，這時，悲淒之情莫可言論。突然，在叢林裏飄出了一位素衣翩翩的仙子，她向我招手，說：『我等你已經幾個世紀了，我知道你要來，所以我現在親自來迎接你，來，親愛的和我到幸福之路上去，這裏有鮮花和芬草，這裏有麗都的皇宮，這裏只有幸福和自由，沒有時間來限制我們短促的生命，親愛的回憶吧！在遙遠的國都裏，幻夢是在永恆的記憶裏，在悠長的歲月裏只有寂寞，在無窮的寂寞中，只感到需要的是愛情，雖然從此沒有疾苦與老死，你來了我的生命才有了寄託……』

這種溫暖和同情也真不是人間所能有的，我很可以追隨着她作她一個下走，作她一個衛士，甚至和她共同享受一下人生最可寶貴的青春，從此忘掉了人間，但，這也太理想了，太虛幻了，太神話了，太離開現實了。我的肉體雖然已經被菌蛆蝕食得將就入墓，但我是屬於人間的，我不是仙境中的一員，我應當負苦，我應當在人類去受壓榨，（地獄）是個受苦難者的結果，（天堂）不是我所能够。消受了的，我要請求這位仙子，向她施一這中古騎士的禮節，我說：『我不是西藏桃園中的英國人，我也不是白雪公主中的王子，我是一個心靈的探險家，我的肉體是屬於人類的我情願回到人類去作一個受難者，請你指示給我一條回歸的路線。』

同樣的是「溫暖」，但，只要能够在現實中抓取一點星兒，在畢生中已經知足了。



沒有罪的犯人

公羊角



我把握了手槍，決然地到××屋裏去，我認定了那是他臥室的門，我馬上自己攪亂了思索，在心底喊着：「不要想！不想！不想是往那裏去，過去！」於是我急走幾步，推開了××臥室的門，進門後我

目前就模糊了，我只可見到在眼簾內是正有一團浮忽地黑影，我揚手開了一槍，清脆地一聲響，才又將我清醒，剛才我耳目俱消失了官能，現在我才在燈光下清晰地看見××恐懼地面色，原來他已握住了我底右手及手中的槍，他惶恐顫抖着的聲音：

「××，你，做什麼？你要：

我已完全消失了理智了，當前我已不知該取如何地措置，我在心底咆哮一下，猛力向前一推，他倒在上了，然而我却呆立住了，他只叫着：

「等會，你先慢……」按着坐了起來，他照我看看，樣子是又沉定了下去，他像平日呷過一口茶後的態度一樣，他問：

「是想打死我麼？是麼？是不是，××？」

我完全呆了，我立住不語。
「你！」依然是平日動怒的樣

子：「你！你是不是……」接着他又似乎很悲哀的把頭低下：「不過，××，你要想想，我和你是不是也有過不去的事，你該還良心……」

「這是他少有說過的話」我這樣想着，似乎要退出去，然而我底心似乎在胸口一打轉，難過的情緒分佈開在我底全身，我全身似乎通過了電流，我悲哀而恐懼，我呆立，淚由我眼內流出。

沉默。

「××？」他凄然地叫着，過來攥住了我底手，我開始注意：手槍在地上：「你怎麼地？」他皺一皺眉，把牙咬了下半：「你怎麼地！」他鬆開了我底手又檢起了手槍：「你，你說，現在我是不是該打死你？」他變得嚴厲，聲音也昂高了：「你想，我那裏對不起你，你是不打算活了？！我告訴你！你……」

他坐下去，然而他又猛地立起來：「給你槍吧，給你？給你打我吧！」
我依然在電流的通過中，我目

地神經又莫名地覺到了他的可愛，我想過去擁抱着他，我想大聲的哭……

他，只在沉默着。

「你過來，你過來！」

他或只有恐嚇的惡意，我不知所措地過去，然而我突然不自覺的握了他底手，伏在他臥床上了，此刻我完全是一個小孩子了，我似乎是在正伏在母親底懷抱中，我很傷心而舒暢地哭着。

我二十一歲了，但我已有了一八年的沒有父母的生活，我常聽見說一些有父母人的幸福，並且我還切實地見着一些有那種幸福的人底生活，我會羨慕他們而悲哀自己的命苦，但我並不會體驗了那生活底意味，環境所予我的只有冷酷，然而現在我有了××，我常覺得他似乎是我底母親，但他具有父親和母親所共同沒有的，他，只有他是很同情和最關心我的。

自我有記憶的開始，是生活在伯父家，伯父也很愛我，九歲時我走進了學校，十五歲那年，我小學畢業了，但我也自此而失學，我在家和伯父做生意到了十八歲，十八歲的那年冬，伯父又給我在本村小學找到一個工友的差事，那時我開

始認識了在這裏當教員的××，這年他才二十歲，他比我大兩歲，但他却拿我當了小孩子，他問起我上過多少學，我告訴了他，他很替我可惜，於是他要我閒暇時多看些書，這很使我奇怪而不知爲了什麼，有一天學校到村外××山旅行去了，回來他便叫學生都作一篇記遊的文章，並於晚上叫我到他屋裏去，叫我也寫篇給他看看，原在先學校時我也很愛作文的，當時我就胡亂作了一些，他看了便要我常練習作文，記日記，他告訴我很多由貧困環境中成功的文藝家，他又拿一些報紙給我看，那是一些在副刊上登載的他底稿子，他告訴我寫作的方法，並且他願將那篇遊記給我修改拿到副刊上去刊出，當時我真驚奇的不得了，文章印在報紙上更誘惑了我，我由他口中聽到我前途上也或可有的光明，從此我閒暇時在用心地看一些關於文藝的書及作文了。

我那時所寫的，全由他批改，唉，他給我修改及解說的是那麼地仔細，並且也在報紙上登出兩篇，雖然已經塗改的完全像是他自己作的，但我也覺得光榮的不得了，不久，我就有了很大的進步，那是我

十九歲的秋天，我已可寫一篇普通的短篇小說了。

二十歲的第一天，我開始離開他了，這時我已能自己寫點文字了。那年冬天他便又薦舉我也去那校中當了教員，——原來這學校只有六十多人學生，是在一個教室中上課的，這裏就有他和×校長，那年冬×校長辭職了，這本是個私立小學，村長和當地的鄉紳便將這學校的一切責任委託了他，於是他便拉我去充當了教員，好在一些國語，修身之類的課本我是教有餘力的，却好再由他領導我寫文章。

這期間，他常告訴我一些話，關於我一切及與他一切的話，使我記憶也記不過來，我只牢記住他會說：「大多數的青年，如我們——是在相互地策厲着摸索，準備衝出黑暗的！雖然往往不免在黑暗中消滅，但可相信作法是沒有錯的！」說着每有午夜不寐的時候。有一次我病了，啊，我永忘不了那次我在病中。

在病中，他安慰我，他給以同情的幸福，他給以慈母對孤兒的溫柔，於是在我不會經過的愉快中，我病痊了，接着校裏放了寒假。寒假期中我和他都不會回家，就共住在學校裏，在此時他告訴了我他自己身世的不幸。

他說他也是個孤獨的人了，他沒有父母，兄弟，他是由初中卒業時失的學，爲了在文藝上或可有成

就的希望，他才生活！但，他說：「多麼孤苦啊，沒有半個同情及了解我的人！」

他說他同情我，他關心我，真的：他說同情及關心於我的是我所不敢涉想感激的，然而他只說沒有同情及關心他的人！他常說：「任何人也不肯同情我，關心我！」

我恨那句話，我真恨透了那句話！難道我也不肯同情及關心他麼？唉，我是有了沒法訴說的冤苦！

半年又過去，我寫的文章好像已和他差不多，但我每次總還是請他修改的。

平凡地到了秋季，他忽然憂鬱起來，今天他似乎很悲哀，他有了無名的悲哀，了草地上完了課，獨自步了出去，好久他拿了一些酒來，就在寢室門前的石台上，自斟自飲起來，一向我對他懷着敬畏的心情的，今日他竟對我也板起了冷面孔來，這使我連句話都不敢和他說了，我心中也難過起來，因爲我總疑惑他底悲哀或是由我而起的，否則何以會突然地對我這末冷淡呢？晚上我連飯都沒吃，他也不吃飯就在門外的石台上伏着睡了。

他睡了，我在他面前立了好久，後來我又在他身旁坐了下去，我底心情是不安和難過達到了極點，也不知靜默中過了多少時候。唉！我聽着石階下蟋蟀淒切鳴聲，望着

在天邊清冷地秋月，我再看一看像死去般睡在身邊的××；四邊是一片如何悲涼地氣氛？我悄悄地流淚了。

他突然抬起了頭來：「你坐在這裏作什麼？守在黑暗裏，不，灰色裏……你這些作爲好像完全沒有理智！其實你一切的都是沒有意識……本來你我同是逃不出這些黑暗，灰色的！不但……」我驚異他說出的這些，他却又伏下去。

不久，我發地驚悟：「該喚他到屋中去睡了吧？」然而他也已抬起頭來了，他失神的眼望一下天際的月，起身到屋裏去，一邊歎息着：「唉！」

我默默地隨了他進去，點起了燈，他無語地坐下了，好久他說：「你還沒有睡麼？」

「沒……」

「睡吧，時候不早了，一個人的起居飲食，尤其是孤獨如我們的人，更該自己特別留心……」除了在家裏，雖然有很多的人在一堆，但是誰也不肯關心誰的！譬如，今晚如果我是有父母的家裏，那麼，不待我入睡，就有喚我到屋裏去的了，然而在這裏呢？譬如……：幸虧我自己醒來了，否則非睡到天明不可！若就因此生病死了，怨誰？唉！離開家就該知道人家關心我們的可貴了！譬如今晚若有人肯喚醒了我，我，一定要很感激他！

一定！——我這就是告訴你，你要知道人家所對你關心的可貴，和自己應……」

「唔……」我茫然地應着，我底心思完全渙散了，漫抓不着它底核心，我似乎不是我自己的了。

「就現在的環境說，你比我還好，——」

「那裏？……」我覺有輕鬆

「好的多！譬如你現在還有肯關心你的人，就沒有肯關心我的人！」

這如炮火之突來而轟斃了我底靈魂，我失去靈魂了，他却冷冷地下去睡覺，我便無主地走了出來，我覺得莫名地冤屈，我不知道我要往那裏去，我走進了工友室，如是我發見了一支手槍，我拿過它來，於這一剎那我消失了理智，我急往××的臥室去。

原來他又在獨坐着了，這剎那使我成就了一個沒有罪的犯人。

誰能了解我這犯人之無罪啊？誰肯饒恕及可憐我啊！我有多麼不白的冤枉！

我傷心地哭着，他却在撫着我底背，我知道他了解我，我又想起了一共同準備衝出黑暗，我頭上着了熱熱地一滴，兩滴……淚！似乎有一個朦朧地聲音，我屏息靜聽，什麼也沒有。

正午。太陽在下火。

一陣風，從田禾梢頭滑過，火的舌頭舔了一下地皮。於是又有更多的水分從人們的皮膚裏擠了出來。

烏雲在四下裏擺陣。

兒子把水壺和籃子放在田壟上，一隻手搭在眉際，扯尖了嗓子。

——爸

父親沒有回答，悶着一股子熱氣往這邊走，好像一開口就有更多的熱氣要鑽進肚裏去似的。

——你和你媽都吃過啦？

父親用胳膊抹了一下額上的汗珠，然後把兒子遞過來的那碗水一口起喝了下去。接着又是一碗。

——沒！

孩子預備給父親倒第三碗水。

父親手裏的煎餅掉在伸裏

，水花從碗裏直濺起來，落在他的臉上，然後和着眼淚，汗珠，一起又滾落在碗裏。

孩子不明白父親的心思，睜着兩隻大眼睛出神——眼睛漸漸濕潤了。

父親痴痴的望着這片不算廣闊的地。這地是他祖父遺留給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又遺留給他的。從十八歲他就開始把自己交給了這塊地，它吞嚥了他的青春，又把酸辛和艱苦加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忍受了，一年年的忍受了。這田地裏洒滿着他的心血，它曾經給過他多少美滿的希望和幻想。他料想不到二十餘年的心血的灌溉，僅開出這樣的一朵滲透了苦悶的花，他的希望昇華了，他的幻想泡滅了。他咽嚥着嗓子像是鬼在哭泣：

——現在我已經不能把它

下坡去。

雷聲震撼着大地，烏雲挽不住人間的淚水，終於把它澆撒下來。

一陣風，繞着樹梢打起尖銳的呼哨，兩隻山鴉拍着濕淋淋的翅子從雨絲裏飛過，

天，藍得像一汪水。

太陽又高懸看了。在春天裏，它顯示着異常的溫和與慈愛。

太陽的溫和的光芒，射不進父親的心，他的心裏將永遠只有陰天——只有暴風雨，只有雷，電……

田地已經修築了馬路，賣地的錢很豐足的償還了錢糧。沒有什麼債務再壓迫着他了。他二十多年來第一天感到輕鬆。也是他二十多年來第一天真正的沒有了飯吃。

小風

山東日華文藝研究會，爲培植荒蕪的山東文藝，發行純詩雜誌『頤』一種，內容除新詩外，並包括以新詩爲中心之譯文，評論，隨筆等。該刊係不定期雜誌，預計每年約發行十回，非賣品。第一冊及第二冊業已出版。

『東亞觀光』主編林重生來濟，濟市文化界召集懇談會。出席者有日華文藝研究會夏煥秋，力行月刊曹若山，大風月刊張亞生，『頤』編輯人由井博，本莊光郎等。

名攝影家李堯生，事變後暫居濟市，今應北京武德報社之約，業已赴京，將有一番新貢獻，預料北京之攝影界，當可更加活躍云。

音樂家韓荷生，近向詩人馮一水索得大批詩稿，目下正在作曲，或將於『大風』中披露云。

愛美高中藝術科，主辦之愛美畫展，已假濟南市商會舉行，共展三日，成績尚佳。（迅）

北京藝術與生活畫報社社長袁笑星，爲提高人像攝影水準，連合一〇一攝影廳主人，

——哦！

父親在小翼翼的取出籃子裏的煎餅，捲起一棵肥壯的大葱。

——媽哭啦。

——哭？

父親沒有說什麼，像一段呆木頭，眼睛直盯着的瞧着從四面集攆來的黑雲。黑雲緊緊的壓住他的心頭，他感到像窒息般的透不轉氣來。

——張大爺說三天再繳不上糧錢，官裏要來抓爸爸呢！

兒子把赤裸裸的身子，緊靠着父親坐下，好像怕父親立刻會被人捉了去似的。他看見父親那呆呆的樣子，以爲父親漫不經心，便又在父親的心上添了上塊黑雲。

——趙五爹說明春這地就不能種了，這裏要開成條又寬又闊的馬路。

完整的交給我的兒子了。

兒子的眼睛瞪得更大，他似懂不懂的，但眼裏的淚水却再也容納不下了。他依在父親的紫褐色的胸脯上，聽着父親不均勻的呼吸，他的心兒不禁突突的逃了起來，腦海裏生出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

火收捲起灼人的舌頭，宇宙改換了統治者，風裏已帶來些涼爽。天空中一閃，一條銀蛇從西南角上滑過。接着是一聲震耳的響雷。

烏雲被震得搖晃了，幾乎從空中墮下。

——爸爸怎麼不吃了呢？

孩子看見父親把東西收拾在籃子裏，奇怪的問着。

——天要下雨哩。

父親把鋤頭荷在肩上。孩子不聲響的提起了水壺和籃子

兩個憂鬱的影子蹣跚的走

——進城！

他想帶着妻子和兒子去找他們的晴天，找那吐着舌頭的火。

他們經過那新築的寬闊的馬路時，不自覺的放慢了脚步，他們想尋出那裏是他們的桃樹？那裏會生着兩株野薔薇。但是尋不到花，也尋不到香，只有一片灰色，和難聞的柏油氣味。——春天也不是他們的了。

來往行人的每一個脚步，都似乎是踏在他們的心上，他們不能再逗留了，把嘆息長長的扯遠，扯遠到另一個世界裏。

都市的喧囂裏，捲進這沉痛的嘆息，一聲聲的，從溫和的春風裏飄斷——飄斷——從沒人理會到，在這馬路下面，會埋藏了一個弱者的靈魂。

太陽懸在天空，天，藍得像一汪水。

舉行人像攝影展。(云)

天津『每月科學』第七期已出版，內容有長篇專稿十餘篇及照片，科學新聞，小工藝等，益形豐富。(斗禾)

上海文藝水準低落，鴛鴦胡蝶派(禮拜六派)死灰復燃，以通俗文藝爲口號而大肆活躍。所刊行之雜誌計有『上海生活』月刊(嚴獨鶴主編)。『樂觀』雜誌(周瘦鵬主編)。『萬象』(陳蝶衣創辦)『健康家庭』(丁悚主編)等。

顧仲彝，姚克，蔡冰白，侯元慶在上海主持華光劇團。目下盤伏於上海之作家，有鄭振鐸，傅東華，王統照，王任叔，周建人，王敦慶，趙景深，徐訏，平心，丁諦，錢君匋，倪貽德，梅益，魏如晦，適夷，張冰獨等。均銷聲匿跡，境况沒落云。(南風)

在陝西發行中之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八路軍』，『解放』等已爲渝國民政府明令禁賣。

謝冰瑩女士現在西安主編『黃河』純文藝月刊。

西安發行之大型綜合月刊『力行』，對國際，政治，經濟，文學等各部門，莫不大量刊載，內容豐富，言論亦尚公正，故銷路頗廣。(宋敷)

茲 樺

第三個孩子的誕生

麗郎

看見的，都說這次妻的肚子大得奇異，在我，簡直是覺得有些可怕。

原來，大兒子同二兒子相繼死去的慘痛，到如今還沒有在心上隱消；從那時，一坯黃土埋葬了他們，實即埋葬了我一家人的希望與歡欣。我因之感到：培養一個生命，是怎樣艱苦怎樣冒險的事呵！

二兒子因為難產，火上澆油的，累得本來終日心頭打蒂鬱結的母親在極度焦慮之後雙目失明了；他們的死，又累得母親失魂喪志地幾乎生起一場大病來。但當妻的肚子又日漸膨脹的事被母親知曉後，她又辰夕上忘地虔禱了，禱祝上帝，竈王，禱祝觀音菩薩，禱祝送子娘娘。

「大概幾月產生？好々

地自己保養呀！唉，我恨我的眼睛，什麼都不能管了！

聽母親提起眼睛，立刻我的心受了一針刺疼，挑起無限的自恨自詛，——總覺得自己沒法弄些錢來替她好好地治療，是一件永世難忘的愧疚。我恨不能投到她懷中慙慙地哭一場；但這時爲了她的歡欣，不能那樣作，我還須竭力也作出歡欣來。於是，向羞答答的把頭低下去的妻，帶着嬉笑說：

「說呀，告訴娘！幾月？是幾月？」

「十月，也許——」

吞々吐々妻說着，嬌憤地看了我一眼，那末不靈活地，鼓着便々大腹走了。到簾外，又回身瞪我一下，還用一隻手指直指着我：

「作孽，你還笑呢！」

作孽？怎樣叫作孽呢？——我默默地想。

養孩子這事，本是人生最高的藝術，自然界最優美的創造，對種族，對家庭的莫逆的義務。只以人的處境不同，凡事就意義各異了。人家養了孩子要慶祝是愛的結晶；但在屢罹災難久陷窮窘的我作出這事，不是作孽是什麼？——妻長年鬧着胃病，瘦削得直似一座蠟像，加以營養不良，所以前兩個孩子，都是乳汁稀少。我既沒力雇一個奶媽，又沒錢多買些奶粉煉乳什麼的足他們吃；到現在想來，最憾痛的，是連大兒子最喜吃燒餅與花生的希望都不能時々滿足。當他們飢餓的號啼觸動我的憤怒時，我會罵他們淘氣，會把兇狠的巴掌打在瘦弱的身上。天啊，我是怎樣罪

孽的爸爸！推毀幼小生命的鬼魔！

× × ×

十月了，十月過去了。妻子肚子鼓得更大更可怕了，整天除了繃緊着眉頭絮叨疲累外一點生產的預兆也沒有。

深夜，妻沈睡醒來，看見我守着盞孤燈看書，必然催促我快快睡，價如我已睡酣，那就必然淘氣地一陣擾喚，總是要我慢着她，要我的手撫摸她鼓隆的硬脹的肚子，問我是不是覺觸到裏小動物的抖動，還嬌媚地給我個深吻，像要求得我的饒恕似地：

「十月過去了，按說，可該生了！我想：這次大概是個女孩。人家都說：過日期的總是生女孩。女孩，我

更愛，乖嬌，活潑！等大了，男孩不聽話，闖禍，更招恨，更生氣，是吧？」

我想不起如何回答才好，只是不加可否地還給她一個深吻。

其實，價如不是仍舊懷着中國傳統觀念的老人們，在我，何嘗想到過男孩女孩將來對自身利害的差異呢。——我自己已是條二十五歲壯大的漢子了，既沒能作些什麼事業安慰老人，亦沒能擲到錢來奉養老人，我除了讓老人們多賠些希望多賺些拮念之外，和妹々們又有什麼兩樣？……當妻問我爲什麼忽然臉這樣熱燙心這樣劇跳的時候我真欣感那油燈已被熄滅了，屋裏一團漆黑，我的孽愧沒有被她看破。

× × ×

十一月了。十一月過去
了。

仍然沒有生產的預兆。
這時，妻可真感到恐怖了。

由我有意而以無意的神情的觀察，她常背地裏落淚，雖然有時會看到她臉上不及拭淨的淚痕，但我也總是故意作沒理會的樣子。並且，關於這事近來，妻簡直一聲不提了。我知道她的意思，懂得她心上的忌諱。價如我的揣臆是不錯的，那末，神話中什麼魚頭人身或人顯獸身的怪胎的驚懼，一定是在恐嚇着她。說實話，因為近年來屢逢塞厄，不但她，連我也有時感到是受着命運的捉弄了；倘若是個怪胎，那定會帶給我更大的災難吧？

於是，我也陷入了苦惱。

雖然因為怕有什麼惡運降臨而恐懼，但也因為總是不明禍福的究竟而苦悶；因之，我竟探奇似地想：即使必然是惡運，也希望快快地到來。

妻實在忍無可忍了，幾次的投到我懷中悲泣。

清晰地，我聽見她忐忑的心聲，像是向我表白：價使腹中真懷的是什麼鬼胎，她將同它一同毀滅，以便把降臨

的惡運帶走了去。這是我一時眼前湧起許多不幸的聲與色，自己的感情簡直不知該如何放置如何使用才好；我沒有像一個撫慰幼兒的慈祥的母親，我却像一個最頑皮最無知的孩子，話說得近乎是詭譎：

「哭什麼？這正該笑呢？古書上說過，許多帝王都是懷胎數年才生的。這次，這次也許是個非凡的孩子！」

感激妻的摯愛！
妻對我的什麼話，一向總是相信。這時，她沒有因我的詭譎而哭得更痛，她却止住了哭，懇摯地問我：

「是的嗎？我不哭！」

我痛癢了，我是怎樣殘酷的丈夫呀，我應該說她這樣話呢！她歎的淚簌簌滴落下來，我應該求她的諒恕呵！真希望她狠心地打我幾下或罵我幾句。可是，她，我的妻倒忙以袖拭着我的淚，還焦急着受驚似地說：

「你這是怎樣了？我已經不哭了。你不愛我嗎？」

× × ×

是舊曆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晚上。

在昨天，接到了一位在迢迢的海角作編輯的朋友的來信，還有一大捲的退稿。信寫得很長，很誠懇；讀着信，我像見到了他的面。他三番五次地說，要我諒解他，因為種關係，我的稿不能刊用，更以他的收入有限，暫時沒有錢救濟我，還懇切地告訴我一些作事的苦難，與現代處世的聰明。

好久了，我佇望這封信，不祇像沙漠中的旅人希望一片水草，簡直是獄囚期望一隻上帝伸來的救生的手掌。但是，我失望了。不過，我能原諒我的朋友，了解他寫這信時的臉紅與心跳。只是，我攆棄他給予的忠告，「現代處世的聰明，」天啊，我如何收留這份珍貴的禮物？我同情他，因他是我知心的好友；我却慚歎，不能走他虔心指示的路向！
倔強地，爽直地，昨晚寫了回信，把禮物還還；

還撒個大謊，我已由本能的聰明弄得一筆大錢，請他不要在惦念我的肚餓！

今天清早，就把信發出了，心裏很痛快，像雪掉了一種辱恥似地心安理得；雖然我自知是懷了阿樣的快樂。

然而，同類來門上討賬的債主店夥們言定還錢的日子是明天，答應母親為妻買些生孩子必須的食品的日子是明天，明天，可怕的明天啊！我不能詛咒那羣討賬人冷森的面孔，更不能埋怨妻為何要生孩子。我只疑恨當初人們依據了什麼理由定下這清算賬債的「年關」；我只希望今天的太陽走得無限遲緩！

空跑了一天，我沒有借到一塊錢。

當我剛問人家提起借字甚至還沒有開口時，人家就有一大篇婉言把我喉嚨堵住了。他們對我，跟來信的那位朋友一樣，都是「愛莫能助！」那些既嘆世事又嘆人生似情熱似冷落的心情與語調。真似現代的流行性感染呢！

枯腸自省，我想不到有什麼可以質賣的東西。發瘋地翻閱着那一捲退還來的文稿，如同產褥上羸弱的母親撫着自己的嬰兒，我珍惜它，它是我的心苗，我的血滴。

但是，沒有人肯買去它，出低微的代價，以救養它母親的羸弱！

晚上，仍以最後的希望與勇氣叩了幾家的門，但我的感情，幾次升漲，也幾次冷落。到最後一家門前，我像畏怯的乞丐似的佇立了好久，手掌幾次的試量，終於沒有再叩響。

看看星斗，已是夜深了。我展開手中的一張鈔票，要看看是否真是五元的；今晚的缺月也無情，她還不升起給一線光的恩賜。前鄰王大伯遞我鈔票時的冷漠神情，却在黯黑裏明晰地重現了。對這五元錢的周濟，我沒有感謝。真恨自己前刻的卑懦，這鈔票，怎該雙手接收呢！我真想把它撕得粉碎，天啊，五元錢買去了我的個傲，王大伯，他真真太殘忍了！
踉蹌地，踟躕在嚴冬深

夜的街心。心似風雨後的花朵。我懷疑這世界，這人類！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我急需投到母親懷中放情地哭一場。

× × ×

叩着自家院門時，忽然一聲聲音樂性的嬰兒啼哭觸着我的聽覺，一時我努力向記憶中尋索：是誰家的孩子？而整天惦記的妻要生產的事倒忘得無影無蹤了。

「你作什麼去來呢？從剛才就想出去找你。快看看去，添了孩子了！」

妹妹開着門，忿憤而實欣快地說叨着。

門開了，音樂性的兒哭更宏亮更清晰了。

由妹妹的話，由哭聲，夙昔對怪胎惡運的驚恐，一時從腦際飛了開去。

匆忙的步子，到屋裏，看見妻正以最難堪的姿態坐在炕下的矮凳上，一手用力地扶着炕沿，一手緊扯住還不會剪斷的臍帶，腰板極力

後挺着微微低下頭，看那哭號掙扎在地上污血濁水中的嬰兒，問我是男是女，我捻亮了燈，仔細看了一回，又仔細看了一回，告訴她是男孩，立刻，金黃的臉上閃起了似適意又似傲意的微笑。

前兩個孩子誕生時，我全沒有在家；對這事我全無一分常識與經驗。呆遲地，只是舉了燈站着，像個傻瓜，又像個不識世故的小孩子

「怎末光看着？」妻瞥了我一眼，渾身戰抖着。

「你讓我怎末着？」

「還不快剪臍帶嗎？唉

！胞衣不知怎的總不下來！」手中剪刀張開口，我的心顫慄了，立時，氣喘得不舒服起來。照妻的指示：把臍帶剪斷，結緊；把孩子放在妻早已備妥的短褥舊布上。當觸着他毛茸茸的頭髮，濕冷的皮肉時，看着他不住的哭啼不住的戰縮時，簡直我像患着遞冷遞熱的瘧疾了！

「冷呀！疼呀！」妻的牙得得響着。

我拿一堆亂柴來點燃，一時屋裏充滿了濃烟，火星一點點隨烟上騰着，火光中妻的臉更蠟色了。妻讓在身後以膝蓋抵住她的腰背，雙手用力向後拉住她的肩膀。她自己左手仍扯着剪斷的臍帶，右手在腹上狠地推擠。可是胞衣仍然不下來。

「肚疼得很呀！心慌，頭也昏昏！唉，假如胞衣不落，那可就——」

妻沒有說完，眼睛已無力地虛閉了。

看她眉頭緊皺又緊皺，嘴唇顫抖又顫抖，我的身心完全難軟無主了，不禁淚珠簌簌落下來。

「落淚，幹麼？一會下來就好了！」

感謝妻的摯愛！

到底我把頗有收生經驗的三娘請了來，經她盤兜地猛擠猛推，妻發着幾乎是接近死亡的一陣吟呼後，胞

衣降落了。謝天！我心中像塊石頭落下地。

到上房裏。母親正跪在炕上拱手禱祝，聽我報告了經過，她連連唸了幾聲阿彌陀佛；讓妹在靈牌前點上三炷香，再給送子娘燒幾張紙，說是敬喜錢；又令妹

快把衣櫥下瓷罐中已放了五年的「陳米」拿出來，給妻煮稀飯，好定心，好補血；又囑咐我明天快到街上買紅糖，雞蛋，江米什麼的；還再三囑告，把胞衣埋得深深的，埋好，立地要叨唸幾遍：「胞衣埋得深，孩子扎下根！」

好一會，孩子一聲不響了。

妻惦記着，要我抱他到她面前。三娘用舊布濕了溫水，給他輕揩着頭上的污血，突然驚喜地說：

「看呀，這孩子，睜眼了，看媽，認爸爸！嘻嘻嘻嘻！」

天啊，我又作罪孽呢的

爸了！又憑什麼作爸爸生呢我呀，比前兩個孩子誕？爸，我更光裸更窮苦了！

孩子的臉和身子，仍是冷冰冰的。妻從被中伸出手來，不住地撫摸着。這母性的柔藹慈祥的摸撫，偉大的愛的溫暖呵！

據妻說在炕下坐了很久的時間，肚裏一陣陣劇疼，像毒蛇的長齒咬着內臟，好幾次幾乎要昏倒過去。每聽到牆外一陣腳步聲響起，就忍住疼痛忍住吟呼靜聽；但一陣陣腳步聲都消逝了，腹疼也隨了失望一陣陣更劇烈起來。後來孩子降生了，臍帶自己無法剪斷，胞衣又不落，真焦急得恨不能死去才好。不過，又想，我沒有回來，不在我面前，她死也不是會安心的。於是，只有點點地於求上帝，能把她死前的時間延長一段，那便是無限仁慈了！

聽妻說着，我把頭深深垂下，心裏也只有默默地祈

求上帝的諒恕！同時，也只
是默念着：

感謝妻的摯愛！

據妻說：孩子在地上也

哭過很長的時間了，天這樣
冷，屋裏又沒火，地上又滿
着這樣多的污水污血；假如
不是我回來，說不定地上結
了冰，孩子已經僵死了呢！

聽妻說着，是替孩子感

激我，又將孩子的生命寄附
於我了。而我慚愧得臉更熱
燙，頭更低垂，心裏仍只能
更虔敬地爲她們母子的生命
社求神的保佑！

同時，我亦懦弱地暗自

欣幸……價如今夜我不出
去，或已早早回來，那末，
目睹着她們母子長時間的死
搏鬥的苦慘，我不是更會戰
慄而驚恐嗎？

x x x

妻完成了她的母性的藝
術創造，產褥上疲憊地躺着

不動。

孩子邁行了他的人生旅

途艱辛的第一步，在炕角裏

一聲不響。

我經過了久時間的生之

奔波與勞累，身子側臥在床
邊，極力讓氣流變得勻和些

。

被退還的文稿，寂靜地

放在桌上，暗淡的燈火，照

着它，上面字跡像一片僵死

的小蛇。

這世界好似很寧靜！

x x x

昏昏朦朧，不知何時我

已經睡酣了。

夢見發一項橫財，還了

債，給妻給兒買來大堆必需
的東西。

欣歡，興狂，我猛醒了

陽光已經滿窗，鷄在院

中嗚嗚啼歡，妻兒還靜睡着

。

此刻，我似乎感到「天

下太平！」

二之像刻木人名界世



盧騷 (JEAN JACQUES ROUSSEAU) 立像

盧氏爲法國天才的思想家，一七二二年生於日內瓦，母產後即死，父爲鐘表匠兼跳舞師，放蕩不羈，盧氏幼年教育極不完全，十歲後娶，寄居於母舅家，十三歲時學徒於雕刻師，但三年後逃脫，過放蕩生活，與華爾斯夫人的庇護，得修學藝而讀哲學書，一七四一年至巴黎，與文人學士相交，得識DIDEROT，參加百科全書的編輯，但卒因思想不同而脫離，和無教育之女子志勒茲同居，便開始於此時。

一七五〇年發表「對於學術文藝之所見」(DISCOURS SUR LES ARTS ET LES SCIENCES)，文名直於世，自此乃力攻學問，繼又發表「關於不平等所見」(DISCOURS SUR INEALITE DES CONDITIONS)，此與前文均指摘文明進步以爲人類墜落之因，私有制度發生，乃陷人類於不平等，主張反於原始之自然生活。

一七五四年至日內瓦，被歡迎爲自由市民，再回巴黎，住在茫模倫西鄉村厄畢娜夫人的別莊，著「LA NOUVELE HELOISE」(1761)，其間又完成「民約論」，及「愛彌兒」二書，攻擊當時的政治社會，政府以其攪亂社會安寧欲捕之，乃逃往瑞士，後應JURNE之招，一七八六年一月赴英，在彼起草「懺悔錄」(CONFESSIONS)，後因思想與JURNE不合，十八個月後突歸國，一七七〇年友與志勒茲舉行結婚禮，前後生五子，不扶養，均送至孤兒院，「懺悔錄」脫稿後，又作「DIALONGUE」及「REVERIE」(S)。

自歸國後，仍過其放蕩生活，健康漸衰，一七七八年突死於巴黎郊外愛爾門納維爾(ERMANNAYVIDE)地方，享年六十六歲。

新詩集

劍

秋	夏	劍	午
水	馮	梅	醉
章	周	的	的
茲	樺	夜	鮮
靈	李	聲	晴
秋	楚	響	都
江	心	天	領
水	靈	秋	一
黠	西	的	血
曼		滴	滴
		中	程
		旅	

夏烘秋

劍

到了出鞘的時候了

先斬斷

束縛着你的情絲

雖然週圍這麼黑暗

然而

仗着劍尖上的一點光芒

午夜的槍聲

馮一水

岑寂，

拌勻了濃黑的空氣，

除了無心之間摔死幾個樹葉，

再也聽不到一絲聲息，

噤！

滑破了夜的臉皮，

打中了黑暗的機密，

一聲悲憤地嗚叫，

讓大吠隱沒了，

戰抖……

戰抖……

人們的神經末梢。

是幾時，

涼風也趕到這里，

掃着，

掃着這塊陰森的境地？

領悟

心水

不平定的海，在夜的擁抱下，竟會熟睡。

後面，葱龍地山林上，月亮很費力地爬上來，向濛濛地遠處飄了一眼，

於是，於是發現了一個人影，

人影像是聽見這邊的夜鶯在打掃嗓子，遲緩地仰起頭，兩手抓住披散的髮，用一雙懷疑地眼睛，看。

荒漠地岸上，印着錯亂的斑痕，人影像是看見了猛獸的足跡，低下頭，兩手槌打着心胸，身子有些戰抖了。

忽然，一個黑東西，盪碎了水波，在蠕動，人影呆立，直到那黑東西沒到水里後，才用兩臂撫住臉，默默地臥倒。

寂靜，滲透在黑暗里，更顯得可怕，況且又不時傳來幾聲狼的嗚叫，淒殘地碧波中夾雜着飢餓。

漸漸，涼風拍打醒了作夢的海，海，真正地醒了呵！先打了幾個呵欠。

「噢」！「噢」！人影領悟了，如吃驚的野兔似地，突然跳起來，張開拳頭，變成海里的波浪，無心之間，衝了過去。

衝了過去，無心之間，打破了海的皮膚，濺出金銀的血花。人影不見了。

山上的老松，都舉起它們的手，戰慄不停。月亮大概是想看個究竟，跑到正面來，不意一條漆黑的雲，不，一條黑長的帶子，縮了一個結，把月亮捉走了。

鮮紅的嘴

喲！多麼鮮紅的嘴！

塗滿了紫色的甘漿，

蒼蠅似地人們啊，

拼命地，

吻嘗……

吻嘗……

喲！多麼鮮紅的嘴！

盪漾出憂鬱的青春，

蒼蠅似地人們啊，

拼命地，

吸吮……

吸吮……

棒 茲

便可來創造明瞭

先試一試

劍鋒是否是銳利

時代與時代之間

照例有一條溝渠

要填滿它

必須用人的頭顱

歷史在轉變

須要銳利的劍

死一個人又算什麼

向來的歷史是用人血寫成的

劍

到了出鞘的時候了

醉

像喝白開水，

一杯一杯……

一仰頸，

咕嚕……

酒之狂流，

沖開了，

憂鬱的心，

燃着了，

一股強烈的火。

×

麻木的舌頭，

捲顫着，

暴雨點似的咒罵之語，

我狂笑，

我大哭，

我掄起拳頭，

想一下擊破地球。

周章

一滴血

我看見被褥上又新添了一抹血跡，心靈的深處不禁滑出惋惜的感歎——惋惜滴血，惋惜另一條小生命。

我凝視着那紫紅的血斑，血斑似乎在蠕動了，它從羞慚的低泣裏告訴我：

——在我熟睡的時候，它離開了它的居處，它停留在我的身上。猖狂的貪婪的滿足了它的慾望，它的慾望滿足了。

它不能在動顫了。
終於牢牢實實的被我輾轉着的身軀軋斃。

……
這是多麼使人懊喪的故事啊！還是把這故事講給一個貪婪的人聽吧！

于是我在——張舊信箋上，塗着：

——盡量的吸吮吧！
貪婪的朋友。

當你的慾望滿足之時
雖然我少了一滴血，
却會送掉了你的命。

變 隸

晴朝

李 重

晴朝

我跨過小橋

望着天角的胭脂

拭去衣邊的露水

溪水低低的嗚咽

數不清

楓葉放蕩地凋凌——

該記起昨夜的雨聲

滴打過遊子的心胸

又是一場夢景

我拾起脚下石子

擊破空虛的水面

晴朝

我跨過小橋

望着蒼穹的寂寞

拭去朦朧的淚珠

都市的秋天

楚江秋

摩天樓頂起寬潔的晴空，

銀白的浪花拍出秋聲；

秋色點黃了街旁的疏樹，

小青鳥悄然的笑冷了海風。

公園里的秋花，

紅透了情侶的芳心。

大商店門前的空中廣告，

「減價」的字樣誘惑行人。

高跟鞋踏着醉人的風香，

女郎們圍着奇異的秋裝。

霓虹燈睜開神秘的夜市，

樓外的「中秋月」羞暗了月光。

無家的游子吐着哀吟，

海上飄來了涼秋的白色。

西風喚醒了勞人的倦夢，

黑手下加濤飛快的機輪。

旅程中

西 曼

在沙漠上跋涉着，跋涉着，忽然有一塊小平原顯露在面前了，於是我興奮地停止了脚步。

平原中有青青地草，有紅紅地花，有蒼綠地樹木，有甜味地甘漿。

青青地草，紅紅地花，蒼綠地樹木，慰藉了我的神經，——將近似麻痺地神經了；甜味地甘漿，也潤澤了我乾得要生火的咽喉。

「啊！可愛的平原哟！」

我喊着，從心靈之深處，湧現出無垠地快感。

這時突然有一隻雪白的鴿子飛到我的懷中，「咕咕」的溫柔地叫了。

我撫着她純潔地羽毛，啊！在翅下我發見了鮮紅的血！

她繼續叫了兩聲：

「咕咕，咕咕！」

更鮮艷地血從她的小巧地嘴中噴射出來，我驚恐，我懷疑，我不知所措地雙手捧着牠。

但，她的頭漸漸地垂下來，嘴裏還吐着鮮紅的血，可是已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悲哀控制了我的心，熱的淚迅速地從眼裏流出來，啊，啊，這平原有什麼可愛呢？

「走吧！沒有什麼可留戀的！沙漠的盡處，才是快樂的園地啊！」

把可愛又復可憐地她埋葬起來，輕鬆了，深深地嘆一口氣，還有什麼嗎，除了破舊的行裝而外？

於是又踏上了茫茫地沙地，哀怨地低吟着不知名的歌子。

流浪人的心要碎了哟！

秋宵

支 芒

天色黯淡下來了，地平線已在新張的夜幕里消隱；低垂的蒼穹，這兒那兒，都濃密地鑲綴着陰雲。空氣森冷而潮濕，彷彿不久就要落雨了。

筠緊緊地挨近了我，握住我的手掌。我發覺了她是在顫抖，她底手掌冰冷。

「你冷麼？筠。」

「不。」她喘息地說：

「這末黑了，——這是什麼村呢？你看天……」

一縷閃光，耀映着刺眼的火紅，曲折着，竄跳着，疾速地劃破夜色的渾黑，又疾速地逝滅了。

在電光的一閃中，我轉頭看見了筠的臉。——清瘦而秀美的頰旁，淡淡地泛着紅暈，柔長的髮縷，因了山野間晚秋涼風的吹拂，散亂地覆在額際，颼颼；而在那對黑色的大眼睛里却清瑩地蒙着一層淚光。

「打閃了，林。」她喃喃地說：「待會兒下雨了怎麼辦？」

她是疲倦，焦急，而且有些飢餓了；我自己也是。我們已經走了一天的山路，——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

幫助她走出了她底樊籠似的家庭；爲了掙脫環境的鍊鎖，離開她嗜賭的父親，叛異父親強迫她在今天嫁給孫百萬作小星的威脅；也爲了，像一個有知覺的女性所作的那樣，想從另外的角落裏，用另一種方式去發掘埋葬在昏漠中的自己，踏實地給自己尋一條路。於是，我們肩荷着兩條髒舊的被褥，帶了微少的乾糧，和我自己的上幾塊錢；翻過土崗，越過小山，越過淺溪，離開了她厮守過十八年的家鄉。

在嶺坡，我們坐下來休息；在田畔，我們走着，談論着她將來到×城中謀生的事；在溪邊，我們用雙手捧了清冽甜適的泉水，滋潤着乾渴的唇舌；就這樣，許多村莊，許多田畝都被我們的脚步踏過而遺留在後面了。

從筠的家郵到×城去的大道，我會經步行過一次。我清楚地記得在越過無數的嶺崗之後，會在一個豐饒的村莊前看見那條寬闊的，潺緩流着的五龍河的支流。繞着村莊，小河像一根錦織的飄帶，彎曲有致地將半個村莊圍束着。清澈的水里，長年映照着藍天，懸載着浣衣村女的麗影。夏秋水漲時。會有小的角船盪在河面，以低微的代價引渡過河的旅人。冬季以後，便有村民將板橋搭起，窄得祇有二尺左右的獨木橋，每天却也經過不少行人的踐踏；因爲過去小河，走過短的一段路程之後，便是通到×城的公路，汽車站就設立在那兒。

我們就是計劃着在天黑之前趕到汽車站的；可是此刻我們迷路了。從下午一直到現在，我們始終在蜿蜒的山嶺間跋涉。山嶺間是一片荒草和枯乾着的灌木叢；偶而，也有一兩朵藍色的小野菊，和被霜浸紅的山藤，點綴在山腰，但却難得見到農人們犁植着的田畝。四周沒有人烟，連塵

村中的一聲雞啼都聽不見。

筠默默地跟隨我，青春少女的臉上時時湧溢着興奮；她完全信託我的引導，而且也信賴我到×城之後能夠給她找到一個糊口的職業，同時把她心上最系念的魁也找來。那麼，她的生活和婚姻就完全解決了。

一直到天快黑下來的時候，我們沒有走出這些山嶺。現在天已經完全被黑暗染透了，前面，後面，全是數不盡的丘陵和山崗。筠看着天際的閃電，有些害怕，也有些絕望地問我：——

「前面有路麼？——脚全起泡了，這時才覺痛。要是找不着投宿的地方怎麼辦？」

「你餓不餓？我將肩上的被褥移動了一下：『跟着我走，別怕。』」

晚秋的山風，掠過山嶺，撥過草叢，蕭殺而又冷冽地在空曠的原野上狂馳着。筠打了一個冷戰，聲音哽噎地說：——

「林，我真有點駭怕。——荒山里不是常有強盜麼？」

「有強盜怕什麼，——有我在你身邊。咱們窮沒有東西怕搶劫。不是麼？」

「可是……」她羞澀地停頓了一會：「要是有人，他們不就紅了眼麼？——娘活着的時候常說姨當年就是叫山賊搶了去。一大羣兇漢把她圍在一間屋子里，逼她，給她脫光了衣裳，一個一個輪着姦她，摸索她，直到把她弄暈過去，腿上海出血水，才把她扔到樹林子里。娘說他們昏了心，沒有把姨弄死，後來有村人白天從林子里走，看見了她，就脫下件衣裳給她擋着身子，回到村里，姨告訴了她遇上的那些醜事，可是不幾天姨又自己在屋梁上吊死了……」

談起這些聽聞，筠倒像忘記了害怕，也忘記

了羞澀。她吃力地拖着脚步，我們兩人的譽足，沙沙地縈繞在沉寂的荒漠中。

「魁從那年離家，再沒有音信麼？」我問。

「……沒有。那年要不是參勢利眼，嫌他家裏窮，把他臭罵了一場，他也不能一氣氣走了。三年一轉眼過去，誰知道他死了？活着？」

「魁是條好漢子，大丈夫那里混不出飯吃，祇要有志氣，不怕沒有出頭的日子。」我安慰她。

於是我想起了魁，那個跟他的名子同樣響亮的青年。高大粗壯的體魄，濃重的眉睫，方正剛毅的臉，和那豪邁的，充滿丈夫氣概的鐵打的個性。離家的那一年，他二十歲，就是爲了這，他賭氣到更大的天地中去創練自己；叫那個沉浸在賭窟中的老東西看一看，男子漢赤手空拳一樣地打出江山。可是三年來竟沒有得到一絲兒關於他的消息。

魁是個有情義的人，他總不至於負了這。那年他走的時候，和這在夢地裏默對着晴空中的星子，他拉了這的手，咬緊着嘴唇說：「這，你放心，我絕不能負你，明天我走了，遲早有我回來接你的時候。」這些情景，還歷歷如在眼前。如今，却是獨自離開了鄉井，跟隨着她底情同手足的幼年同伴，踽行在荒山間，找尋她期待中的生命了。

「趁雨還沒有落下來，我們翻過這個山頭。」我指着眼前那個模糊的山影說：「過去這山，也許前面就有人烟了。」——荒山里，我們不能停下來過夜。」

山路愈走愈崎嶇，天色也愈來愈黑；足下是尖利的石塊，蔓生的雜草和荊棘。閃光接連地在抖顫着，隱隱地，雷聲也響着近了，嘶號的風聲

中，我聽到了一種獸類的叫嘯，——那是狼的聲音。

「這，離開家，自己到外面創練，可是得受苦的。這樣地離開了家，你不會感到後悔麼？」

「既出來，幹嗎要後悔？」她的聲音很堅決，却又好像責我不該這樣問。停了一刻，她忽然問我：——

「帶着我出來，你不嫌太累麼？」——我心眼實在，覺着從小在一塊長大的，你一定不能看着我受窩囊。」

「那當然。」我爽捷地說：「幫着你脫離苦難，我心里該比你還樂。何況不帶你，我自己也得走……。」

「鎖上的人可不定說什麼……。」

她又在想到她自己的小鎮了。在那里，她會經消磨了十八年的光陰，呼吸着那不上分開通却又不太守舊的樸實空氣，成長了她頗秀美的丰姿，和一個不很柔順但也不算倔強的個性。她有着一些女孩子們常有的小脾氣，還有着一顆會編織美麗夢幻的心；體質不是村野姑娘們那末頑健，因而神經也是脆弱的；容易感傷，吞忍不下大的刺激。「優柔寡斷」，她也在性格中織入了這樣一條纖維。這次的離家，她曾經有過兩個多月的躊躇，直到這要她上轎去作孫百萬的如夫人的一天，她才橫着心從那狹小的籠里逃出。

「管別人說什麼呢！」我激勸她：「魁說好漢做事，要斬釘截鐵，怕前顧後怎麼成……。」

一塊大石突然把我絆倒了，鋒銳的石角在我的額間劃了一大條傷口，不很痛，血却汨汨地斜過眉梢，從眼角滑下。這被帶累得也倒了下來，壓在我的身上。我們默默無語地爬起，更緊地握起手來，走向前去。

雨終於落下來了，大滴冰涼的水點子，急而且密地從空中連續成線，掛到地面。

我們此刻已翻過了那個山頭，脚下的路也平坦起來了。水從頭上灑下來，濕了衣服，濕了鞋襪，更濕了我們帶來的被褥。

「你先到這里等一等，我去找找，看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避一避雨。」說着，我離開了她，預備遷藉了閃光，我到一棵樹或一個洞穴，讓我們躲避一下急雨的沖注。這却即刻拉住了我的衣襟，她說：——

「別走，林，你看那邊山頂上是什麼？」

我順了她的手指遙望着遠處，在一個高的峯頂上，螢火般地，亮着一點燈光。

「燈！」我興奮地說：「有燈火就有人家了。快一點走，我們離那兒不遠，今晚有歇腳的地方了。」

「是不是鬼火？」——娘說半夜三更走在荒地地裏，就有鬼怪幻現成燈火，專門招誘過路的人，喝他們的血。」

「深山里又沒有屍骨，哪裏來的鬼火。」

那明明是任家的，當不住山那坡就是村子。」

於是，不管脚下的泥濘，也不顧腿和腳是怎樣地酸楚和痲軟，像一對落在池中的雞，我們喘息着，奔走着，懷了希有的激動和興奮，漸漸地走近了一條叢生着矮小灌木的山徑，那顆燈光就顯得較大，較明亮，而且也較真切了。

「這，你看，這就到……。」

我還沒有說完，忽然從旁邊的樹叢中跳出兩個高大的人影：——

「呔！——」一個戴着草笠的人，字里握着大的砍刀，揮舞着躍近了我，他洪亮的聲音，有些像天際滾響着的雷鳴。

「站住！，半夜三更，幹啥的？」

「半，半夜，半半宿宿的，還還還領着娘們，准……准不是尋好料！綁了去見見……見大哥……。」

第二個人結嘴結舌地說着，就扭起了鐐的臂膊，我自己也竟在一種未及防禦的速度中，被那條大漢用繩索縛住了兩臂。

「走！上山去見我們大哥去！」他用刀平拍了我的背脊一下，便像一個獄卒監押囚犯似地，推着我向山上面走。

鐐已嚇得暈過去了：那個結舌的人擁托着她，她祇剩了顫慄和啜泣。在亂亂的雨聲里，我聽見她悽惻地哀求着：

「饒了我吧……我是好人……。」

「好漢們不要錯怪了人，」我轉過臉對後面的那人說：「我們是過路的良民，迷了路冒昧地到寶地來了，那女的是我的朋友……。」

「哈，哈……。」

他們狂放而又奇突地笑了。笑聲猙獰地在空中發着嘹亮的迴響。

「結舌子，我說，這臥龍山多半年沒看見人腦袋掛在樹枝上啦，自從來了咱那賽趙雲老九，大哥就改了性子，百事依從，說是不叫殺人害命了。老九可也是條好漢，說到做到。說不叫奸人娘兒們，誰犯了，剜了誰的眼去，你猜，怎麼着，豬八戒那兩個眼就腫了兩個窟窿！」

「可可不，老……老九就就煩惡，煩惡不不正……正氣。這這一對，送送去了去就……就够受的。」

傾聽着他們的談話，我驚奇着自己怎末會這

麼鎮定。我有一點兒担心着，是被驚嚇所制

迫，不能保持自己知覺的平衡了。我自己却像麻木了感官，不覺得怕，也忘掉了自己的危險。我像走出了化粧室，親自走進一篇古舊的武俠小說，里自己扮演了小說中遇難的英雄。我知道我們現在遇到的是一件什麼事。

走上山頂，便是那所曾經在遠處看見的有燈光

的房屋了，我和鐐被押着走進里面。里面原來是這樣寬敞的。曲折着，不知繞了幾

個圈子，才走進了一個大的廳堂，煤油燈光的籠罩下，有七八個人圍了長的條桌，正在飲酒。

「大哥，」戴葦笠的那人，把葦笠摘下，對案首的一個人說：「你看，又做了買賣來了。——我和結舌子在下頭巡山，這一男一女，不知是哪一路貨，敢往山上來，我倆就把他們押來，請大哥發落。」

「老老老九，一男一女，準準成不是正正正氣牌子。你你賽趙雲亮一手吧！」

室內闐然地笑了。幾個已有酒意的人全放下了杯箸，凝視着我們，開始縱情地在談論。案首那個長着絡腮鬍子被叫作大哥的人，便將桌子一拍，儼如舞台上出來的三花臉，用了高拔的喉音指着我：——

「天晚夜黑的，你婦着娘們到寶山上來，是什麼居心？有名報名，有姓報姓，小心招打！」

我用肩頭拭了一下臉上的雨水，心情並未惶亂。目光掃過了那些正注視我的「好漢」，然後坦然地回答他：——

「小民平日安分，今晚因為迷路途，才撞上山寨，絕無什麼居心。那位女子，我們是總角交情，不過同路到X城去，蒼天在上，我敢對天

起誓。」

我的言談，惹起來的是一片更激烈的鬨笑。鐐此刻臉色蒼白，神情迷惑，站在我的旁邊，陪入一陣悽惻的顫慄中。

忽然，一個坐近那個被叫作「大哥」的漢子站了起來，離開席位，執着案頭的油燈，走近我，映着燈光，向我和鐐上下打量。他的面色微紅，嘴巴上有短短的鬍鬚，眉目間洋溢着神英爽

的氣概。剎那間，他的面型喚醒了我的記憶。我心里在說：「這個人很面熟，在什麼地方見過……。」

他却先開口了：——

「你不是小林麼？」

這聲音更是我熟悉的，我昂起了頭，又，又喜。我激動地銳叫起來：——

「魁大哥，是你？」

鐐也倏地將她低垂在胸口的頭抬起，夢樣的神色蒙着她的臉。她惘惑地看看我，又看看魁，一串淚珠，沿着濕潤的面頰滾下。

「快解下繩來。小林，你怎麼會到這里來了？姑娘，你怎麼也脫身出來了？」——來來，衆兄弟們，我給大夥引見引見……。」

室內的空氣，立刻變成緩和而且豪義的了。一對對驚異並且雜着歡喜的目光，集中在我和鐐的身上。

「大哥，我老九向你報告，剛才押來的一男一女，都和兄弟是舊好。老九拿腦瓜子擔保，這都是好人。」

「既是兄弟至交，那末我當老大哥的就該設酒招待一番。剛才不知，冒犯冒犯。」

「林好漢，小弟有限不識英雄，這邊賠禮了。」

「來，來，添酒，添菜。雨地里走，受辛苦了，喝點吃點吧！」

「大哥，我老六有句話說，要是林好漢不嫌，咱就求林好漢抬舉，結個生死盟。」

紛紛的言語，使我簡直不暇照顧。筠被釋綁後，祇癡神看着魁，讓淚珠一顆顆從眼中滴下。停了一會，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來接待了她，領她到另一間屋裏去換衣服休息。

這真是新奇的一夜。周旋在這些粗豪的青年好漢中，我處處覺得自己太酸雅。席間，他們問着我一些關於村鎮中的事，魁告訴了我三年來他怎樣地漂泊到異地，病困在人生地疏的地方，幾乎死去，怎樣地被這里的大哥救起，加入了他們的隊伍。我也告訴他所有關於筠近年的不幸遭遇，和這次爲了實踐他對他的忠信，逃避家中強迫的婚嫁而出走的種種。酒壺來回地在大家眼前傳遞着，一盃，一盃……引惹得在座的人都變得健談而且更豪邁。

「老九，原來你也有相好的，今天可是天配良緣，把她指引到咱們寨裏。衆兄弟們，我當老大哥的主，今天叫賽越雲成親圓房，大家喝他這盃喜酒……」

「好！」

室內好人都悅意而洪亮地笑了，魁的眉宇間更溢泛着一種難言的喜悅。他舉着酒盃站起來說：

「謝大哥，謝衆兄弟。既是衆位成全老九，老九敬衆位一盃……」

酒再度地注入大家體內，像一注火，燃沸了一這羣人的血。筠穿着烤乾了的衣服，從別的房子

間走來；在一陣歡呼中，魁走近她，高大的身體護擁着筠，他低聲地對她說：——

「筠，謝謝大哥成全咱們。」

他們併肩走到「大哥」面，雙雙跪了下去，忙壞了大哥，還着禮，攙扶他們。

「衆兄弟，小弟們這邊有禮……」

在一種興奮而又嚴肅的空氣中，七八條好漢一齊離開座位，跪在泥地上，答還在對面跪叩着的新夫婦的謝禮。

最後魁携着筠走近我，他說：——

「小林，你的恩德，我三生難忘。咱們也是從小的交情，你若不嫌這日子過的難，咱們就和大家結成兄弟，你在這里住下，不用往旁處去了，咱們有福同享，有苦同當。」

「林兄弟」那位大哥說：「別看筠是幹這一路買賣，心可都放在當中，幹事對起了天地。——你不用拿主意，在這里住常了你就知道……」

我告訴他們，我還要急速趕到×城去，因爲我的老母正病着，年青的妻撫育小兒還要侍候老人，有些忙不了，所以不能和他們爲伍。但是大家却鄭重地燙暖了酒，咬破中指，將血滴在酒里飲了下去，我和他們結成兄弟。我們說着「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燈油盡了，兄弟們添上新油，結舌子才說：

「叫叫老九回房吧，今天晚晚晚上過個好日子。林林兄弟也好歇歇，明天好趕趕：趕路。」

經過一陣忙碌，「大哥」把他自己的住室清理出來，當作魁和筠的新房。在那房屋中祇有一隻葦草作成的牀，舊而且髒了的被褥，和土牆上懸

掛的，染着血跡的刀劍。

筠和魁被擁送進去，那個捉我的老七給他們在壁間掛起一隻燃亮的馬燈。就這樣簡單地，柴扉關起了，人間又多了一對夫婦。

我和其餘的兄弟們睡在一起——平地，乾軟的草束上鋪起薄薄的褥墊，七八個人緊緊地挨擠着睡下。

但是，我並沒有像他們那麼容易的睡熟。我的身體着實酸疲了，精神却又出奇的興奮。在喚聲的圍繞中，我回想着從早晨到此刻的一切遭遇，覺得簡直發生得像一個夢，像一篇傳奇的故事。我沒有預想到會在山野中迷路，也更沒有想到在這風雨交作的秋宵，居然會遇見了魁，會給筠尋到了安慰和寄託。——然而，這些都在眼前，都不容我否認……

那邊，魁的新房中有他愉悅的笑聲溢出，筠清細的笑聲也夾雜在裡面。

「筠如果不迷走今晚也會睡在一間陌生的新房里，但倚在她身邊的不是魁，却是孫百萬那老頭子，那個吸鴉片的老色鬼。」這樣一個思想突兀的在我心頭掠過又淡逝了。我留心傾聽，外面雨聲漸漸遲緩而輕微，蕭颯的風也許在爲第二個黎明製造着好天氣。筠有了歸依，我的肩頭撤去了一部份責任，鬆縮着的心情，獲得了無限舒展。開晴後我便可以折返原來的路，從另一個方向經過五龍河的支流，乘汽車到×城去看望我的家和營業；結舌子已答應送我過河。

夜已經很深了，我翻了一個身，將胸膛貼在老七的脊背上，閉起眼，準備甜靜的度過過殘餘的，山野中的秋宵。

手

三幕劇

凱
嘉

我寫這個劇本是偶然的，即是說，忽然想寫一個劇本，於是就寫了出來。所以並沒有什麼意義，也沒有什麼企圖。

它的內容是描寫「一個處境非常困難的老人，爲了較多的小兒女們，而殺較長的兩男，但結果又爲小兒女們所憎恨的悲劇。」也許有人看過它之後，覺得有些熟稔吧？因爲它是脫胎於梭羅訶夫的「父親」。

爲了排演的便利，關於佈景，燈光，以及每個腳色的個性都少的描寫了一下。對話上也增加了一番斟酌。至於究竟是否值得演出，那却是人家的事情。

好在我寫這個劇本是並沒有什麼意義，也沒有什麼企圖的。

第一幕

劇中人

盧三
鄭萬春
拐子趙
鬍老八
連長
盧玉振
兵士多人

佈景

十年前。
事情發生在軍營外的一個土坡

上，坡上生着稀疏的枯草；在坡顛築着一個用麻包裝了泥土而疊成的防禦工事。

左後方露出一角營垣的土牆，有幾處因爲受了風雨的侵襲而塌毀了；牆頭上立着枯瘦的狗尾草。從營垣的右後方引近一條崎嶇的小徑，直通到土壘的前面；又從土壘的前面繞向左方去。——因爲這條小徑是由踐踏而成的，顯得格外的不整齊。

土坡的右旁有幾棵大樹，時時有鴉噪從上面傳下。於是隨着颯下

幾片枯黃的落葉。樹幹上，土壘上，牆垣上，都抹着一層緋紅色的夕陽。天幕撒着幾片晚霞，整個的景象充滿着秋的氣息。

遠處時常傳來幾聲馬嘶或犬吠。

盧三，五十歲，一個被迫從軍的老農夫。他的妻子給他生第七個孩子的時候，得病死去，他的長子稻次子投了敵人的隊伍裏，他又被迫而從軍，家裏剩下無人照管的五個孩子。從他的沒有光澤的瞳子裏，可以看出他內心的不安與憂抱來。兩個高高隆起着的顴骨，像塗了一層臘似的，發出可怕的金黃色。益發顯得兩眼低陷下去。他荷着鎗，腦袋讓過份沉重的憂慮壓得抬不起來，精神十分的頹喪，像似自己不能夠支持住已自疲憊的身軀似的，靠在一棵大樹上。間或從他的嘴角上，掛下幾聲輕微而沉重的嘆息。

鄭萬春坐在盧三身旁的土坡上，用一塊浸滿着油污的布，拚命的磨擦着鎗筒。他是一個被迫而從軍

的壯農，一個宿命論者。對一切事情的展變都深信是受着命運的支配，有一個滿裝着忠厚的大鼻子，闊而厚實的嘴巴，和閃着光芒的眼睛。處處都帶着忠誠得可憐的樣子。

(幕開時台上沉靜半分鐘)

鄭：盧三爹！聽你這兩天的精神很壞，你覺那兒不舒服嗎？聽說前天二連裏病的那兩個弟兄，今天早上已經死了一個，真可憐！唉！我們窮人天生命苦，你想想，整天熬夜的忙着替別人拼命，忙着去殺人，被殺——結果，病了只有等死……唉！三爹，你這樣的年紀了，這種苦真是够受的啊……

盧：我還好，自己覺得這身老骨頭還能撐一起。

鄭：唉！這年頭真難過呀！剛過去早年，又遇上水災，盼來盼去的，好少年成總算有了起色，媽的，又輪上他媽的兵災（稍停）這都是命哪！老天爺收人。

盧：春哥，其實這年頭幹也就幹啦！反正地裏也不看什麼好收成

，當丘八還不是混飯吃。你年紀輕，又沒有什麼累贅，幹幹也許是條出路哪！

鄭：三爹，別說這是出路，拚命是我們的事，升官發財是人家的，我可不敢作這個夢，我直盼着戰事早點結束，還是回去啃我那二畝地去。唉！多嚙是個了呵！真是太劫呵！（停止擦鎗。）

盧：誰說不是哪！比長毛那次還亂哪，那個時候，那兒有什麼飛機咧，坦克車咧——就這麼着，哥們三只鑽下我一個。（把鎗靠在樹上，和鄭並肩坐下。）

（大哥二哥真是福氣，死的乾淨，上沒父母下無妻子！我這沒死的可算作了孽啦！如今老伴一死，給留下他媽的一堆張口貨，大大小小都得吃。當家可真不容易，我這一出來，家裏只騰下五個孩子，那一個不是哭叫連天的。）

鄭：像三爹這把子年紀，也真不該再受這麼大的辛苦啦！

盧：是啊！我去懇求過村長們，我說家裏的孩子太小，少不了人照拂，請他們留下我。可是應該說的我都說了，誰也不理這一套——你聽，我的命够多麼苦，要是一個死在這裏，誰管我那些孩子呢？！

鄭：真可憐——（搖頭嘆息）其實也不用太傷心，像三爹這樣的好人，絕不會落那樣下場的。

再說，一切都是劫數，在劫的難逃。這年頭只有聽天由命，什麼也不能想啊！（又繼續擦起鎗來）

盧：話雖然是這麼說，可總是放不下心。（稍停）春哥，聽說東線上又幹上啦！真的嗎？我一聽說開火就沉不住氣，就像這些人在我的心裏打，在我的頭裏打……（凝視遠方，低啞着嗓子）不瞞你說，我的大孩子金聲和老二玉振，都幹了那面的軍隊啦，我明明知道這件事情要糟心，可是我攔不住他們，小伙子的火性就是大，說幹，真他媽的連老天爺也做不了主啊！

鄭：哦！大哥二哥都給那面幹啦？！

（驚愕）——東線上這兩天打的可不輕，昨天連長派我和龔老八，拐子趙，張大個子，到東線去解來九個俘虜，媽的，真可憐哪，年輕輕的一幫小伙子，就這麼玩完啦。（稍停）

三爹，你剛才說老二叫什麼來？是不是玉振？

盧：對啦，是玉振，老大叫金聲，這都是他爺爺給起的名；玉振可真是一個好小子，別看他年

紀小，辦事可是又仔細又穩重，真是我的寶貝。（興奮的）

鄭：三爹。（發呆）

盧：春哥，什麼事？

鄭：哦！三爹，你告訴我，玉振哥是不是個矮胖子。

盧：他嗎？他長得頂像我那死去的老伴哪——小個子，大肚子，黃黃的頭髮……高高的鼻子……（他沉醉在回憶里。）

鄭：喔……（若有所思）小個子，大肚子，黃黃的……高高的……

（他似乎看見一幕慘忍的流血劇，在他的面前展開了開來。他的善良的心里不能容納這種可怕的想像了。不管他怎樣的順從命運，他已讓這不幸的事件刺激得萬分不安起來，臉上的肉極癢着。但，他怕會更刺痛了盧三的心，只得強抑住心中可怕的想像，沉靜下來）可憐的盧三爹，也許玉振哥不久就會到你老人家的懷來，永久不再離開你……一定，一定的。

盧：是嗎？願老天爺保佑我們，（合著眼，兩手像祈禱似的合攏着）

（拐子趙和龔老八一路談笑着走來。拐子趙的腿並不溜，因為過去幹過騙子手，拐賣人口，曾囚在監牢裏三年，從此都叫他拐子趙。現在他是一個兵

士，穿着軍服，但一點也沒有英雄的氣質。三十四歲，看上去却有四十來歲的樣子。幸災樂禍，缺乏同情心，喜歡聽熱鬧，尤其是撕打。眼睛近視得很利害，沒有帶眼鏡，看起來，兩眼迷縫成一條線。不值

一笑的事情，往往會使他大笑。龔老八是班長，——一個有着健壯的體魄的上等兵。臉色蒼黃，有大而多的麻斑。和拐子趙很是投機。）

趙：喂！老傢伙，在這裏享清福哪！（油腔滑調的）

龔：老盧！大喜哪！

（盧和鄭起身行舉手禮）

盧：班長別給我開玩笑啦。（用手打撲着身上的土，一面到樹旁拿自己的槍）

趙：班長那能給你開玩笑，真的，嘿嘿……一會兒，一會兒連長還要來送給你個活禮物呢！

鄭：（嚴肅的）拐子趙，連長真要帶那小子來嗎？

盧：誰？究竟是怎麼回事？我聽不懂你們的話。（茫然的，但顯然很注意這件事情）

趙：（似乎沒聽見盧的話）真奇怪，老子和兒子頂着頭幹，哈哈……有趣極啦！爽利博你們爺倆幹個痛快的，哈哈……

龔：哈哈……（拍着趙的肩頭，

一齊笑起來)
盧：(似明白不明白的)弟兄：哦！班長，請你們饒恕他們，饒恕我——天知道，他們不是給我們幹！他們，他們離開家的時候，說是爲了什麼正義，正義……。

趙：正義！哦！正義。哈哈……。
鄭：三爹！你只管放心好啦，我們很知道你的心。

趙：嘿！冷笑着走到鄭的面前)
萬春，難到你還不知道連長的皮氣，我看連長可不像觀音菩薩那樣，一個勁的普渡衆生呵。(回頭用賊溜溜的眼去溜盧)

盧：難到連長想要我這老命？(稍停)唉！兒大不由爺，我勸了他們三天，可是，他們不但自己一定要去幹，簡直還想逼我一塊去。班長，弟兄們，請你們在連長面前多給說好話——我是不能死的呵！我是一家之主！我家里還有五個孩子，餓了沒飯吃，冷了沒衣穿，時時刻刻的在盼望——他們的爸爸回去，唉！雖然我老了，沒有用了，可是我還有五個孩子需要我餵，他們還離不開我這苦命的老頭子哪！

趙：老傢伙，連長不會殺你的，你這付老骨頭不值一個鎗彈；也不值得沾污了軍刀。可是，回頭連長却反叫你殺一個別人，你覺得怎樣？
盧：那？(看了看鎗)當軍人的，當然是一定要遵守軍令的。
鄭：拐子趙，(不平的)你不該在這種時候還給三爹開玩笑。

趙：哎！我那春哥，別裝蒜啦！
鄭：誰裝蒜。(嚴肅的)

趙：你(嘻皮笑臉的)
鄭：你再說！你再說一聲是我。
趙：你，你……。

(鄭一手拗住趙的衣領，趙措手不及，被打了一個嘴巴)
鄭：放手，萬春，怎麼隨便就打起人來了。(威嚇的)

鄭：(鬆了手)這小子太可惡了。班長。
趙：好，這一次不管誰是誰非，以後不許再這樣。(少停)得你們再吵鬧，老盧(向盧)我實告訴你說吧，昨天過午連長派我帶着幾位弟兄到東線去解決九個俘虜，九個，一個個都是年青青的小伙子。今天早晨連長隨便問了他們幾句，就拉出去斃了(盧的眼瞪得像貓頭鷹的那麼大，那麼可怕)只留下了一個，一個，我想這小子真福氣，走的那股子運。(稍停)後來才知道那小伙子是專等「三——爹」來發落呢(老八模仿鄭的口氣，故意的把「三爹」兩字拖長)

趙：哈哈(手舞足蹈的狂笑起來，似乎已尋到了報復)知道了吧！老傢伙，那就是你的寶貝兒子玉振哪！(大笑)
盧：(幾乎昏了過去，兩手向前伸着，像似要擁抱誰似的)天哪，我那輩子的孽！(流淚)玉振！哦，好孩子，真的爸爸得殺死你嗎？哦，不能，不能，我不能……(向趙)班長，可憐我，可憐我的孩子

，請你給我個法子，救救我那可憐的孩子吧！
趙：喂！老盧，這不是兒戲哪。連長正在氣頭上，誰敢在老虎頭上去拍蒼蠅，雖然連長待我們天高地厚，可是，誰也擋不住他殺人。這是連長的小皮氣，沒辦法，沒辦法。

趙：這是報應——
鄭：鄭怒目視趙，趙畏懼而不敢多言)

盧：哦……(回身伏在土壘上，嗚咽。)
(連長，四十歲，有兩撇黑而多的短鬚，濃眉大眼，從眉間和鼻嘴之間的幾條深凹的綹紋上，可以知道他曾經歷過很多艱苦的跋涉，同時從上面又帶出那冷僻，和慘酷的個性來，使人望而生畏。他的一舉一動，總是表露出那麼嚴肅，高傲，和不可侵犯的風采。這時，他握着腰間的戰刀，慢吞吞地從小徑上走來。後面緊隨着四個武裝齊整的護衛。他停在他們的面前，趙，盧，盧一面齊行舉手禮。連長一面還禮，一面若無其事的眼望着天)

連：盧三，我問你，你還想再見一次你的玉振嗎——也許你早就知道了吧，他是昨天從東線上解來的九個俘虜中的一個。
(三的膝頭發着抖，心砰砰的跳着。但是他竭力抑壓住自己，不使連長看出來他心裏的不安)

盧：是，一切聽從連長的意思。(天空漸漸昏暗，晚霞變成紫色。映在樹幹上，土壘上，和牆垣上的夕陽，像血一般紅。遠遠有燥雜的轟叫聲)
連：好，停一會他們就帶你的兒子來的。(眼望着天，像在思想一件事)哦！盧三，你說我平日待你怎樣？
盧：連長待我們天高地厚的，可是——
連：可是什麼？
盧：喔！沒有麼，真是太寬厚不過了。

連：哈哈……老傢伙還有點良心。這一次本來打算重重的辦你，因爲你犯了……哦——犯了(少停)啊！你是犯了家教不嚴的罪，懂不懂，玉振是你的孩子，你放縱他去投敵人的隊伍。明白了嗎？
盧：是，明白，可是——
(遠處又傳來一陣轟雜聲)

連：聽着，三！(忽然又嚴肅起來)可是，軍隊中的一切事情，都是鐵像無私的。玉振是敵兵，是一個俘虜，一個叛徒，我們當然要把他和其他的俘虜一樣發落的。(稍停，向盧)處置一個叛徒是應該的嗎？
盧：是的，那些叛徒，應該——應該——可是——
連：(更嚴肅)可是我想你一定是會幫助他們來發落這東西的。一定，一切聽從連長的命令(膝頭抖得更利害眼中濕潤了)不過——

連：不過你應該較別人更加嚴利的去做，是的，我相信你是一個很明白事理的人，好了，沒有什麼多說的了，你聽，他們帶

連：不過你應該較別人更加嚴利的去做，是的，我相信你是一個很明白事理的人，好了，沒有什麼多說的了，你聽，他們帶

連：不過你應該較別人更加嚴利的去做，是的，我相信你是一個很明白事理的人，好了，沒有什麼多說的了，你聽，他們帶

那俘虜來了。(轟亂聲漸近)
哦！盧三，把你的刺刀按上吧，(向魏等)你們也把刺刀裝上。

魏：是，連長。

(魏，趙，鄭，盧都在按裝刺刀。盧三的手顫抖得很利害。燥雜聲中，十幾個青年兵士，蜂擁着俘虜玉振從營垣後走來。玉振是一個結實的小個子。年紀才十七歲，他的頭已被打而腫得像一隻桶，鮮血成了濃塊從臉上湧出，頭髮上貼着厚的羊毛手套，是用它來堵塞傷口的。那手套吸飽了血，粘在黃黃的頭髮上。他踉蹌的走到盧三的面前，向他伸開了兩隻手，他微笑，但兩眼已經灰黑凹陷，而且一隻是全被血封住了。)

玉：爸——親愛的爸爸，我們要永別了(眼淚沖開面龐上的血污)永別！嗚，親愛的爸爸，請你饒恕你的兒子吧。你的孩子不能報答你養育之恩了，但是，爸爸，你的孩子是死得光榮的。希望爸爸保重自己。弟弟妹妹們是需要爸爸撫養的，待他們長大了的時候，爸爸，你要告訴他們，他們的哥哥是爲了正義，爲了生存——爲了窮苦的農民的生存——和舊勢力，和維護舊勢力的惡魔鬭爭而犧牲了。他們是生於農間，長於農間的孩子，他們應該效仿他們的哥哥，繼續他們的哥哥

的遺志，和未曾消滅的舊勢力去奮鬥！奮鬥——(把伸出的手握緊，一切的憤恨都握在他的拳頭裏)

盧：不要胡說……不要……
連：嘿……嘿……(冷笑)

(連長用眼角示意給盧三，盧三的手顫抖了，膝顫抖了，渾身顫抖了。然而他經不住連長的眼，兵士們的眼，以及上了刺刀的鎗的催迫，終於用顫抖的胳膊舉起鎗，狠心的一下子，用槍柄打在玉振的耳際。)

玉：啊！嗚嗚……嗚阿……(兩手掩着頭，跌在地上，滾着呼痛。兵士們大笑)

趙：打呀！老傢伙！打呀！(兵士們響應着吶喊)

(天色漸漸昏暗)

魏：打呀！你好像在傷心理？打！你不要不打我們便要你這老畜生的命。

(盧三手裏的鎗跌在地上，鄭萬春趕過來攙扶着盧三，太陽已經落了，全場益發黑暗，模糊中看見兵士們都向玉振揮着刺刀，鄭萬春扶着盧三溜走了。玉振像殺豬似的叫着，兵士們七亂八糟的吆喝着。忽然連長的戰刀在黑暗朦朧的空中一閃，接着是一聲極刺耳的慘叫。兵士們大笑。全場已漆黑。)

(幕徐落)

周愛周先生近作





科巴龍納 (續)

GONTRAN PONCINCNS
李萍影譯

科巴龍納 (KABLOONA) 一書係一九四一年最新出版，該書描寫北極未開化民族愛斯基莫人 (ESKIMO) 原始生活及其野蠻的奇風異俗，該作者 GONTRAN DE PONCINCNS 和共同從事該項工作者 LEWIS GALANTERE 冒萬險得不少新奇事項。自該書問世後，博得不少好評。美國每月名著選社 (BOOK-OF-THE-MONTH CLUB) 會選為該會本年四月份之新書，且為目前暢銷書之一，現特請李萍影先生將該書縮譯，以饗讀者。

我在荒涼遼遠的地方看過可怕的事，不過沒有超過現在雪屋中我所見到的。那一定有五十磅肉。三個人如野獸般的吞吃。他們吃時牙床響着；他們嚼氣，舐他們的手掌，吸吮他們的手指。他們仍然在吞吃，伸出猿猴似的膀臂和不能形容的手，不把先前不脛吃的肉塊貪婪的吞下去。半天後他們才停止切肉，牙齒都被血染紅了。他們的牙齒作什麼用我已經知道了。當一個煤油筒蓋不能用手弄開，愛斯基莫可以把它放在牙齒間，路會很容易的掉下來。如果我和愛斯基莫打架，我頂怕他用牙咬我。

勒海瀾愛斯基莫人問主的一個古老傳道會。我決定去拜訪他。一個本地人允許以兩個狐狸代價把我送去。

你——和愛斯基莫交涉，他表現出一種愚蠢的驕傲，一種不可搖動的自信力。他的狗？他有頂好的領頭狗——你可以在這地方問任何人。那道歉？你着急嗎？世界上沒有比他知道的更清楚。

到皮勒海瀾要多少時間？我來算一下：他數着手指。兩個雪屋……一個雪屋等於在路門一夜。他數時觀察你的面部表情，看說多少雪屋不會使白人駭怕，一共八天九夜；而實際上我文走了十七天。

我回到幾叫亞，海文幾天後，聽到亨利神父——一個法國人——在皮

最後我和松吉力 (SHONGILL)——我的嚮導——一起出發。我們沿着一條凍河拉曳或推着雪橇。晚上我們停下來。我詳細看看我的同伴。這個野獸站着像個猿猴，圓肩膀，毫無心肝的樣子兩隻胳膊懶懶的吊在兩邊。他的長鬚蓋上他的嘴；像小女孩一般的痴笑，而且永遠不停止舐他的手指。當我回過身來到狗的前面，他會跳到雪橇上；等我回頭看他，立刻就跳下來。這個人可厭，他動作很遲鈍，個性也很可鄙。

不過北極是個永遠連續的教訓；那是由於意想不到的惡烈天氣使你感到第一個教訓。我對松吉力很不滿，但是一天大風暴起來了，立刻我被迫盡忘前嫌，而只記着我們兩人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

大風雪從兩點半起始。突然速率五十哩的大風括起來，把我們包圍在雪牆裏。一時所有的狗只頂近的隱約可以看見。一陣風把雪拋起像個草棍。在大風中時傳來一種狗的號叫。

我們停下來盡力築一個雪屋。這裏松吉力起始表演給我「一個有超越能力的人」是什麼意思。這個粗魯愚蠢的人突然變成個藝術家，動作像個受到靈感的人。他安靜的燃着烟管，用叉子敲打地上找合適的雪。

這個雪屋似乎築不起來了。松吉力小心切取第一行雪塊，環置一個圓圈。狗衝進來，找避風所，他粗暴的把它們踢開。現在他站在牆裏，直到動作完成才出現。築造雪屋較高一層的雪塊需要從腳下挖出。那要有種特殊技巧去應用鬆軟的雪，去切靠裏邊的部分成合適的斜面，在工作中間去減少雪屋的厚度；因為突如其來的大風雪逼迫你加緊工作。松吉力都能應付自如。

他泰然自若的工作。對於我是災禍，對他祇是極平常的小事。當雪屋差不多完成了我爬了進去，身子靠着牆縮成一團。松吉力按砌上最後一塊雪就走了出去；他給狗掘窩，喂它們，把我們的東西埋在雪裏。最後他又進來，安靜的拍打

三新文摘三



衣著服；坐下，把靴子拉下來；以後，躺下又注視我。

他證明自己比風暴更有力。如同海上水手，他很鎮靜的對付大風暴，不爲它的威力所動；毫沒變更他動作的節奏。一小時前那種遲緩和猶疑不決使我憤怒；現在好像是一種偉大的表現。這北極的土著在風暴中，由於他的冷靜，已經把他靈魂的安靜感染一些到我身上。

旅行數日後，最終到了皮勒海灣愛斯基莫人的住地，其中一個領我們去亨利神父那兒去。當我們走近目的地，我們嚮導首先跑去傳達科巴籍納到來的可驚消息；這塊土地一世紀中只看到三個白人。

我們繞過小山，看到一位細高身裁，瘦薄的人來迎我們。如同所有苦行遁世者一樣，亨利神父對人引起一種雅靜的神情，就是愛幾基莫的衣飾也不能掩住。在他毛質軟帽下透出極光亮的藍眼睛，一方面很聖潔，一方面很天真。兩撇泛紅的主教美鬚鬚着。

亨利神父領我到山邊一個木門，把我首先推進他的洞穴裏。這兒地凍到一百尺深，溫度在零下五十五度。沒有愛斯基莫會住在這兒。一個雪屋溫暖多少倍。在黑暗中兩盞海豹油燈給很弱的光亮。右邊只架子上安置個煤油燈，一把圓形愛斯基莫刀，一塊破布，一個空烟盒

和一袋鹽。直對着門是一個臥榻，從門到臥榻中間有四尺半的空地。

臥榻是不平滑的木板造成的，上面鋪着兩張馴鹿皮。亨利神父就在那微凸的表面睡覺。右邊地上有一個洞，把我的行李箱按放那兒。

「這箱子是你的床榻」亨利神父說：「如果你記住不攪進洞裏去，你一定很安適。」

亨利神父缺乏白人文化中一切應用的物件。「這些東西在這兒沒有用。」他說。他每天的飯食只是早晨醒來吃一塊凍魚，碟子和刀又有什麼用呢？這裏墨水會凍結，他如何能使用鋼筆？一方食巾會在嚴寒中僵硬得像木板。唯一的事作只是磁手指頭，實際上這種動作已成爲他的習慣。

當我爲他打開包裹，他站在一邊，輕輕搖頭。不，他不能再吃白人的食品了，連米都不能吃。他不能消化那種養料。「現在凍魚……：一他說一沒有東西如它能溫暖你的內部。」六年間他沒依特別的食物。它是多汁的，它使你溫暖，它鑿足你的飢餓，而使你感到舒適。

不管這種掃興，我繼續把包裹打開。奶油，我會自己把它吃光。雪茄烟呢：一個在說波魯士灣 (REDSUBAR) 的比國神父喜吸雪茄，這些給他放在一邊。烟管：可憐的亨利神父！吸烟管是他唯一的消耗；但是當大主教要求所有佈道者作一個附加的犧牲時，亨利神父犧牲了他的烟管。致於別的禮物，他拿到放在一邊，心不在焉的說「你很仁慈，很仁慈。」他的致謝只是承認我的動機，禮物的本身對他是毫無意義的。

翌晨六點我醒了。我在箱上睡的很不舒服，不能伸腿。亨利神父早就起來了，坐在臥榻上不動，怕把我攪醒。喃喃的自己在禱告。等我醒來，把煤油燈推到一邊，倒空烟筒去預備他的祭壇

，跟着彌撒 (MASS) 開始；我加入了，跪伏在臥榻上。

當他聽土人中一個懺悔時，他的木箱就是外部的入口，同時儀式就在凍海豹玻璃似的眼睛下舉行。在空虛的黑暗中——溫度在零下五十五度——兩人會跪倒，一起喃喃的禱告。

那天我整日的疲乏寒冷。我躺在睡袋裏喝茶；亨利神父和我一訴喝茶，閒談。他談論自己卓越的狗隊，不自覺的表出對它很爲滿意。

「我越觀察狗」他說：「我越明瞭這些人也有同樣的缺點和特長。和我們家鄉的狗要有多大分別！它們高興的和你玩滑頭，擺出一付嘲笑的面孔圍着你旋轉。不過我知道，它們走一星期不吃東西，很堅定的跑着，不呻吟，也不報怨；夜裏不吃東西就躺下睡去，好似它們並不希望比這更好的命運。」

我表示明瞭愛斯基莫語言很困難。所以我決不會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他們的語言有一種動人的直率勁。」亨利神父說「不過他們每次講話總要留個退身步。例如一個愛斯基莫從捕獸機那兒回來。雪屋中有幾住客人；他檢起雪帶從身上把雪拍打下去；不說一句話。以後，知道別人正等待和他攀談，他說：「那些狐狸！真沒法捕捉它們！」沉默。「並且我又怎麼能幹。一個老年人。」又是沉默。最後，仍然像和他自己說話一樣：「不過今天我捕到三個。」

我告訴亨利神父，來皮勒海灣的困難，不願我向嚮導的催促。

亨利神父笑了：「你很僥倖用那種方法來到



這兒。他說：「當我要僱一個雪橇去遙遠的地方，我找來一個愛斯基莫，對他說：『我要你去銳波魯士灣，那要耽擱你很長的時間。你是年青，也許你不太熟悉那條道路；你的狗也不怎麼好。不過沒有別人也是沒法，只好叫你去。』」

時間過去了，同時那個受斯基莫由旅行中回來。

「怎麼樣？」亨利神父問他。那人表出垂頭喪氣的樣子。事情很不順利，天氣比他想像的更壞。其中一隻狗病了。還有許多旁的困難，每種他遲疑的加添上去。不過他來回費十二天——完全一樣——並且他知道亨利神父明瞭那是很快的。

亨利神父告訴我，一天有個愛斯基莫到他那兒；照例的喝茶和沉默後，他突然說：「我今天把那老太婆放在冰上了。」

那是他母親，他把她帶到冰上去凍死。他解釋他很愛她，對她永遠很和藹。不過她已瞎得無可救藥；並且因為她太老了，簡直毫無用處。所以，經全家的認可，他把她領到海上，留在那兒自己凍死。

「我希望由於上帝的幫助，將來會把這些風俗改變，把他們的方法軟化一點。」亨利神父說：「不過那是很難的。他們過一種困苦的生活；如果他懂我們的話，他一定要說他們是實事求是。那個人確實是個孝子。他們在旅途中看顧老人——常常跑回雪橇看看他們是否溫暖——也許他們要吃一點魚。」

但是等那天到來，當幾年後也沒有不平之言——年青人認為不能再活多少年了——他們把那老人留在冰上。年老人很安靜的去忍受這種處置；並且有的時候，他們會自己提議把他們領到冰上去。」



我暫時中止了我的休息，和亨利神父去觀看獵海豹營，這些獵海豹營都散佈在皮勒海灣的冰上。當我們倆順着海豹營觀看時，那些雪屋的偉大，及其堂皇富麗的外形，使我非常驚奇。我在這些營帳裏，發現了一種市區式的建築，三座雪屋對着一個中心室建築着。每一個雪屋的直徑是十二尺，裏邊居住着兩家人，靠燻地燃着幾乎三尺高的海豹油燈。這些山積的海豹，顯示出這些打魚者的富庶。

在這裏每件生活上的鎖事都是一個值得敘述的故事：剪修燈心；孩子，大人和獵犬的用餐；獵海豹出發時的嘈雜；主婦的閒道家常和她們修飾居室的忙亂；黃昏歸來時夾雜的犬聲，男子的咒罵聲，海豹的吼叫；晚間吃茶時，男人們的胡說，取笑，用刀切下大塊的肉來，等着熱氣消下去再吃，他們自思着，他們真是出類拔粹的男子漢。我在這兒見到的，恐怕沒有幾個人見過，到現在也沒有地方可以看見這種情形了——遠古時的一種社會組織，那種繁榮與人民的福利與西部愛斯基莫人的未開化的生命，人民的貧苦和維廉王族的可憐而悲慘的生活，不是一個顯明的對比。

他們待人的親切正像他們的活的可愛一樣地使我感動。在我剛進到我要住的雪屋中，脫去衣服之前，我的皮靴和襪子就懸下去掛着烘乾。好我來了，這雪屋感到特別的光榮，後來一個少女將我的衣服都送來了，衣服都已烘乾，都弄清潔而柔軟，那少女的羞答答的樣子非常令人可愛。



我第一次到一個雪屋去時，在雪榻上還沒有坐了五分鐘，忽然聽到旁邊的雪屋裏有愉快的笑聲傳來。我探過身去，向裏邊望，一看却是自己的影子。異克斯瓦利大克的妻子拿我取起笑來。這樣，我很好意思，有些舉止不安，急切的說道：「我要販賣家用器皿。」我要是不對的，應當是，「我願意」才對；我這種在兩種話中所形成的混亂的表情，使得他們大笑不止。我在他們中一個孤獨的白人，却想對他們下命令（我要……）……；在他們看來是非常可笑的。

這種嘲笑，雖然與我的聲調混合起來，還是很清楚，弄得有些手足無措。這些人立時就找出了一種獨有的特質——怯懦，急躁，愚蠢的自大，他們以為到那兒都是人家的主人。我不禁自己也笑了起來。

沒有多久，我們就會回到原始式的生活，我已一點感不到需要文明社會所有一切。我已不再想每天換襯衣了；我現在已喜歡凍魚的鮮味，特別是將凍好的，因為這樣可以保持牠的原有的香味。說實話，我已忘却了在法國使我舒適的招待。



肺病與天才

LISA ANDREY 著
金田譯

世界上可有所謂

肺病的體質？是否肺病菌的毒素可以激發某種人格，使其得到偉大的成就？肺病是否是自殘作用，由於下意識對於某種挫折的報復？肺病可會產生了天才？或者天才特別易染肺病？肺病患者的一「愛的需求」的原因是什麼？肺病可否使其患者的智力發揮光大？它是否可以產一種心靈上的習慣，病愈後尚繼續存在？

我們細想一下許多肺病患者在患病時期完成了他們的偉蹟

的事，這些問題就湧到我們的心頭。肺病使依利莎伯，伯期寧病在牀上，却也使她作成了她的驚人的十四行詩。柴霍夫，自己是一個醫生，明知其自己的肺病的演進，却依然從事寫作小說，這終使他成名。亞爾利西 (ERLICH) 發明了醫治梅毒的方法，但治不了他自己的肺病。

這種疾病是否可以增長一種高超而僅見的智力，使它的患者穿過生命的表面，更深一層看到里面的真實？有史以來最著名的文學批評家——伏爾太——是一個肺病患者，這是否只是一個偶合？現代最偉大的戲劇家——奧尼爾——為了療治他的肺病度戶外生活而得到許多劇作的材料，也只是偶然的事嗎？約翰孫博士的機智的鋒利是否因他的癩癧（肺病的一種）對他的蹣跚而來？

在事實上，却實是有一種「肺病天才」，使許多作者，藝術家，科學家和音樂家完成了他們的作品。所以曼殊菲兒的作品的情感性，高崇的了悟性，生活經驗深刻的都是肺病患者的特有的典型。布朗蒂姐妹作品中所特有的靈感與熱情正是這種病症的預兆，後來終於撲滅了她們的全家。

同樣地，約翰，濟慈的天才也是因肺病的影響而大發異采。高爾基的對人性的深遠的了解力，全是因為他終身未曾去掉的彈傷而完成的。巴格尼尼的如魔的音樂天才，是由於肺病菌的侵入，把病者吞食在一種狂囈之中。使拉飛爾完成他不朽的名畫的想像力，也許是因受肺病所有的，不可解的衝動而鼓舞起來的。

使心情興奮的發燒，夜里盜汗，忽喜忽悲的心境和對人生無常的敏感都是這種病所特有的現象，這可以增加理解力，加強感覺力和促進想像力至某一點，使它們聯合在一起產生一種創造性的靈感。

三新文摘三

雖然我們不能準確地斷定身體與精神的感覺的交互作用，肺病確是常常追隨着精神生活，受腦力運用的影響而發展。沒有病人再比肺病患者像夢想者。這種病者一定要創造他自己的虛構世界，想像的快樂和活動，相當於他因病而遠離的現實生活。因他的病狀的演進，不能做任何活動，他漸漸用夢想去補償他自己的欲望，有時也許完全放棄了現實的世界。

這種心性的習慣在病人已證明痊愈後還要繼續一個長的時期，病人恢復常態後病症再發與這有很大的關係。

俄國小說家多斯居也扶斯基，年少時就染上了肺病，漸漸地養成了肺病所特有的認識力，這使他能對他的小說人物作出驚人的心理分析之描寫。他所見到的和寫下來的圖像與肺病患者的幻像一點也沒有分別。

這種病症有時是因精神上的刺激或日常生活上的不如意而激成的



荷印的奇俗 國藩

荷印土人統稱印度尼西亞人，他們有許多在言語上，風俗習慣上，文化程度上全然不同的人種，度着他們那傳統的生活。茲將他們的奇風異俗摘譯數則於下：

以食敵人的肉來完全征服敵人將敵人之力化為我有根據尊崇感情的吃人，是吃自己兒女，父母或姐妹的死體的，此稱為「吃同族人」。吃外國人及俘虜的食人稱為「吃異族人」。

一般泰亞種族間，有殺頭的奇俗，將所殺來的頭漬在椰子酒中，而飲其酒，這與直接吃人肉是無關的，起於精靈崇拜的信仰，用以加強自己的神秘力，

荷印青年男女，在結婚前就認識了，普通人表示愛意，是甲送「希利」的方法。「希利」是一種以蕪醬葉包着檳榔子與煤的咀嚼含劑。如果女的答應男的要求而將「希利」送給他，

那就是女的接受男的愛情要求的表現。雙方完成送「希利」以後，便將結婚。有些種族只要男女雙方同意便可同居。

在荷印有整理牙齒及鑲裝牙齒的習慣。住於蘇門答臘烏勃克姆地方的加羅，巴達克人於整齒時，要舉行儀式。是日先由祭司來場，於雞叫時放數發空炮後舉行整齒祭。多數受整齒手術的少年男女均着美麗的衣服，與來慶祝的人們一同吃早飯，食後，少年女子赴浴池淨身。整齒手續完畢，男女再入浴，洗滌口腔後再入席，受祭司之說福祈禱，最後舉行祝宴。整齒祭於茲完成。

東印度人生孩子，是很喜歡，並要設宴請客。小孩子命名種族而不同。在荷印「姓」與「名」是沒有嚴格的區別。

在爪哇生孩子後，是不叫父母之名，而稱之以「大郎之父」，「次郎之母」。中部爪哇地方有在長子死後，父襲子名之風。男子與妻住在妻家時，呼丈夫以名字，是普通的。

摘譯自世界知識四月號

。愛情與名望的需求，當目前生活一件也不能給他，結果常演成了疾病。屈服與環境，這樣下意識爲了他的愛情與名望的需求，給與病人安慰，並且因病者的失敗而將他的重責完全卸掉。

形成拜倫的戀愛生活的無規律，童年時期的行爲不檢，都助成了肺病的生長，後來終於毀滅了他的生命。詩人雪萊，如

果是不淹死了，一定也早死於肺病的，因爲他也有着過度的愛情與名望的渴求，這也許是由於他認爲他的理想不爲能任何了解與成功所能完成吧。明斯的放蕩不羈，終生憂鬱的生活也是因肺病而促成的。波蘭作曲家蕭邦的肺病無疑的是因爲與法小說家喬治，桑戀愛的失敗而加劇的。

一旦患者得到這種病，他一定終日心神不安，忍受着苦痛與焦慮。

從許多實例觀察的結果，因某種事情的失敗而招致的肺病的徵候，在這種失敗過去以後，這種徵候亦即完全消失；如此，下意識則將

自己恢復到常態。

這種病症的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肺病患者求生之熱望」，就是到最後一秒鐘還存在着，除了病者都知道病已絕望的時候，肺病患者，所以能够痊愈，也是因爲有這種希望。托馬斯曼在他的傑作「魔山中」曾經過肺病患者的心理和他們的「求生的熱望」。這種心情似使患者更益興奮，敏感性更加敏銳，幽默感更加氾濫。當生命處在危險之中，更覺得它寶貴了！每當有客人來訪時，這種興奮更其高漲；因外界接觸的刺激，肺病患者感到內心有一種不可抗的衝力使他起來到

外邊去；口裏全是巧言與空想；他的想像超越了一切理性的限制；他的理解力變做了刀刃一般的敏銳；他想着他在短時期就可以戰勝他的病症，離開醫院。每逢來訪者辭去以後，疲勞和失望又來了，覺得自己不能忍受這種失望。

這種肺病患者的生活，無疑地是因他不得已放棄了動的生活而更益感到刺激。這種情況與創造官能對心靈過度的要求的結合，結果產生了「深刻淵奧的理解力」，這使文字或音樂天才成爲其一已時代與祖國的解釋者。

十一月一日早晨，修把李明軒先生自殺的消息告訴我，「昨天夜裏投了井，今天才撈出來。」悲哀的空氣，立時壓的我說不出一句話。「可惜呀！清華的高材生！」

修走了，剩下我一個人，跌在回憶的深淵裏。

已經被日光曬成灰色藍布大褂，永遠是一雙千層布底鞋，見了人勉強的微笑，遮不住眉頭的隱憂。

「李先生是一個繼母，」人家把他悲鬱的原因告訴我，「太太常吃些冤氣，李先生

了，」小眼睛發濕，「井裏的水都紅了。」我的心再也平靜不下，我想到他家裏去看看，但是眼看著一具直挺挺的屍屍，我去安慰他的家屬呢，還是叫他的家屬來安慰我？

我到他近鄰琦家去了。

我聽到更多更詳細的消息：李先生的繼母是一個不大懂人情的老怪物，太太常吃些不該吃的冤氣，後來李先生搬到別處去住，李先生的父親爲這事生了很重的病，李先生是個很孝順的人，憂愁的得了神經病，結果

自殺了。

「主要原因還是他一切事太在乎，」琦太太對這事下判斷，「事實上他不能再和他繼母同居，分開住，兩個家庭的負擔他又擔不了，不管他繼母吧，又怕別人罵他不孝，而且還有他的父親。」

又很孝順。」
一月前，別人告訴我他得了神經病，我似乎不大相信，因爲我碰見他時，仍然像從前一樣地苦笑着打一聲招呼，看不出精神有什麼失常的地方來。

他自殺了，這是事實，不是夢，也不是謠言。

人生就是這麼不可捉摸麼，我有點茫然

晚飯時，清妹把她從學校聽的消息告訴我：「夜裏跳了井，水淺，沒淹死，又碰死

我想起日本作家長野朗在他的名著中國社會組織上所說中國族居制度的五條弊端：
1 人人皆想謀其一家之利益，而不想爲公衆謀利益。
2 家族世居，每易起嫌怨嫉妬之心。
3 墾費者多，生產者少。
4 不易移動，外則社交狹隘，內則種族柔弱。
5 營業底選擇不自由，海外殖民很困難。

如今這制度殺死了李先生，在過去不知有多少人犧牲在這制度之下，將來也還不知道有多少要被犧牲。

琦告訴我李先生在清華學水利工程，是頂呱呱的高材生，我越法覺的這是國家一種不可補償的損失。

我拖着悲哀的步子回家，天漆黑，月亮辨到雲采後面掉淚去了。

「他默默地活着，默默地死去，又默默地被埋葬。可憐可惜又可恨，寡媳孤女，世界上又多了一對苦命人」燈下我寫信告訴怨

第二天接到怨的信說：

「李先生的死，成了我一夜思索的材料，我一點也不爲他難過，人活在世界上，原爲這世界可以給他安慰，給他快樂，假如這世界所給他的祇有寂寞和痛苦，那麼自殺是解脫這痛苦的唯一捷徑。」

我們也應該自殺麼？我的腦子裏劃滿了問號。

李先生的自殺 真紀

夕陽

天邊捲起了一堆雲烟，
幾隻烏鴉在上面飛旋，

我伸了兩手，
捧住你被激情所漲紅的臉，
偎在你的耳邊，
低述我多日來的單戀，

雲烟里露出夕陽的一隻眼，
地上的一切都紅了……

棣

昔日之歌

當你歌出紫色而悵鬱的歌子，
我已看見你底哀怨的長睫毛的眼睛，
那裏已閉着柔婉的淚光了。
我能不能抖動起嘆息？

我檢了褪色的記憶，
讓玄想輕遮着我的雙瞳。
我不忍教你窺見，
我也在暗暗地偷彈着淚珠了。

縱使前面是驚滔怒浪，
却不能遮住你抑揚而高亢的歌喉。
彈着悚然的心弦之音，
歌出心底的情感之絲。

不管它是別離的凄苦和哀怨，
抑或是不堪忍受的寂寞和孤單，
却也能喚起沉醉而迷惘的靈魂，
在友情的一頁上留下這凄切之痕。

明

青年創作

老黃還低。老黃畢竟是生意人，晚上就找到我的宿舍內，問我打九折怎麼樣。我道：「老黃，你們生意經的門路，我是不知道的，但你不做我這批買賣，我總帶着一件憾事，布存的又不少，錢也賺足啦！將來的意成了，偷工減料的幹上一下，不就找補出來了嗎？老黃真够聰明，知道我說中了他的病，就當時言明打八五折承包。……」

長命令本訓育主任向各位報告就是學生在校如有違犯抗拒等情校當局決以適當的手段處理之。」學生並不是奴隸，也不是僱人，而都是青年，如今爲了這件事情，校當局不但赦免，反而嚴辭相加，在他們富有感情的心腸內如何能得住，於是全體學生又像水紋是的浮動了，並且喊着採納我們節儉的意見。訓育主任見勢不佳，就連忙搖手道：「諸位請少安勿燥，持我請示校長後。再來報信，」說罷，匆匆的下台去了。

「學生代表×××聲請免除做制服事。在此米珠薪桂之際，經濟恐慌之日，節於衣，省於食，而供我輩來校讀書……希校當局，憫憐學生求學之艱，體恤學生父兄之

來日的早晨，佈告欄內多了一張開除十餘人的佈告。
下午×校長同了老黃，笑嘻嘻的給學生量制服。

自幼生來，我便認識了苦痛。成長後，又有一顆貪求知識的心，害着精神的饑餓希冀到學校去填滿，但是，學校給我些什麼呢？還是用自己的手去教育自己！
而且，更在生活線上做着饑餓之掙扎，我有比別人更大的負擔，我要想法餵住我的嘴！曠了體育音樂等與我無關的課，教師要罵我怠惰！不長進！但他們那能知道我的背景！分辯嗎？無力猶如秋風裏的葉子，誰肯聽那些絮語！還會罵你粉飾哩！似乎永遠我應該沉默住口，忍受那些冤屈。

但是？學校給了我些什麼？
蕭伯納說過：「人類絕不能由學校教師從外面救出來，它僅僅地足以被他們弄壞或奴化罷了。」
難道，中國的學校正是這樣嗎？中國的教育啊！

對於青年創作的一點意見

宋士琦

將文藝看做一列縱隊，現在希望有一個隊長來喊一聲開步走的口令，使全隊開始向前行動，肅肅穆穆作威武之進行是極其必要的。文藝界的沈滯寂寞，已經太長久了，我們切盼着這一枝大軍能够浩浩蕩蕩，如怒潮一般向前衝去。

這種盼望何時才會實現呢？第一，喊口令的必須出現，第二，即是這一系列縱隊，倘使沒有這一系列縱隊，即使喊口令的，也是空喊的。設若沒有喊口令的，而這列縱隊，仍徬徨着不能前進的。

目前，山東的文壇已蕪蕪得不堪，這是我們最可遺憾的一件事，雖然是蕪蕪着，而「大風」的旗幟却在驚風駭浪中產生了，這也是值得我們慶幸的一件美事，也可以彌補着過去的遺憾。

日前在「大風」上看見了「編者」的話，「我高興極了，並且在深謝編者對我們一般青年熱心的關懷，給我們開闢了一點園地，並且在上面也會披露了幾位男女同學的作品，不想蕪蕪許多時日的我，現在竟尋找到對我們青年熱心的拓荒者。」

於此，爲愛護着我們的園地——青年創作——僅以誠摯的態度向諸位同學貢獻一點意見：文藝是隨着時代向前推移的，它的立足是在取得賞識者的共鳴，良好的小說，是富有暗示性，能激發思想的源泉，很好的詩歌，能安慰人生的悲哀，與人以快慰。常見有許多憂悶的人們，當他看過了一篇小說，或一首詩歌，往往流露出喜悅的笑容，而忘記了他的悲哀，這喜悅，不是文藝所賜予他的嗎？

由上所述，我們可知文藝之重要性，對此，我們於寫作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1 文藝是情感的副產物 文藝作品是情感的結晶，沒有情感的文字，不能謂之文藝。人類是有情感的動物，而這種情感是常常向外發出的，文藝就是人類發泄情感的工具，所以一個人的性情，往往在文字中可以看出。這是我們首先所必須注意的。

2 文藝是寂寞悲哀的慰藉 我們要得到寂寞和悲哀的安慰，只有閱讀或寫作，寫文藝，因爲它可以賜給我們安慰而伴我們的孤寂。常見許多垂頭喪氣的人走進圖書館，却面帶笑容的走出，這不是文藝所賜予他的嗎？

3 開發思想鼓勵人的勇氣 文藝作品是情感的結晶，讀了，可以開發人的思想，一方面可以增加智慧，一方面養成純良的思想，並且可以鼓勵失望的精神，使柔弱的心增加勇氣，可以走出失望的迷途。

4 能改造社會 一篇小說，詩歌，雖然是敘述一件事，但是，它是富有暗示性的，它能糾正社會的一切惡習，指摘一切弊病。

總之，文藝是與我們有密切的關係，而對於創作的時候，是必須注意的，深盼諸位愛好文藝者，請以真誠的態度來開闢我們這塊園地吧！

我理想中的英雄

雄

狂飈

他，握住鋒利的筆，

站在萬峯之巔，

渲染出宇宙的神妙，

刻劃出人間的淒慘，

激出每個的眼淚，

打着每個人的心絃，

他，騎着駿馬，

馳驅在無垠的疆場，

胸際掛着疊疊的勳章；

高舉着的劍，

是衝破黑暗的光芒，

他，彬蔚有裏，

纏綿多情，

有中古騎士的遺風——

能爲了正義流血，

更能爲愛人摘取天上的明星，

他有，鋼鐵般的壯志，

春水似的柔情，

是花叢中的風流文士，

也是沙場上凱旋的英雄。

稿

約

本刊以建設新文化，並探討國際問題，樹立中心思想，推行和運為宗旨。

凡與本刊宗旨相合之外稿，一律接受。文體不拘，但須用稿紙繕清，並加標點。

來稿如係譯述，請附原文，或註明原文出處。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投稿人須書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至披露時署名聽便。

稿費每千字自三元起，譯稿自二元起，攝影漫畫報酬從豐，概於出版後五日內發出。

來稿發表後，版權仍歸著者，惟本社於刊印叢書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不再致酬。

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錄該稿之本刊一冊。

來稿除長篇鉅著，並聲明者外，概不退還。來稿逕寄濟南城內貢院牆根街四號本社。

華泰祥

綢緞呢絨公司

搜羅中外

綢緞呢絨

絨緞花素

精工製做

中西服裝

男女大衣

濟南經二路緯四路
電話一四二七

製版

電話一三五五番



寫真版
凸凹版
美術製版

濟南二馬路緯一東路

光華製版社